

知性论

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。折之曰性弗然也，犹将曰，性胡不然也？故必正告之曰，尔所言性者非性也。今吾勿问其性，且问其知。知实而不知名，知名而不知实，皆不知也。言性者于此而必穷。目击而遇之，有其成象而不能为之名，如是者于体非芒然也，而不给于用。无以名之，斯无以用之也。习闻而识之，谓有名之必有实，而究不能得其实。如是者执名以起用，而芒然于其体，虽有用，固异体之用，非其用也。夫二者则有辨矣。知实而不知名，弗求名焉，则用将终绌。问以审之，学以证之，思以反求之，则实在而终得乎名，体定而终伸其用。此夫妇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。知名而不知实，以为既知之矣，则终始于名，而惝恍以测其影。斯问而益疑，学而益僻，思而益甚其狂惑，以其名加诸迥异之体，枝辞日兴，愈离其本。此异同之辨说所以成乎淫邪也。

夫言性者，则皆有名之可执，有用之可见，而终不知何者之为性。盖不知何如之为知，而以知名当之，名则奚不可施哉？谓山鸡为凤，山鸡不能辞，凤不能竟也。谓死鼠为璞，死鼠不知却，玉不能争也。故浮屠、老子、庄周、列御寇、申不害、荀卿、扬雄、荀悦、韩愈、王守仁，各取一物以为性，而自诧曰知，彼亦有所挟者存也。苟悬其名，惟人之置之矣。名之所加，亦必有实矣。山鸡非凤，而非无山鸡。死鼠非璞，而非无死鼠。以作用为性，夫人之因应，非无作用也。以杳冥之精为性，人之于杳冥，非无精也。以未始有有无为性，无有无无之始，非无化机也。以恶为性，人固非无恶，恶固非无自生也。以善恶混为性，歛然而动，非无混者也。以三品为性，要其终而言之，三品者非无所自成也。以无善无恶为性，人之昭昭灵灵者，非无此不属善不属恶者也。情有之，才有之，气有之，质有之，心有之，孰得谓其皆诬，然而皆非性也。故其不知性也，非见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。惟与性形影绝，梦想不至，但闻其名，随取一物而当之也。于是浮屠之遁词曰有三性，苟随取一物以当性之名，岂徒三哉！世万其人，人万其心，皆可指射以当性之名，不同之极致，算数之所穷而皆性矣。故可直折之曰，其所云性者非性，其所自谓知者非知。犹之乎谓云为天，闻笋蒹而煮簍以食也。

老庄申韩论

建之为道术，推之为治法，内以求心，勿损其心，出以安天下，勿贼天下：古之圣人仁及万世，儒者修明之而见诸行事，唯此而已。求合于此而不能，因流于彼者，老、庄也。损其心以任气，贼天下以立权，明与圣人之道背驰

而毒及万世者，申、韩也。与圣人之道背驰则峻拒之者，儒者之责，勿容辞也。

拒其说，必力绝其所为，绝其所为，必厚戒于其心，而后许之为君子儒。言治道者吾惑焉。于老、庄则远之惟恐不夙。于申、韩则暗袭其所为而阴挟其心，吾是以惑，而甚惑其惑之甚也。夫师老、庄以应天下，吾闻之汉文、景矣。其终远于圣人之治而不能合者，老、庄乱之也。然而心犹人之心，天下则已异乎食荼卧棘之天下矣。下此则何晏、王戎以弛天下而使乱。然其所为，求之圣人之道而不得，求之老、庄而亦不得。虚与诞，圣人之所弗尚；躁与贪，亦老、庄之所弗尚；则远之必夙者正也。老、庄之所弗尚，则不得举何晏、王戎之罪罪老、庄也。夫申、韩而岂但此哉！

韩愈氏曰：“仁义之言，蔼如也。”圣人之欲正天下也亟，其论治也详。今读其书，绎其言，蔑不蔼如也。其言蔼如也。其政油如也，患天下之相贼，而不以贼惩贼，惩天下之贼，规乎其大凡而止。虽有刀锯，而不损其不忍人之心。略其毫毛，掩其幽隐，以使容于覆载之间，而民气以静。是故匹夫之蹶然以恶怒，非可逆也；匹夫之蹶然以愉快，非不可获誉也；然而圣人不忍徇之，以致善治之名。有人于此，匹夫蹶然而怒，其可杀邪，从而杀之；匹夫蹶然而喜，喜怒如匹夫之心；则明断之誉蹶然而兴，而气茆然，而权赫然。静反诸心，而心固怵然；起视天下，而天下纭然。为君子儒者以此为愉快，则抑不得为圣人之徒矣。闻之曰恶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于其身，未闻恶不仁者，不使不仁者之留遗种于天下也。悲夫！

自宋以来，为君子僑者，言则圣人而行则申、韩也。抑以圣人之言文申、韩而为言也。曹操之雄也，申、韩术行而驱天下以思媚于司马氏，不劳而夺诸几席。诸葛孔明之贞也，扶刘氏之裔以申大义，申、韩术行而不能再世。申、韩之效，亦昭然矣。宋之儒者，胡憺莫惩而潜用之以徇匹夫一往之情。吾闻以闺房醉饱之过掠治妇人，以征士大夫之罪矣。吾闻其闻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。非申、韩孰与任此，而为君子儒者以为愉快，复何望夫裤褶之夫、刀笔之吏乎！是其为术也，三代以上，无尚之者也；仲尼之徒，无道之者也；三苗之所以分北也；邓析之所以服刑也。自申、韩起，而言治者一不审而即趋于其涂。申、韩以矫老、庄，而拒老、庄者揖进之。夫老、庄则固蠹然伤心于此矣。老、庄非也，其蠹然伤心于此者，未尝非也。仲尼不以徇鲁、卫，而老于下位。文王不以徇商纣，而囚于羑里。我知其蠹然伤心者倍甚于老、庄，则已知老、庄之贱名法以蕲安天下，未能合圣人之道，而固不敢背以驰也，愈于申、韩远矣。

画之以一定之法，申之以繁重之科，临之以愤盈之气，出之以戕削之词

，督之以违心之奔走，迫之以畏死之忧患，如是以使之仁不忘亲，义不背长。不率，则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锋，曰：吾以使人履仁而戴义也。夫申、韩固亦曰，吾以使人履仁而戴义也。何患乎无名，而要岂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幸有其名，以弹压群论乎！

易动而难戢者，气也。往而不易反者，恶怒之情也。群起而荧人以逞者，匹夫蹶然之恩怨也。是以君子贵知择焉。弗择，而圣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有余。以文老、庄而有老、庄之儒，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，以文申、韩而有申、韩之儒。下至于申、韩之儒，而贼天下以贼其心者甚矣。后世之天下死于申、韩者积焉，为君子儒者潜移其心于彼者，实致之也。君相可以造命论

圣之赞天地之化，则可以造万物之命，而不能自造其命。能自造其命，则尧、舜能得之于子；尧、舜能得之于子，则仲尼能得之于君。然而不能也，故无有能自造其命者也。造万物之命者，非必如万物之意欲也。天之造之，圣人为君相而造之，皆规乎其大凡而止。雨以润之，而有所涸。日以暄之，而有所槁。讴歌者七，怨咨者三，毅然造之而无所疑。圣人以此可继天而为万物之司命。安之危之，存之亡之，燕、越不同地，老稚不同时，刚柔不同性，规乎其大凡，而危者以安，亡者以存。若夫物有因以危亡者，固不恤也。乃若欲自造其命，则必其安而百不一危也。存而百不一亡也，荣而百不一辱也，利而百不一钝也，各自有其意欲以期乎命之大顺，则恶乎其可也。故黄帝则有蚩尤，舜、禹则有三苗，夏则有有扈，周则有商奄，仲尼则有匡、有宋，有陈、蔡，弗能造也。然则唐之有郭子仪即有安、史，有李晟即有朱泚、姚令言、源休，有陆贽即有卢杞、裴延龄，弗能造忠贤而使有，弗能造奸慝而使无。弗能造也，受之而已。受之以道，则虽危而安，虽亡而存，而君相之道得矣。李泌曰：“君相可以造命。”一偏之说，足以警庸愚，要非知命之言也。

至大而无区畛，至简而无委曲，至常而无推移者，命也。而人恶乎与之？天之命草木而为莖毒，自有必不可无莖毒者存，而吾恶乎知之？天之命虫鱼而为蛇鳄，自有必不可无蛇鳄者存，而吾恶乎知之？弗能知之，则亦恶乎与之？天之所有，非物之所欲，物之所有，非己之所欲，久矣。唯圣人为能达无穷之化。天之通之，非以通己也。天之塞之，非以塞己也。通有塞，塞有通，命圆而不滞，以听人之自尽，皆顺受也。明君以尽其仁，无往而不得仁。哲相以尽其忠，无往而不得忠。天无穷，圣人不自穷，则与天而无穷。天不测，圣人无所测，则物莫能测。外不待无强敌，内不待无盗贼，廷不待无顽谗，野不待无奸宄，岁不待无水旱，国不待无贫寡，身不待无疾疾。不造有而使无，不造无而使有。无者自无，而吾自有。有者自有，而吾自无。于物无所覬，于天无所求。无所覬者无所挠，无所求者无所逆。是以危而安，亡而存，危不造安故

不危，亡不造存放不亡，皆顺受也，奚造哉！造者，以遂己之意欲也。安而不危，存而不亡，皆意欲之私也，而猜忌纷更之事起矣。臣以意欲造君命者，干君之乱臣。子以意欲造父命者，胁父之逆子。至于天而徒怀干胁之情，犹以羽扣钟，以指移山，求其济也，必不可得已。天命之为君，天命之为相，俾造民物之命。己之命，己之意欲，奚其得与哉！

仿符命〔阙〕

连珠二十八首

连珠

盖闻铜山虽应，瓦釜不鸣。嶰竹非均，葭灰何感。蚁驹善达，难通室曲之珠。雏鹤能鸣，犹选在阴之和。是以龚牛亢志，莫谐楚老之心。惠子狂言，顾愜濠梁之赏。

盖闻嘉穉盈车，非擅万斯之利。名驹千里，犹邀一顾之荣。材有让乎犹龙，道有超乎维宝。是以功加眉睫，大匡之器犹微。风起丹青，百世之闻不鲜。

盖闻冷风和而响逸，天钧逾乎女丝。甘雨降而流长，物润深乎抱瓮。百昌有所自兴，八音有所自兆。是以传说符星，先逊心于河上。董生致雨，夙屏迹于园中。

盖闻附形者影，形即荫而已藏。动草者风，草入飏而不远。知合离之异致，斯文质之同宣。是以专己保残，其喻斫轮之巧。道存目击，方收伐辐之功。

盖闻劲草不倚于疾风，零霜则变。青葵善迎于白日，宇曖斯迷。故天籁无假于宫商，贞筠不争于柯叶。是以寿者之恭，火灭而矜其鞶帨。幽人之坦，途歧而范我驰驱。

盖闻矜容者有经日之芳，工歌者有弥旬之韵。质已逝而风留，絪縕自合。声已希而气动，缭绕尤长。是以虞、夏之心，益焜煌于北海。丹坟之业，不限获于嬴秦。

盖闻盘盂之水，能涵万仞之山。肤寸之云，遂洒三途之轨。下知上者，维澄而远。高临卑者，以妙而均。是以至人悬今以待后，挹取听之物求。哲士类古于方今，感触如其面觐。

盖闻金注移情，猗、卓之容不徙。宝剑夺目，晋、郑之鬓已凋。故博有祗以御穷，而非任难于自保。是以危言日出，徒销坚白之锋。守口如瓶，别有通微之致。

连珠有赠

盖闻晴彻微霄，密警应龙之云想。寒凝沍宇，已生青皤之春情。八表待一人之几，万古集斯须之念。是以先天无惕，气有动而必开。首物不惊，时当机而必协。

盖闻物生于气，韶风唯昌绥之宜。位定于天，崇岳示防闲之则。先声不爽于玉衡，虫鱼且应。大矩不迷于璇表，星日咸安。是以洪流未乂，后夔不以虚器而不咨。风雨方摇，史佚不以浮文而弗御。

盖闻元霄欲授，搏桑之耀景初收。甘雨将来，鸣叶之孔威必振。势极重者反不得轻，天化无因循之特。情已函者应无俟定，群心在俄顷之间。是以陆子昌言，必矫先秦之灭裂。魏公辰告，力争五叶之迁流。

盖闻小者大之具体，九州一亚旅之情。轻者重之本根，三代止晨夕之事。导千缕以持，经纬焉皆就。积群柯以荫，本枝乃弥昌。是以薪樗备理，幽吹叶妇子之欢。牡菊分官，周庙奏肃雍之颂。

盖闻民生于勤，勤至则大劳自息。礼成于俭，俭行而至美宜章。翕终年于一日，可以千秋。析百物于微端，遂谐万事，是以闵鸿雁之悲歌，必覃思于究宅。奠竹松之燕寝，遂永奠于攸芋。

盖闻陇登黄茂，商飏先刚铎之清。柯熟朱樱，梅雨益萧寒之涤。蒿艾盛则损芳荃，相凌以气。鷗皇至而宾鸠莺，相长以权。是以炎火在原，不伤慈于田祖。霜鈇普震，实敷惠于嘉师。

盖闻心量无垠，筵九埏而郭万国。仁威不试，伏五服而厘群黎。气不知其自消，繁云无期而敛。机忽忘其所用，曾冰有候而喧。是以谦书南诰，海人谢黄屋之狂。巽命东驰，傲帅失红陈之富。

盖闻操万斛之舟者，独运恒安乎晏坐。伐千章之木者，挥斤不藉乎群呼。毂转无留机，凭轼之轴自止。羽飞有迅理，擎跗之指不行。是以成都桑亩，龙以卧而成云。柱下春台，鲜不挠而荐鼎。

盖闻圜丘九变，密移在纵敛之间。宣榭千寻，函受但合离之际。燕居清迥，云雷之动恒盈。朽馭飘摇，冰镜之涵自定。是以鹰扬百战，陈书但义敬之微言。龙马多占，观变一贞明之静理。

盖闻郁资百筑，黄流非芳草之能。璧藉群文，虹气在组紃之上。天欲治而生治人，人尤待治。士随时而乘时化，化必需时。是以鼓钟改韵于丰宫，瑟柱之调必夙。图笈载陈于东观，芸香之辟尤严。

盖闻无情者不可使有气，待黄鸟而鸣春。无气者不可使有情，期苍虬而召雨。劝威作气，劝威尽而勇无余。禄赏移情，禄赏穷而仁不继。是以等威天险，积培塿而泰岱干霄。于喁人和，应宫商而韶音合漠。

盖闻咸若之理，原安原而隰安隰。不言之化，动应动而虚应虚。纵游僦于浅渚，神龙自至其渊。养散木于遥岑，社树必丰其报。是以商宫之梦，不数用其旁求。富渚之纶，遂永扶于风教。

连珠

，食淡衣粗，更以为适。与两从兄，自斗草骑竹，以至就外传，皆未尝一语失敬爱之度。依叔父牧石先生、叔母吴太恭人，无殊于父母。冠昏后，且生子授生徒矣，对叔父母未尝不以乳名答也。仲兄稍长，同席受读，而仲兄病几瘵，兄调护扶掖，齧指以受针艾，仲兄赖以愈，而卒以文章名南楚，无一非兄曲意怡声，亹亹讲说以成之者。若夫之狂娱无度，而槃括弛弓，闲勒逸马，夏楚无虚旬，面命无虚日者，又不待言。昌、启间，先君子征入北雍，家仅壁立，兄于世故雅不欲涉，而戢志以支补者，唯下帷画粥，敦孝友为族党乡邻所推重，而家以宁。念先君子之留滞燕邸，苦寒善病，岁时晨夕，无欢笑之容。尝记庚午除夜，侍先妣拜影堂后，独行步廊下，悲吟“长安一片月”之诗，宛转欷歔，流涕被面。夫之幼而愚，不知所谓，及后思之，孺慕之情同于思妇，当其必发，有不自知者存也。先妣有心痛疾，举发则弥旬不瘳，夫之既羸且惰，仲兄亦多病，扶掖按摩，寒暑昼夜局曲于牀褥间，十余夕不寐，两三日粒米不入口以为恒。凡事先妣三十余年，以掩覆夫之不孝莫赎之罪者，皆兄慈云仁荫之恩也。

兄为学笃敏，十六补弟子员，饬于庠者八年。自万历末时文日变，始承禅学之余，继以庄、列、管、韩之险涩，已乃效苏、曾而流于浮冗，迨后则齐、梁浮艳，益趋淫曼。兄独守家训，一以邓、黄、李、邹为典型，而口整雅则直追夏官明、胡思泉之高躅，一时文章钜公推赏者不绝，而杜门不一投谒。在崇祯末，人士以声誉相高，腾竿牒、征秋课者遍海内。兄一无所酬酢，暗然如岩穴之士。尝怆然谓夫之曰：“此汉季处士召祸之象也。文章道丧，不十年而见矣。”己卯以乙榜诏入太学，时以六曹策士，隽者即授美除。同舍皆气矜竞猎，兄以父母老，亟请告归未允。诸同舍以旦夕释褐相留，兄尤憎其躁竞，曰：“吾焉能一日与奔骛者伍！”遂拂衣不请而归。忆乡前辈欧阳正旻翁自北归，持兄家报，夫之往领焉。欧阳翁曰：“伯兄无日不垂思亲之泪，吾诱之以弈，至三两局，则泪滴罅中矣。”归而谢绝人事，授生徒以佐菽水。郡守墨而酷，诸绅士畏其威，其生日醵金为轴，欲制文祝之，屡以强兄，兄瞋目对众大言曰：“不能恶恶如《巷伯》，而更赋《缁衣》乎？”众皆缩项，面无色，兄谈笑而去。壬午举于乡，录文呈御。计偕至南昌，楚中乱，遂同夫之归。是时观察全椒金公，念吾兄弟贫甚，欲为治北装。邑有劣而梟者，按法当死。公属意令饷吾兄弟千金活之，其人来恳，兄顾问夫之曰：“何如？”夫之答曰：“此固不可。”兄喜见于色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或曰：“千金不死于市，岂能必彼之不幸免乎？”兄又顾夫之微笑。夫之曰：“吾安能令其必死，但不自我可耳。”兄曰：“此人逸，他日祸延于乡党。虽然，吾谢吾疚而已。子言是也。”遂峻拒之。其人他请得释后，果一如兄言。凡兄之所以教夫之而相砥砺

者，如此类不能毛举也。

张献忠陷衡州，索绅士补伪吏。吾兄弟以父母衰，不能越疆，望门无依，赖舅氏玉卿谭翁引匿南岳莲花峰下。贼购索益急。匍伏草舍中，兄忽亟向野人问黑沙潭之胜，欲往游。夫之不解兄意，曰：“此岂游山时邪？”兄笑曰：“今不游，更何待？子岂能不从我游乎？”已而私语夫之曰：“更何处得一泓清净水，为我两人葬地邪？”当是时，夫之回眄，见兄目光出睫外如电，须发皆怒张。会日暮，家奴遽报先君子为逆者所得。兄闻之，欲出脱先子，而沈湘以死。夫之知兄耿介严厉，出且与先子俱碎。夫之所旧与为文字交者黄冈奚鼎铉陷贼中，知吾兄弟必不可辱，曲意相脱。夫之乃斲面刺腕，伪伤以出，而匿兄以死告，先君子乃免。夫之亦随宵遁。当夫之出时，兄藏绳衣内，待夫之信，即自尽。夫之既免先子而自免，乃不果死。然则栖迟荏苒，年逾八帙，而死于林峦之下，非兄志也，岂曰未尝受禄而遂可生哉？故其题座右曰：“到老六经犹未了，及归一点不成灰。”自此以后迄于今，则所谓不能言、不忍言、不欲言也。

不欲言者，天地之生人均也，我兄弟亦仅与人而为人也。贤且智，疏通而刚劲，倍蓰什百于我兄弟多矣。我兄弟所以自问者，非有殊绝不可及之事，而奈何沾沾以自言，且恐人之无或听也，则欲言而汗浹于背矣。不忍言者，使我兄弟前此而死，即幸而为士，又幸而食禄，亦与耕凿屠贩之人不相为异。天之不吊，乃使我兄弟若有可言者，是幸天之异以自异也，而忍乎哉？不能言者，我兄弟之苟延视息，哽塞如逆风，而终老死于荒草寒烟之下。不知者以为窶且贫，而不释热中之憾；即邀惠于知者，亦以为如是生，如是归，愚者之事毕矣。夫孰知我兄弟之戴眉含齿，抱余疚于泉台也。故置吾兄于箕山吹瓢、桐江垂钓之间，而兄不受，置吾兄于神武挂冠、华顶高眠之间，而兄亦不受。悠悠苍天，荡荡黄垆，抱愚忱以埋幽壤，吾兄弟之志存焉。顾即兄遘愍以前，惻悻天极，孤高岳立，为夫之所侍函丈而习知者以仿佛之：性，一也；情，一也；勃然不中槁之气，一也；不纵步于康庄，自不冥趋于艸廛，夫岂有二致哉！留夫之于衰病之余以述兄者，止此而已。投笔歔歔，知遗忘之尚多也。第三弟夫之撰。

孝烈传

双髻外史曰：吾避戎上湘，湘之人竞相告曰：“洪子挥利刃以斩讎首，女彭抱婴儿而赴水。”余谗之良然。盈目皆忘恩畏死苟图荣利者，而能称道弗绝，人心固不容泯也。亟次所闻而传之。

洪孝子者，问其名不得。祖懋德，以孝廉仕县令。父业嘉，字伯修，补文学，喜交游吟咏，与湘人士龙孔蒸、欧阳淑称湘三诗人。口口丁亥春，湖上堕

守，降将王进才之兵鞭督师溃掠而走湘西。湘西之地曰穀水，林箐深险，伯修奉母匿峻谷中，独与姊婿浏阳胡某坐谷口茅舍中，调音息。胡某者，故贵公子，裘马甚饰，偶客于此。伯修有老犴奴曰家禄，不知何以愤怨其主人，逸出，故与兵遇，告兵曰：“从此越丛薄，有谷口茅舍，胡、洪两公子在焉，多金有好马，可袭取也。”兵如其言，执胡某及伯修，索金无以应，索马马尽。兵怒曰：“适一老汉，黑而伛，言若为胡、洪两公子，多金多好马，而不与我邪！”遂杀伯修及胡某。当其时，有小奚奴匿积草中，具闻之。孝子时年十五，阅旬日，兵定，乃行哭求尸敛之，求父所由遇害不得，昼夜悲号。小奚奴怜其骨立，乃具以告。孝子遽起掩小奴口。故慰劳家禄，携之至伯修母孺人所，长跽泣血以请曰：“某将手刃此贼，不敢不告。”孺人以某懦弱，狎其言，未应。明日复携奴至伯修殡次，摔奴跪殡前，呼小奴出证之。奴且谅其无能为，漫应曰：“兵执我，我不如此云，我死矣。”语未绝口，孝子先淬一利刃藏殡帷中，至是急斫之，奴首已堕地矣。遂剖其心置筵上，退就位，号泣以告于殡。血流殷衰，旁人怪叫，孝子母惊出视之，大骇仆地。孝子掖母入，温言慰母，神色不变。孝子素清羸，发方覆额，长不满五尺，奴故犴，挥刃俄顷，头陨胸臑。人羨怪之，以为有神助焉。余尝交伯修，欲求至孝子所吊慰之，道阻不达。唯习闻湘人之言，百喙如一者若此。

《双髻外史》曰：神勇者死而忘乎虑，性勇者虑而决以死。夫虑至，则勇且衰矣。虑而能勇，勇矣哉！唯绝虑者，能以虑勇。要离菀勃，焚其妻息。伍员从容，寄帑后从。其致虽殊，均虑效也。

上湘有乡曰梓田，王氏世居焉。丁亥春，长沙巡使赵廷璧率所部兵溃而西，纵使大掠。彭烈妇者，田家女也，适王氏子，有一子，方晬。兵猝至，烈妇与其姒及一婢皆被执，烈妇姿容独粲，兵睨而谑浪之，烈妇赧然而怒。已而正容俯首而思，良久而定。拊其姒曰：“吾知所以处此矣。”姒曰：“何若？”曰：“死耳。”姒曰：“我焉用死？获而繫者，岂徒我两人哉！”烈妇笑曰：“此非而所知也。我未即死者，此一岁子无所托，将践蹂之，或豚子置之。姑与夫不可得见，将谁授邪？诚不忍其践蹂，且先决绝此，而吾自处易矣。”其子时在婢怀抱中，遽起，夺而趋之池畔，投子水中，戟手呼曰：“吾无所复念矣！”跃入池水死。其婢后得释归，对其家人言如此。死三日兵去，尸乃浮出，不胀不黧，貌如生。

外史曰：此夫勇而能虑，虑以生勇，善虑而力勇者与！呜呼，岂不贤哉！

行状二首

先君子行状〔阙〕

谭太孺人行状

不孝夫之既受命于介之，述先君子状，遂状先妣谭太孺人。哀哉！先君子几筵方彻，太孺人遽罹终天之惨毒，抑三十有四年矣。不孝兄弟，偷活人间，弗能率遗慈训，以处一死。而厚载之恩，有心未死，而何能自昧也？先君子以宏慈行德威，抑且至性简靖，尚不言之教。不孝兄弟之奉教也，不以其不可默喻之顽愚，而多所提命，每有颠覆违道之行，但正容不语。倚立旬日，不垂眄睐。乃不孝兄弟顽愚实甚，罔莫知所自获咎，刊心欲改，而抑不知所从。太孺人乃探先君子之志，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，志之未承也；详谄其动之即咎，善之终迷，申之以长傲从欲之，不可发不孝兄弟之愿于隐微，而述先君子之素履，以昭涤其瞽智，既危责之，抑涕泗将之，然后终之以笑语而慰藉之。哀哉，吾父如油云在天，而吾母且承之以敷甘雨。然而伊蔚伊蒿，终为枯槁，则不孝兄弟之负吾母，尤甚于负吾父也。如是者不孝兄弟胥有之，而不肖夫之蚤岁之破辕毁犁也为加甚，劳吾母之忧者为加笃。至于今老矣，弗能洗心振骨，自立于须眉之下，犹然一十姓百家，啄粒栖枝，不亡以待尽也。德人君子，固宜遐弃无称。虽然，太孺人之懿则未忘于宗族姻党者，其能不冀望于彤管乎？

凡太孺人之笃妇顺也，介之成童于游于乡校，母已逾四旬，夫之成童而游于乡校，母已望六帙矣。所谓起敬起孝以事堂上者，皆莫能知。但闻太孺人申戒诸子妇承事先君子者，述其事少峰公者三年，酷寒不敢爇火，畏烟之出于牖罅也。炎暑不敢扑蠹，畏箠声之遥闻于静夜也；涤器不敢漱水，引濡巾而拭之；猫犬扰不敢迫逐，拥袂而遣之。每一语及，夔夔悚立，对子妇如大宾。及述范太孺人疾痛倾逝，则泪盈于睫，不异初丧。以此测太孺人之事舅姑，非可以童量知者，哀我生之晚而不能见也。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，太孺人自不欲言之，无敢问者，问亦不答。但少峰公英卓，不事家人生产，徒四壁立，先君子勤素业，乃薄田仅给饘粥，而慎终之厚，倍于素封，称贷繁猥，卒皆酬偿。太孺人销簪珥，斥衣袂，固不待言。抑数米指薪，甘荼如饴，以成先君子之孝。若不孝兄弟所得见者，先君十年燕赵，聚子妇，构堂室，终不孝读书之业，且河润宗姻，无干糒之失，类出于太孺人之撙节，则襄大事之时，心专力竭，愈可推矣。叔母吴太恭人，长太孺人二岁，周旋四十年，欢如一日。迨既分居，经旬不相见，则皇皇问讯不绝。每围炉共语，响响如两新妇。从兄玉之年四十，弃诸生，拜世官，冠带入省，犹手酒浆相劳苦，如抚孺子。季父子翼翁，蚤未有子嗣，置侧室，或颇轻之。先孺人待之如娣姒曰：“且令叔氏有子，即贵矣。”至养子妇以慈，畜童仆以惠，而自然整肃，莫敢褻越。及今念之，不孝兄弟在膝下时，如幸生时雍之世，春风一庭，灵雨四润。哀哉！不可复追矣。前母外祖父学博綦公，罢教归里，无子，太孺人承事敦笃，不异所生。綦公垂

歿，待太孺人而瞑。先叔祖太素翁罢诸生，落拓且无应嗣，叔祖母朱，并臼不给，太孺人迎养敬事，怡然终老。盖推事父母者以事綦公，推事舅姑者以事太素翁，诚至而礼洽，亦不自知其厚也。不孝夫之间关两载，未获奉临终之训。遗命介之，更无余语，惟归葬先君子之右，远腥秽而不历城市，以求协于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心而已。哀哉！此尤不孝所血涌心涛，而滔天之罪百死莫酬者也。

墓志铭表四首

文学刘君昆映墓志铭

友人昆映刘君撤瑟二十年矣，子安基、安镠以幼孤未能成礼，饮泣而欲求铭其墓，以叔父庶仙氏之命来言曰：“志以志功，铭以名名。弗功弗名，亦足以勒片石乎？”余肃然竦起而对曰：“是其所以可志而可名也。且夫今之所谓功名者，吾知之矣。其始也，槁吟而蹙眉以操觚，知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也，望风会之所流，随波以靡，拾残英，调鸟语，而唯恐其不肖。由是而诡合矣，则以吮弱民，媚上官，赅然猎荣膺，孰不健羨之。苟其诡而失也，犹且饶时誉以自雄于里序，栩栩然翔步于长吏之门，噉啜沤沫以自润。士能不屑于此者，其志可志，其无名也可铭，此余所以乐交昆映氏而悼之不忘也。二子其何让焉！”君初名永公，更曰玮，昆映其字也。先世有以丞相称者，名不传。大约以祥兴蒙难而家于衡，遗戒子孙，废读而耕，故爵里名字皆佚。子孙世农而朴，为乡里重。至起潜公登甲，乃读书补文学。登甲生去华公绍蕢，乡贡士，未仕。君生而刷眉植骨，有伟人器度。起潜公喜而名之曰铁汉，称其质也。读书不甚敏，而所志益坚，苦吟穷旦夕。崇祯间，齐梁风靡，骈丽为虚华，而君刻意以搜求经传之旨。每有论辨，毅然不随时尚，而求其至当，以是补文学者二十余年，试于乡而不售。乃就山中诛茅构斗室，蒔杂花，坐诵行吟，忘年忘境，其视世之倏为牛鬼蛇神，倏为娇花媚鸟者，蔑如也。此名之所以穷也。数十年之士风，每况而愈下；其相趋也，每下而愈况。师媚其生徒，邻媚其豪右，士媚其守令，乃至媚其胥隶，友媚其奔势走货之淫朋。而君之义形于色也，人之媚己，视如鲍鱼之在侧。见媚人者，则虫豸遇之，不为一动其色笑。间有初能戍削者，亦欣然与定交。迨其以贫易操，则截然拒绝于一旦，乃至相遇而不与揖。以是食贫没世，取给于舌耕，而躬亲田牧，仅免饥寒，悠然自适。郡邑之门，逆风而避其腥。村坞化之，数十里之间无讼。呜呼！使有遇于世，可追踪器之，以不负起潜公之期许，而赍志违时，中身而折。此功之所以穷也。叔氏之言，哀君之穷焉耳矣。为名于世，不如顾名于心；为功于物，不如加功于己，久矣。举念而可质之君子，心之名也；卫生而远于不仁，身之功也。请广叔氏曰：“君之功名，大矣哉！”铭曰：

畴昔过君，湿云蒙岫。雷雨夕喧，裂窗倾溜。纵酒高吟，天为倏昼。吊古悲今，别人分兽。自君之亡，狂言谁奏。独遗孤莹，宿草青覆。铭以千秋，式垂尔后。

武夷先生暨谭太孺人合葬墓志

有明征士武夷先生暨配谭太孺人，先后合葬于此。阅三十七年，冢子介之已卒。不孝季男夫之，年七十矣。遘屯永世，将拂蝼蚁，乃克志焉。前此几幸当世知道君子，拂拭幽光，而俯仰人间，无可希望，弗获已而质述大略。所望口口口口，饶来哲之鉴阅，尚无后艰，恃天在人中，不可泯也。先生姓王氏讳朝聘，字修侯。曾祖考一山公讳宁，上轻车都尉讳震之次子也。祖考静峰公讳雍，历任江西南城教谕。考少峰公讳惟敬，妣范孺人。谭孺人考念乐公讳时章，妣欧阳孺人。先生以隆庆庚午季冬月朔日诞生，卒以口口丁亥十一月望后三日。先生始终为明征士，遗命不以枢行城市。方隐南岳潜圣峰下，即卜其麓以葬，孺人祔焉。先生尽道事亲，白首追思，犹动泣血。敦仁友弟，早龄同学，垂老不衰。于时三湘风化，胥重大伦，皆不言之教所孚也。少从乡名儒伍学父先生受业。徒步游安成亭州，博访师友。已从泗山邹先生受圣学，奉诚意为宗，密藏而力行之。取与言笑，一谨于独知。发为文章，体道要以达微言，盖知者鲜也。天启辛酉以乙榜奉诏征入太学，无所屈合，投劾不仕。抱道幽居，长吏歆仰，求见不得。门人以文登楚黔贤书者五人。邑里被服静正之教，薄者敦，恣者敛，悍戾者柔。谭太孺人以孝睦慈顺，赞成令模，内外蒸蒸焉。孺人后先生三岁，口口庚寅仲秋月朔后一日卒，去诞生岁万历丁丑闰八月二十二日，凡七十四载。口口口口口口，而姻娅乡国传闻，钦慕先生、孺人之泽，视不孝夫之有加焉。生子三：长介之，明孝廉，岁在丙寅卒，人士溢为贞献先生；次参之，选贡生，早卒；次则不孝夫之也。嗣学不明，守死不笃，令闻永谢，仅保孤封于此岳阜，尚宜为天所愍，为人所式，永固幽藏，与山终古。不敢系铭，泣述梗略如右。

牧石先生暨吴太恭人合祔墓表

盖闻德契于幽，弗容终閤；慈留于永，讵忍或媛。既不昧于谏怀，矧敢矜其溢美。惟我仲父牧石先生，讳廷聘，字蔚仲，我祖考少峰公之仲子，先考武夷公长弟也。配吴太恭人，以伯兄玉之继绝，袭右职，遇覃恩，例得受赠。先生孝自天丰，文因道胜，遗尘云迥，抗志霜清。其顺以承亲也，于童年小有过失，少峰公责谴门外，永夕下钥，时当除夕，风雪凄迷，先考私从隙道掖令归寝，先生引咎自责，必遵庭命。翼日元旦，少峰公方启扉焚香，先生怡颜长跽。少峰公且喜且泣，称其允为道器。逮及耆年，省莹酹酒，涕泗横流，拜伏不起，则夫之所亲见也。嗣与先考同受业于伍学父先生之门，匪徒文誉齐腾，抑

且听隅均整。易衣共枕，长年欢浹。吴太恭人与先妣谭太孺人，孝睦壹志，等于同生。由是称孝友者，以寒门为华族之箴珎。施于今口，流颂不衰，有耳有心，胥于一致，非不肖夫之所敢侈一词也。十八补郡文学，屡应宾兴，文笔孤清，弗售于有司。岁己酉，与先考同赴省试，先考中涂病作，遽谢同辈，掖扶归里。小艇炎蒸，篝灯搔抑，目不定睫者五昼夜，因慨然曰：“幸全三乐，复何有于浮云哉！”自是雅意林泉，布袜青鞋，逍遥于下渚观田、孤山种梅之下。筑曳涂居，构小亭，题曰濠上，浚小池，蒔杂花其侧，酿秫种蔬，供岁时之荐。先生少攻吟咏，晚而益工，于时公安、竟陵哀思之音，歆动海内。先生斟酌开、天，参伍黄建，拒姝媚之曼声，振嘈呖之亢韵。屡婴离乱，遗稿无存。而夫之早岁披猖，不若庭训，先生时召置坐隅，酌酒劝戒，教以远利蹈义，惩傲撝谦，抚慰叮咛，至于泣下。迨今发敝齿凋，忠孝罔据，仰负宏慈，未尝不刻骨酸心，深其怨艾，而祇畏冰渊，差远巨憝，则固先生包蒙以养不中之明德所被也。先生以万历丙子正月六日生，以口口丁亥十月口口日谢世。恭人先一岁乙亥三月十一生，同岁十月口口日没。子玉之、钊之。玉之以文学袭衡州卫指挥同知。钊之早卒。孙恪、安国、恬、子伟、敏。恪、恬殁，子伟亦早世。曾孙生祐，子伟出。生荫，敏出。夫之事先生，无异先考，追怀慈诱，濒死不喧。年垂七十，乃克与敏辈勒遗绪于阡，不足述高深之百一，聊传家世孝友醇静之矩型，勿俾后裔卒迷云尔。

文学廪原氏墓志铭

廪原氏名敞，贞献先生之冢嗣，于余为从子。贞献先生以丙寅正月晦卒。廪原哀毁成疾，以其年十月二十一日终于殡宫。先生违世守真，口口耐园，雅不与世亲。廪原依依园侧，躬耕授徒以待，麾之远而愈不忍离。篝火具沐，牖厕汛除之劳，髯发半白矣，响响如孺子，执劳不倦。如是者三十余年，先生八十矣。其卒也，啼号不绝于口，阅六月而病，病愈哀，又四月而亡。哭抱遗书，授余为订定而传之。遗命以衰麻敛，停棺侍殡侧，候启殡，相随葬于先生暨妣欧阳孺人之墓侧。和泪濡笔，作书贻余，俾如其志。余家自骁骑公于洪武间世官衡州卫，十世而至先征君武夷公，十一世而至贞献先生，皆以内行，为上友所推许。廪原克敦先训，而发自性生，尤为切挚。其素履秉心坚朴，不欺然诺。于昆弟姻娅友朋，皆抉心殫力以相周旋，无所缘饰。十五补邑文学，为文清通醇正，诗得陶谢风旨。读书刻意以求物理天则之蕴，不如手扪而目见之不止。幼从余学。学于余者，笃志精研未有及之者也。有子二，生祁、生郊。女一，幼未字。生祁生二子，绵、续。一女，许字萧乔如。生以崇祯庚午八月二十日，距没之年五十有七。余于其亡，哀之不欲生，而重悼其衔恤以陨生，父没而不能一日存于世也。为之铭曰：

身离于亲，其离几何。如根既拔，奚有枝柯。自春徂冬，憾日月之犹多。奉乐遗形，相随于此山之阿。

记二首

船山记

船山，山之岑有石如船，顽石也，而以之名。其冈童，其溪渴，其靳有之木不给于荣，其草癯摩纷披而恒若凋，其田纵横相错而陇首不立，其沼凝浊以停而屡竭其濒，其前交蔽以絃送远之目，其右迤于平芜而不足以幽，其良禽过而不栖，其内趾之狩者与人肩摩而不忌，其农习视其塉埆之坍谬而不修，其俗旷百世而不知琴书之号。然而予之历溪山者十百，其足以栖神怡虑者往往不乏，顾于此阅寒暑者十有七，而将毕命焉，因曰：“此吾山也”。古之所就，而不能概之于今；人之所欲，而不能信之于独。居今之日，抱独之情，奚为而不可也？古之人，其游也有选，其居也有选。古之所就，夫亦人之所欲也。是故翔视乎方州，而尤佳者出；而局天之倾，踏地之坼，扶寸之土不能信为吾有，则虽欲选之而不得。蠲其不欢，迎其不棘，江山之韶令，与愉恬之志相若则相得；而固为棘人，地不足以括其不欢之隐，则虽欲选之而不能。仰而无憾者则俯而无愁，是宜得林峦之美荫以旌之；而一坏之土，不足以荣吾所生，五石之炼，不足以崇吾所事，梲以丛棘，履以繁霜，犹溢吾分也，则虽欲选之而不忍。赏心有侣，咏志有知，望道而有与谋，怀贞而有与辅，相遥感者，必其可以步影沿流，长歌互答者也；而茕茕者如斯矣，营营者如彼矣。春之晨，秋之夕，以户牖为丸泥而自封也，则虽欲选之而又奚以为。夫如是，船山者即吾山也，奚为而不可也！无可名之于四远，无可名之于末世，偶然谓之，歛然忘之，老且死，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。严之濂、司空之谷、林之湖山，天与之清美之风日，地与之丰洁之林泉，人与之流连之追暮，非吾可者，吾不得而似也。吾终于此而已矣。辛未深秋记。

小云山记

湘西之山，自耶薑并湘以东，其复数十，以北至于大云。大云之山遂东，其陵乘十数，因而曼衍，以至于蒸湘之交。大云之北麓有溪焉，并山而东，以汇于蒸。未为溪之麓，支之穉者北又东，其复十数，皆渐伏而为曼衍。登小云，复者皆复，而曼衍尽见，为方八十里，以至于蒸湘之交，遂逾乎湘。南尽晋宁之洋山；西南尽祁之岳侯题名；东尽耒之武侯之祠；东北尽炎帝之陵，陵鄙也；北迤东尽攸之燕子巢。天宇澄清，平烟幕野，飞禽重影，虹雨明灭，皆迎目授朗于曼衍之中。其北则南岳之西峰，其簇如群萼初舒，寒则苍，春则碧，以周乎曼衍而左函之，小云之观止矣。春之云，有半起而为轮囷，有丛岫如雪而献其孤黛；夏之雨，有亘白，有淤渌，有孤袅，有隙日旁射，耀其晶

莹；秋之月，有澄淡而不知微远之所终；冬之雪，有上如暝，下如月万顷，有夕灯烁素悬于泱莽；山之观奚止也。小云之高，视大云不十之一也。大云之高，视岳不三十之一也。岂啻大云，岳之观所能度越此者，唯祝融焉，他则无小云若。盖小云者，当湘西群山之东，得大云之委而临曼衍之首者也，故若此。是故湘西之山，观之尤者，逮乎小云而尽。系乎大云而小者，大云庞然大也。或曰：“道士申泰芝者，修其养生之术于大云，而以小云为别馆，故小之。

”虽然，尽湘以西，终无及之者。自麓至山之脰，皆高柯丛樾，阴森葱茜。陟山之巔，则古木百尺者，皆俯以供观者之极目。养生者去，僧或庐之。庐下蒔杂花，四时紫砌。右有池，不雨不竭。予自甲辰始游，嗣后岁一登之不倦。友人刘近鲁居其下，有高阁藏书六千余卷，导予游者。

薑斋文集卷三 序五首

诗传合参序

学，效也。闻之说历者曰：“用郭守敬之历，而不能用其法，非能效守敬者。”善夫其以善言效也。故《易》曰：“拟议以成其变化。”拟议变化，如目视之与手举，异用而合体；变化所以拟议也。知拟议其变化，则古人之可效者毕效矣。然而不知拟议者，其于变化，犹幻人之术也，眩也，终古而弗能效也。以《诗》言之，朱子生二千年之后，易子夏氏而为之《传》，奚效乎，效子夏氏尔。子夏氏于素绚之《诗》，同堂而异意，故能效夫子之变化以俟朱子。朱子于三百篇正变贞淫之致，同道而异途，故能效子夏之变化以俟后人。善效朱子者，可以知所拟议矣。伯兄石崖先生曰：“吾以序言《诗》，而于生乎讽诵所蓄疑而未安者，自觉为之豁如。”觉其豁如者，觉也。觉者，天理之舍，古今之府，以效古人而自觉者也。故一曰学，觉也。觉生于拟议，而效成乎变化，斯以悦心研虑而无所疑。乃若愚所谓眩者，则非此之谓也。窃二氏之土苴，建为门庭，以与朱子讼。戴古木为冒镒之盾，究亦未知汉儒之奚以云也。一字之提，不问其句，一句之唱，不问其篇，矫揉圣教而惟其侮，倚其附耳密传之影响，而不得有一念之豁如，若此者固愚兄弟所过门不入而无憾者，奚忍与党同而伐朱子之异哉？先生此编，一以子夏序为正，而固不怙也。曰：即出于卫氏而亦为近古。其逊志而不敢诬，亦于此见矣。《丝衣》之序云：“高子曰：‘灵星之尸也。’”灵星之祀，详见应劭《风俗通》，盖汉人之淫祀。子夏亲授《诗》于夫子，高子其何称焉。故曰，即出于卫氏而亦为近古。以俟后哲，无惭已。

种竹亭稿序

江天风起，高阁秋新，把酒酹空，问骑鲸弄黍之客，人有赋心，仙依客影。不知今之以白首对江山，遽为残梦，吟蔚子“各怀佳月人在春风”之句，何

以还酬夙昔哉？阳禽回翼，地远天孤。一线斜阳，疑非疑是。江湖皆罾缴之乡，沙塞杳帛书之寄。刀兵队里，有臆无词；生死海中，当离言合。萧萧笳吹，洒夕惊寒。此蔚子所为磊落之胸，哀歌河上者也。及夫半塘画舫，荷柄通觞；曲径幽花，蕉光炫梦。览镜虽霜，为欢亦夜；长夏寻梅，关心物外。花时看尽看此人，蔚子之心远矣。乃前度刘郎，已随逝水。苔生半亩，笛怨山阳。则余与蔚子双影相怜，不禁神尽，又何足以长言邪？呜呼！悲愉之情，极乎壮老。俯仰之致，况有沧桑。凡前三者，苟得一焉，足以春怀杏影之桥，秋问琼寒之阙。矧自把臂以来，莫匪销魂之地乎！问道锡山，相期何似。万端迂折，一寄长吟。共此湘湄，各有眇眇愁予之旨。而余少于蔚子，衰乃倍之。贝廷琚语儿新月，杨廉夫红幕春嬉，皆以属之蔚子尔。哀伯业老而好学，陆务观取以名庵。蔚子交游半天下，而存者几也？余幸而存，不禁为蔚子浏漈，亦何能不为蔚子劝勉与！

殷浴日时艺序

家则堂南归，以《春秋》教授，则未知其所授者，以道圣人经世之意邪，其以为所授者羔雁之技邪？夫必有辨。谢侍郎卖卜，与子言孝，与弟言弟，则授以道矣。庖丁曰：“臣之所好者技也，而进乎道。”技、道合，则则堂可无河汉于叠山。何也？其登之技者，敬而乐也。敬业以尽人，乐群以因天，进乎道矣。甲午避兵入宜江山中，有侄子之恟，浴日拂拭而慰之。少间，无以阅日，浴日始以帖括见示。继此而宜江士友泛晋而有余言帖括。十年来乍骇人以未能尝试，余怵然惧。观既止，要其能敬以乐，无能度骅骝前者，企以知浴日之天至而人全。与之因天，与之尽人，余乃脱然释其惧于浴日。言必有所牖，意必有所肖。未有言、意以先，谐而譎者导人以往，无敬之心，则纳其媚矣。方有言、意以放，恣而逞者迫人于来，无乐之度，则用其争矣。今求浴日于御意择言之际，索其媚与争者无有，偶然油然。文非道也，而所以御之择之者，岂非道哉？故余乐亲浴日而不惧，而后遂忘其泛也，实自此始基之。浴日少与余同文场，已与余同漂泊，今又与余同为训诂师以自给。而浴日多幸：浴日虽贫，有亲可事，有从子之孤可恤，敬以乐，有所施矣。《书》曰：“令德孝恭。”其敬之谓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子子孙孙，勿替引之。”其乐之谓也。以意征言，将期于道。有知言者，当谓余非与浴日言技矣。

刘孝尼诗序

楚之学骚者王逸，然圆红清江之句，耀人肌魄。愚谓左徒嫡系，果在刘复愚矣。或者汨罗之流，北汇于湖，岷江雪液，夺其鳞鳞晶晶之致，唯湘有骚，不许他氏之裔沂流而揖之下也。友人刘孝尼，著《山书》者，余知之七年矣。南诸侯未登进之弦歌俎豆之侧，江蓠吟晚，破荒无钱，复愚所谓歌则其时者

，今古一揆，想当凄断。故肃其使，烹其鲤。读其诗，朱皙陆离，既似粲者。杂以羌芦，节以灵瑟。边马心归，南妃泪尽。叶萧条于九月，青缭绕于数峰。莫自抑其悲来，问谁著其魂往。洵天地之大，百水涌腾，澜漪万变，虽欲竞其濯骚之力于沅南潇北之上而不可得，夫岂公安、竟陵，以白、苏、郊、岛之长技，容与三澨七泽之间，可投袂而争室皇之驾哉！天清水碧，云绿苹香，唯我坐拥而收之，固将绌淮南小山、湔上男子于闰位矣。余虽羸者，请与孝尼狎主齐盟，裹菁茅，搴芳芷，就铜官凿石之遗垒，以争长于列国。千载悠悠，谁令禁之，不必见来者而属之似续也。

王江刘氏族谱序

王江诸刘，潜明经是玉氏，湘孝廉若启氏，奉季昌先生之志，修其家乘，以示夫之而征言焉。夫之拜手而言曰：夫礼之不可以已也如是。夫礼者，天之秩也。其在《诗》曰：“有秩斯祜。”天之所秩，而天祜之。祜者，以祜其秩也。刘之先长沙定王，以汉懿亲而食南国。安成者，思侯之所胙也。沱潜荆沔者，长沙之流，汇于江汉，而同润乎南条者也。湘上者，固长沙之国邑也。定王之祜纪于南国，而诸刘之盛因之，岂不以天哉！夫之遂言曰：夫礼，立本以亲始，率先以崇孝，统同以益爱，纪分以辨微，尚贤以昭德，旌贵以起功，六训以著义，广类以奖仁，顺古以作则，俟后以行远，十义赅焉。故曰天秩之也。允哉，刘氏之谱其族乎！昉于陶唐，肇于炎汉，而子孙系焉，亲始者也。六十年而一续，续而不失其先，崇孝者也。诸刘之族散衍于南国，而合于一，益爱者也。有合族焉，有分族焉，合者顺而下之则分，分者泝而上之则合，辨微者也。先世之行谊，章者不溢，微者不忘，逮乎闺门之懿而备，昭德者也。勤于王家，升于司马，荐于乡，造于太学，敦于庠序，弈弈列焉，起功者也。发其美，效在是矣，著义者也。所贵者生也，而录之备，奖仁者也。文定、象山、诚斋之三君子者，嘉言赅而存焉，作则者也。勿替引之以相长，而待乎后之裨益，行远者也。斯十义者，天之所秩。祜者，以祜其所秩。夫礼诚不可以已，如斯夫。夫之终言曰：“礼始于亲，亲有类，类有感，感者感其所同。”夫之之举于乡也，与若启氏讲以世，后长氏偕以年而协以采。夫之伯兄既与若启氏讲，而游辟雍之岁，与季昌先生、寿玉氏、声玉氏、赐玉氏胥以齿。然则以类而感感，而秩以其言，夫亦窃礼之遗意也与！

书后二值

读陈书书后

人能为，天不可为。当其乱之难讫，天且萦紆以延衍之。极乎其终，天力尽，天情且息，犹未尝无千金一瓠之几，然且拂乱以即于倾仆，斯诚可为之大哀也矣。江左历四代而至陈。前此者晋，能合已散之天下而一之。宋武，人杰

也。齐高、梁武，整昏乱之纪纲，规恢略定，故乘童昏以攘大宝，而天不厌之，以为差愈于北方之蒙口口也。陈武帝以遐方小校，器止斗筲，忽起而干天步，立国三年，穴斗不解，救死不暇，遑问纪纲，流血相仍，无言生聚。侯安都、淳于量、章昭达之流，以村坞之雄，承乏秉钺，而周迪、留异、陈宝应掉臂狂呼，屡相蹄齧。陈之自崩自坼，以趋人于亡，一夫折捶而收之，固必然之势也。而吴明彻督星散之旅，饶功淮北，夺七十余城，几半齐土。使天不假周，齐卷以相临，几于兴矣。乃策勋未几，故版旋亡，一覆于吕梁，而兵燹将俘，如疾风之殚脱叶。萧摩诃之言，违于俄顷。朱雀之溃，应如鼓钟。岂非吴明彻之不谋其终，而陈主之未量力而度智也与！夫为国之道，不以国戏。将者，国与民之司命，不以身戏。武乡六返，复拔西县。晋追符寇，不逾长淮。使能于丧乱之余，勤修内治，休养数十年，内无篡夺之祸，两河二京，未尝无收复之望。而明彻悉残陈之力，扶尪罄壘，争匹夫之气，以取必于一死。陈所恃者，一旦向尽。故知南土之灰飞，不待叔宝之昏庸也。东野子之马力尽矣，不亡胡待焉？故善承天者，当其有余，忼乎若不足；及其不足，则欲乎若无之。几虚几盈，天乃复至。而君臣将吏虚枵浮起，无反是之思，以乘隙而侥幸，此用兵之大戒，抑为国者之永鉴已。使明彻能从萧摩诃返吕梁之旆，我气不尽，敌威不增，保固长淮，宇文氏犹将憚为。然而贾竖之智，没于小利，内不量己，外不度物。所谓逢运之贫，坏不可支者也。司豫之功，犹属弋获，又足见天拊衰运，未尝不眄睐重叠，佑人于离绝涣散之余。而弗克承天者，自趋沈没。天之不能延司马氏之人民以徯武德也，岂得已哉！岂得已哉！

读李大崖先生墓志铭书后

夫之读白沙先生集而有疑焉，疑当时之授宗旨于江门者，自张廷实林缉熙以及乎容贯陈冕之流，洗髓伐毛于钓台之下，无幽不抉，以相谘印，而白沙所珀芥以弗援者，则唯大崖先生。其唱和诗几百篇，抑未尝以传心考道之为娓娓，视彼诸子者言不勤矣。以此疑而思，思而不得者盖数月。乃置其往还唱和之迹，而设身以若侍两先生之侧者又数月，而后庶几若见之。呜呼！两先生之映心合魄，而非张、林、容、陈之得与者，岂其远哉！白沙之于一峰，犹是也；于定山，犹是也；于医闾，犹是也；于汝愚，犹是也；其时相与接迹者，前为三原，后为枫山，虽未尝与白沙游，大崖亦未尝造膝焉，而亦犹是也。逾此而外，交臂失之者多矣。白沙没，诸君子亦先后谢世。弘、正以降，此意斩焉。又降而言学者辈兴，建鼓以求亡子。其所建者，非所以求也，而所亡者，固其子而亡之也。则使以泰州、龙溪之心，测两先生相与之际，而期其遇之也，不亦难乎，而况于其徒之琐琐者乎！《记》曰：“天下有道，行有枝叶。天下无道，言有枝叶。”江门风月，黄公台披襟而对之，扶疏葱蔚，拄青天而荫

沧海，言恶足以及之哉！先生裔孙雨苍氏占解，年七十有三矣。以王文恪公所撰大崖墓志铭寄唐生端笏，使与夫之共读。谨识其后，以讯雨苍，当如而谈矣。白沙《送大崖还嘉鱼》诗曰：“富贵何忻忻，贫贱何戚戚。一为利所驱，至死不得息。夫君坐超此，俗眼多未识。乃以圣自居，昭昭谨形迹。”敬为雨苍诵之。

跋一首

耐园家训跋

吾家自骁骑公从邗上来宅于衡，十四世矣。废兴凡几而仅延世泽，吾子孙当知其故：醇谨也，勤敏也。乃所以能然者何也？自少峰公而上，家教之严，不但吾宗父老能言之，凡内外姻表交游邻里，皆能言之。至于先子，仁慈天笃，始于吾兄弟冠昏以后，夏楚不施，诃斥不数数焉。然以夫之之身沐庭训者言之，或有荡闲之过，先子不许见，不敢以口辨者至两三旬，必仲父牧石翁引道，长跪庭前，牧石翁反覆责谕，述少峰公之遗训，流涕满面，夫之亦闵默泣服，而后得蒙温语相戒。夫之之受鸿造于先子者如此，然且忠孝衰于死生之际，学问憊于性命之藏，白首无成，死萤不耀。则夫为父兄者，以善柔便佞教其子弟，为子弟者，以谐臣媚子望其父兄，求世之永也，岌岌乎危矣哉。吾伯兄律己严，而慈仁有加于先子，夫之尝请益焉。然夫之自不能言物行恒，迪威如之吉，又安能不自疾愧邪？伯兄之立身立教，大率皆藏密反本为用，患者非知尔。晏子曰：“唯礼可以已乱。”旨深哉！伯兄睦修家训，导子孙以可行，酌古今而立画一之规，礼意于是存焉。为吾子孙者读而绎之，遵而行之，警其所必然而喻其莫敢不然，何遽不雷霆加于顶、冰雪浹于背乎？礼之本无他，爱与敬而已矣。亲亲者，爱至矣，而何以益之？以敬。夫之曰：“子也者，亲之后也，敢不敬与！”为父兄者，不以谐臣媚子自居，而陷子弟于便佞善柔之损，敬之至也。尊以礼莅卑，卑以礼事尊。《易》曰：“家人嗃嗃，未失也。妇子嘻嘻，失家节也。”节也者，礼也。奉伯兄之训，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，子弟凛只载以敬其父兄，嗃嗃乎礼行其间，庶几哉，可以嗣先，可以启后。不然，吾所不忍言也。伯兄倾背，从子敞刊其训以传于后，非徒尚其拜稽仪文之节也，有精意存焉。夫之蔽之一言曰严，非夫之之私言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”鬼神临之，吉凶随之，尚慎之哉！柔兆摄提格之岁，律中蕤宾，中浣谷日，季弟夫之跋。

薑斋文集卷四 启一首

六十初度答徐蔚子启

生无益于人，子羽之头空白；老自安其命，赵孟之晷将斜。胫宜孔杖之施，教无失故；肘有原襟之露，友且怜贫。伏惟执事道不遗遐，心惟求旧。刀兵

劫改，仅存鹄渚之弟兄，生死梦中，还记虎塘之欢笑。人间甲子，已如鹿在蕉中；世外春秋，不谓雁来天际。指青松以似我，五大夫阅世空悲；进赤舄以邀仙，几鞢屨今生更著。青袍无烦严武，用支肺病之寒；湘簟不拂元规，持却热中之暑。匪寻常缟紵之交，实早岁笠车之约。拜登不言颜甲，念雉坛之存者几人；晋祝将俟先庚，记鹤羽之归来隔岁。聊陈谢悃，肃寄遐思。

尺牋十首〔阙〕

薑斋文集卷五 九昭〔附刻楚词通释后〕

有明王夫之，生于屈子之乡，而遘闵戢志，有过于屈者，爰作《九昭》而叙之曰：仆以为抱独心者，岂复存于形埒之知哉！故言以奠声，声以出意，相逮而各有体。声意或留，而不肖者多矣，况敛事征华于经纬者乎！故以宋玉之亲承音旨，刘向之旷世同情，而可绍者言，难述者意。意有疆畛，则声有判合。相勤以貌悲，而幽蛩之情不宜。无病之讥，所为空群于千古也。聊为《九昭》，以旌三闾之志。

◇发江山之芊蕞兮，回风被乎嘉卉。青春脉其将兰兮，羌何情而愉此！

（发，始就道也。蕞，力甸切。芊蕞，卉木盛貌。脉，征动于不觉也。春物可愉悦，而愁人不为之欣赏。）

凌巴丘之瀕洞兮，余甫阅乎南条之荒大。

（巴丘，今岳州，其南为洞庭。甫，始也。自巴丘而南，山自黔中东来为南条，崇山复岭，重溪叠涧，风日卉木，与湖北迥异。屈子生长郢都，被窜而来，始识湖南山川之色，窅冥绵延，不知涯际，举目之悲，触物难已矣。）

骇哀吟之宵鼯兮，郁薄霄乎夕爰。虹半隐于丛薄兮，雨中岫而善淫。

（此巴丘以南荒大之景也。薄霄，迫天也。夕爰，暮云。中岫，雨止于山半。善淫，易雨而难霁也。）

即灵媛之前思兮，惘南狩之所寻。

（灵媛，谓舜二妃。南狩，舜南巡。山川荒远，二妃不知舜之所在。望君不见，今古同情。）

绵修林之茸闾兮，窅洞壑之纷疑。答空响之森寒兮，合峰沓其如覩。耳迴寂其无闻兮，目改观于异色。

（茸闾，草木蒙茸而幽蔽也。纷疑，洞壑屈曲不知涯际也。答空响者，空谷传声相答。沓，亦合也。山色四围，仰窥天如规圆。湘沅之间，西连辰酉，其荒大有如此者。人踪绝而音响寂，但触目苍茫而已。）

诂侘傺之足捐兮，悄不知迢递之何极。

（去国已遥，山河间之，伫立含愁，安能忘邪！）

〔汨征〕述屈子始迁于江南，览河山之异而兴悲，忧菀积中，更无从而明言

所怨。深于怨者，言自穷也。

◇青林白水敞兰风兮，理前心而益炯。

（良时清适，偶然息虑，追惟往事，井井不忘。）

既服药之春气兮，莘又申余以秋颖。谓白日之匪鲜兮，岂苍天之莫正。

（婷修既洁，矢心抑靖，可自信不欺者。谗人可毁白日之无光，而苍天岂可罔哉！）

拊《云门》之清瑟兮，悼倾耳之独忧。改繁声以申悲兮，介师延而相将。匪将者之为劳兮，邈夷庚于羊肠。

（追思进谏之初，举要而约信之，则忽而不察。欲谏因机以进，乃言愈长而愈相猜疑。我坦衷直致，而君终惑于险诋之说，不我从也。）

袞九州于寻尺兮，亘千岁于昏旦。恢画画以申猷兮，悔曩辞其犹未半。

（所谏者，括天下得失之几，尽古今兴亡之理，规恢而条悉之，非不至也。然及今思之，未即追原祸本，以攻发谗佞，不能无悔。盖均之取怨于人，不如直揭其奸慝，如下文所云。）

斥气珥于禺中兮，堙洪流于冀野。涉漩渚而濡首兮，洵犹贤夫今者。

（禺中，巳位，近天之中，喻君侧左右。冀州首受大河，喻律要为藏奸之主。斩尚之邪，郑裒之煽，悔未直攻之，虽受其摧伤，犹令其奸邪露见而不敢违。）

逸征鸟以翱翔兮，泝颢穹而莫执。回凤飏而陨获兮，怅行野其何及。

（征鸟，题肩，鹖也。不即执奸佞而显诛之，使其犹翱翔于君侧，反乘势以空善类，自悔无及矣。）

进不可与期兮，退不可与息。旷嘉会以韬愁兮，谁予俯而自戢。

（逸奸佞而未申明其罪，既必不能改而从我，且必求毁我之成谋以误国。早念及此，谁止予而姑容之。能无追悔乎？怀王之初，信任屈子甚至，乘其时而与靳尚辈争死生于一日，事尚可为。如其不克，以身殉之可尔。投鼠忌器，而留祸本以使蔓延，想屈子沈湘之日，必怀此遗憾，故为代白之。）

〔申理〕达屈子未言之情而表著之，想其忠爱愤激之心，迨沈湘之日，申念往事，必有如是者。清君侧之恶，虽非人臣所敢专，而宗臣之义，与国存亡，知无不为，言无不尽，故管蔡可诛，昌邑可废，况张仪靳尚之区区者乎！辄为追惜，无嫌悁烈也。

◇凌漳滏兮及晨，邀余目兮天末。

（漳，南漳水，入汉，合于江。楚之东迁，自荆北至宜城，浮汉而下，回望郢都，如在天末。）

骖驔崦嵫兮，纾荆门之缥渺。滂溘溘兮，遂江流以夙发。（崦，壮咸切。

岫，吾官切，高锐貌。滂，普郎切。塘，音唐。凼，音避。涸，音派。)

(山自夔巫西来，至荆门而展，所谓“群山万壑赴荆门”也。江水为山所束，下夷陵而迅流浩荡。此言郢都山川形胜有如此者。)

相九州而洵美兮，承灵祚而奄处。

(立国之固，自熊绎而始，至熊通而盛，奄有江山，踞九州之形胜。)

崇台焯灼以诣天兮，下睨乎广陌之鳞聚。兰春被乎平皋兮，都人怀芳而从之。被罗桂之袿服兮，尚不改乎此容也。(桂，音规)

(焯灼，同焯灼，亭立貌。登高台，视广陌，人物之盛，虽经丧乱而不损，皆先君生聚之积也。)

华灯烜于永夜兮，羽盖飘而阴昼。夫何姣好之婵媛兮，抑雄风之繆虬。

(文物既盛，而武威尤雄长于上国。)

吞冥厄以无外兮，卷河鼓而浮天街。旅北斗使挹桂酒兮，固谁昔之所怀。

(冥厄，楚塞。河鼓，牵牛星，北方宿。天街，昴毕之间，西方辰度。言北卷中原而收秦也。旋北斗，使挹桂酒，代周受，命楚先君之志事如此，岂一郢之不保哉！)

逮鸣鵙之未闻兮，芳草荣其如昨。逞余望以流观兮，恣含情之广托。

(当未迁之时，江山如故，人物如故。顾瞻佳图，犹可壮王居而规远大。)

物无废而不兴兮，羌聊谢夫送目。顾羹人之倦游兮，曾不临高以旁瞩！

(今之废者，固昔之兴者也。何不可再兴而遽弃之！目送江山，徒留余惜。使顷襄能凭高而回望，其能忍两东门之遽芜乎！)

[违郢]

◇夕弭榜兮中洲，澹淫淫兮安流。苹风欵兮缘波，明月影兮不留。静不可长愉兮情善疑，怵若危兮落叶之辞枝。苍天幕幕兮四垂，朕何为兮数离？

(江次飘零，月明人静，孤危忽警，旧怨难忘。忽尔兴思，幻成良遇，如下文所云。)

若有期兮新欢，折琼茅兮赠言。维中庭兮妒者，迴相遇兮旷野。申旦旦以及今兮，涕零零而交下。

(若思若梦之间，与君邂逅。避妒者于中庭，别订欢于巷遇。悔前非而申后誓，感极而继以泣。冥思幻成，忘非其真也。)

来无踪兮去无乘，思心发兮遗光景。猿啼林兮恻恻，鱼惊波兮溟溟。江上之寂历兮梦梦，悄余眷兮精相从。孰寓形之洵然兮，覆魂投之靡通。

(梦，平声。梦梦，无所见也。非有之境，恍惚形成。猿啸鱼跳，惊失所遇。虽形终孑处，而精魄相从，则不信幻成之非实也。)

幸旷古兮良夜，轻千里兮命驾。结兰佩兮掣罗袂，驰芳皋兮驱驷马。夫杳

霭奚其不可亲兮，几神会之无假。

(精魄相遇，随君反阙，倏尔思成，安得遂如此时之心境，而非徒幻想哉？)

[引怀]不得已之极思，意中生象。其与君相遇之幻景，固笃志者情中必有之情也。为屈子曲引之。

◇悲孤绪之独荣兮，旷千秋而无与。晋谋古而不获兮，奚凡今之可诉？

(古人于我，或事同而志异，或志同而事异，尚不可谋，况今之悠悠者。屈子之孤忠所为无耦也。)

二士行歌于首山兮，未夙谟夫商邑。百里望哭于穀釜兮，追虞谏其何及。刳比干于一丘兮，待殷殄而始封。挟子胥于吴门兮，盼于越之凌江。言虽售而志残兮，要忘亲而迕怨。引愤毒于黄泉兮，操余言以为券。诚弥缝其终窘兮，孰有僨而必由。陨萧艾于繁霜兮，匪芳桂之所求。

(夷齐避纣而不为谋，百里奚哭秦师而不谏虞公，皆先事之未尽者。比干之墓，受封于周，非比干之荣也。子胥悬眼以望越兵，愈违其初志矣。然则屈子身死言验而楚亡，郑樛膺妲己之诛，靳尚蒙宰嚭之戮，岂其所愿乎！乃至采薇行歌，终饿西山，亦非己所欲。此古人所不可与谋者也。)

鸟将飞而遗音兮，顾青林而患羽。

(策士谋臣，知楚之不可有为，则去而之他国已耳。)

鱼沈冥以响沫兮，憺忘情于洲渚。

(若庄周、荀卿之流，皆楚人也。全身远害，退隐已耳。渔父鼓枻之歌，且欲已之置安危于罔恤。)

丰草靡于江干兮，怀零露之新滋。

(昔日芳草，今为萧艾，且附奸佞以求荣矣。)

乔木荣于崇丘兮，冀雰霰之后时。

(故家旧臣，微幸苟安，不能远虑。凡此皆今人之不可诉者也。)

高天广陌之夤夤兮，元冬闭而不泄。凉俯仰之无与酬兮，韬郁陶以永世。

(仰与仰同。上下相蒙，幽闭无复生之气。己独有心，谁可与相告语？埋忧地下，随逝水以东流而已。)

[扃志]扃，闭也。孤情自怵，不与古人同调，而举国无同心之侣。缄闭幽贞之志，千古而下，犹有谓其忠而过者，谁与发屈子之扃乎？

◇耿元夜之穆清兮，今者悵悵而寤余。邈登天其无畔兮，嘉余魂之安驱。

(寒夜萧清，一念忽兴，神驰楚塞之外，而所以雪耻振威西吞穀函者，皆若惟我之驱驰而得志者然。)

余储奇服以遐征兮，纷仿佛而袭之。左葳蕤之翠羽兮，右高杻之星施。

(张楚破秦之策，夙所位置，若在目前。)

发丹阳之故宫兮，首商于而问道。夏旌旖旎而前征兮，余又申之以鹭翮。介三青鸟以先鸣兮，诛凤皇于西母。诡逢迎而中变兮，余怒叱夫蜚廉之蚺虺。

(此下言兴师讨秦之次第也。诛凤皇于西母，诘怀王不返之故，使自服罪。意秦人多诈，必伪请和以诱我，叱风伯使勿迟回。不听其甘言，而决于致死，乃可以逞志。)

升密云其未半兮，彗荧荧而西驰，觐太乙之婉存兮，责余驾之不驶。

(以誓死之气，与秦争存亡。兵甫交而秦可破。夺武关，临渭水，秦且西溃。逮怀王之未死，迎之以归，当喜极而嗔，怨其不速也。)

两龙忤而南回兮，顾丰隆之未怠。

(怀王虽返，秦罪未足以惩，则怒不容于中止。)

惩蓐收之善淫兮，霁九嶷之晦霭。涤三危之宿暄兮，憩崦嵫而息轸。

(蓐收，西方神。九嶷山在武功。三危在肃州。崦嵫在固原，秦极西境也。秦人积怨于天下，如秋霖之害良稼。诛其君，吊其民，息天下之祸，如涤阴翳而睹青天，讫于西极而后已。)

容成嬖以徠下兮，唁余劳之已艾。

(容成，崦嵫之仙者。设为相劝之辞，言用兵之已勤。)

日浮云不可为期兮，白日中其易倾。龙虬蟄其且蛰兮，凤翩翻而不宁。排霄路之缤纷兮，又安得夫玉山之嘉颖。(虬，许救切。虬蟄，龙伸颈低昂貌)

(颖，禾穗也。或以胜不可久恃，欲罢兵而退保成功。廓清大定，惟天所授而不可遽望。相为劝止，盖亦物论之有然者。而积愤初申，固难自抑，如下文所云。)

余填膺而申咎兮，怀万年而一遇。鸾族凤以孳生兮，泉屡攫而永慕。指昊天以奋飞兮，惧日月之我迟。(孳，音恋)

(已与楚为同姓之亲臣，秦人之怨，辱及宗祧，特憾日月之不速，岂患虔刘之已过哉！)

轻蹇产之云逵兮，愤间关之梁辘。鹫飚风而凌浮焰兮，夫何倒景之足忧！

(志苟能遂，何谋远之恐不逮而功高之足危哉！愤之已深，筹之已夙，故其静念而若将为之者如此。)

[荡愤]楚之势不两立者，秦也。百相欺百相夺者，秦也。怀王客死不共戴天者，秦也。屈子初合齐以图秦，为张仪靳尚所阻，愤不得申。放窜之余，念大雠之未复，夙志之不舒，西望秦关，与争一旦之命，岂须臾忘哉！事虽没世不成，而静夜思之，炯然不昧，若喋血咸阳，饮马泾渭，无难旦夕必为者。聊为达其志，以荡其愤焉。

◇献岁发春兮，荃茸茸其始穰，抽盈盈之微荣兮，孰飘风之可试。

(顷襄冲弱嗣立，国家多难。念其孤昧，可为寒心。)

皇天不仁兮，白日淹而西颓。夕月孤清兮，怛浮云之群飞。

(怀王西客咸阳而不返，国无生气。小人复群聚于嗣君之侧，必欲拥孤月而蔽之。)

遭茕茕其殆荡兮，脉亭亭其谁诉。美人岂其无俦兮，介良媒而屡误。

(国势孤危，无有忧恤之者。夫岂无人之可任哉？所求非贤，则舍西施而聘嫫母矣。)

蕙托荃以同畦兮，萼与稿之相连。戒秋霜之凛冽兮，誓嘉会于百年。

(唯己与君，恩属一本，荣枯与共。故切危亡之忧，而思保国以长存。)

鸱鸺致戾于阴雨兮，吟公旦于东国。五子悲讴于洛汭兮，怛有求而弗获。或流哀而必动兮，或皇皇而弗庸。余雅不谋夫判合兮，维灵修之梦梦。(怛，鸱鸺昭切，怅恨也。梦，平声)

(周公作《鸱鸺》而成王悔悟，五子歌洛汭而太康终迷。然则忠言不用，国必危亡。余岂以用舍为忧，君不悟而无救正之者，是足伤也。)

夙密迹于兰皋兮，旦搴芳而夕进。回曼睞其犹荧兮，矧千里之迷津！

(当怀王之世，日在君侧，忠言日告，且荧眩于邪佞。今远窜千里之外，君孤迷于上，更孰与诏之？)

飘女桑之季叶兮，衰弱丧之便娟。下临浩汗之无地兮，上??《黑逮》而无天。怵不可以终夕兮，吾将奚望以久延？

(季，穰也。冲人孤立，盈廷昏昧，念其惆怅无托，阽危无辅之惨，终不足以图存，而亦奚以生为也。)

[悼子]悼君侧之无人也。虽被迁窜，而所隐省者惟君。《七谏》以下忿怀才不试而诋君者，固不足以知屈于之心矣；若夺禄位，罹厄穷，而悻悻自沈于渊，则岂非好勇疾贫之乱人哉！

◇承荣光于有绪兮，印玄鬢而善容。微妩媚其无与仇兮，遑媿忌而始工。

(身为世胄宗臣，且内美修能之可表见，若持禄容身，岂患不得君而显，奚必与人竞是非以希得志乎？)

亮兹情之莫蔽兮，素与黜其不相凌。荃同芳其犹迷兮，又奚况夫背憎。

(君子不待排小人而始显，此皎然易知者。如黑能污白，白不妨黑。乃怀王既知任己，终且见疑，则背憎之奸，疑忌而攻击之，抑且如之何也。)

药与施之争荧兮，辂栈车之相触。玉抵珉其必毁兮，熠燿固掩乎华烛。捐盛年之煌煌兮，殉奄息于既耄。辱干将以荆石兮，夫唯灵修之悼也。(荆，音弗)

(熠燿，鬼火磷也。煌扈，壮盛貌。奄息，奄奄之息。君子固不屑与小人争，争必为小人所伤。夫岂不知远引以避其毒哉？大谋不定，君且身危国削，悼君之陷溺，故辱玉以抵珉，知祸及而不避。)

少师馘而随延兮，恫皇天之不遘怒。箕子狂而辛殄兮，凄行歌以何补。

(能早殄奸人，则楚尚可延，故不惜与竞而受祸。如其不然，徉狂以免咎，虽他日哀歌麦秀，亦无救于灭亡，则爱身全道之说，固非心所安也。)

企汉东而眵申息兮，鼯狷昼啼于丛薄。高台夷以成蹊兮，慤不满朝鞠人之溪壑。羌自祭而庸违兮，审僨踣之必谶。(眵，音轸，目所止也)

(日蹙百里，故邑丘墟。奸佞之欲，尚不知厌。自亡自毁，知其必然矣。)

已矣夫！方将之不可念兮，聊息乎长夜之曾阴。

(旋踵之覆败，不堪回念，唯决从彭咸，赴江流，俾不见闻已尔。)

[惩悔]君心邪正之分，社稷存亡之介，虽不屑与匪人争，而触权奸以死，无所悔也。

◇洞庭之南兮，湘流滟滟。危岑厓《厂义》兮，青冥无极。悲风飒兮枫林幽，夕雨亘兮秋草积。(厓《厂义》，音迫彝)

(沅湘之南，山川景物之惨淡有如此者。幽魂往来于其间，益增凄怆。)

敞苍天之穹窿兮，魂渺渺其谁寄。引万年于无终兮，纂四表而焉至。

(沈湘之后，神无所栖，能无飘散无归之怨乎！)

日长逝而不留兮，固荡散其匪今。就沅瀿于穷北兮，邀归云而复南。神与魄之不相守兮，光与容违。仅耿耿之若存兮，畴昔相知。

(虽当未死之日，而忧国怨深，忘生志定，神去魄而心目之光不著于形体，久矣。唯此耿耿若存之心，不随消散，则沈湘以后，神魂飘忽于往来，心知其亦如此而已。)

营飘飏其莫羁兮，精涿弱其不固。愤连蜷以轮囷兮，恐伤余之雅度。(涿，音戈)

(营，魂也。老子曰：载营魄。家国之怨，郁而不散，将为白虹，将为青珥，而素心淡漠，不欲其然，则亦从容阐缓于两间耳。)

白日夕沈兮，星汉高寒。谁俟余兮，神导余以漫漫。言不可理兮，心不可将。朧朧其若有明兮，指郢路之苍茫。辽戾滉漾兮，荡斥八蜒。谁与旋归兮，娱美人之暮年？

(清宵寒夜，耿耿若存者，既离物孤游，唯不昧之忠忱，犹依宗国。念已长辞君所，则谁为闵乱忧倾，辅君于式微者？死而不忘者，此尔。)

剡志今夕兮，逝无与迁。郁勃焰以愤兴兮，遗孤颺之流连。

(决志一死，无所复待，遗此孤忠，长依君侧。君虽莫我能知，而矢志于泉

壤者固然，此屈子之所以为屈子也与！)

◇[遗愍]此绝命之遗音也。自言既死以后，其神爽有如此者。故安死自靖，怨诽而不伤。

薑斋文集卷六

九砺〔阙〕

薑斋文集卷七 赋五篇

南岳赋

结天元以纽灵，挖阳冶之鸿施。母黄精之函载，炳相见于重《离》。帝宅炎以诞命，帙万年而不辞。是故其为状也，唯其为象也。尔其所自昉也，爰其所自往也。蝉延蛭挂，螭虬螭螭，蜚戍腾拿，龙睥鸾敞于五千里之外者，猗不知其颀绵之迢抵而匏系之屡迁，固有神亥逡巡而戒步，烛阴睥睨而改颜者矣。乃循近趾，踪远远，析柔埴，束驛刚，杳翠微，眺夕阳，幽蛩泣，掣兕狂，别子汰，委裘王，构匀栒节，逆迎顺将，拎幽络阻，逐景飞光，乍曲弣于坤麓，终回箫于兑方，则亦有可得而形相者焉。

原夫岷山之椒立也，会昌建福，络启大江，荡涤东井，襟带崆、钟，是器术之所复穰，而火正之所下降。故其灵吭嗟吸，神瀟尾倾，条分万岫，形擢孤荣，峯徯際翕叶，嶄阨礧勃。佚芎芎以田田，集栩栩之蓊郁。五指南纤而戍削，三眉西妩以娥羸。匪思存而税驾，脉天绍以东萦。于是滨若泸，跨马湖，谢锦水，揖云巫，缠以西、淑，驂以鐔、淩，披纷夫夸，趁桀都梁，虽雾沓而星缀，实振领而维纲，盖不知其几千里，而翔集乎耶薑。尔乃蒸水南夹，清涟北款，乍纠崇崖，或襄沙渚，帛飞绪舒，蹙蹙烟缓，迫然掣掣，妥而淹蹇，如惊非意，相忘以坦。眩眩浮浮，蔓垂棘钩，又历条山，撇裔水，而后乃抵乎其丘。则有巨块岩石，赭肤碧肌，截为列城，覆为悬帷，繁星经曜，间以晃熠，修鬣平茸，杂以迷离，桓午樊籥，歛以洞达，康逵互径，敛以崔嵬，怒而奔触，旋以妖媼，已顾弈僮，骇以铘鬣，风萍漂细，散以诡状，欻然中起，拔以崇魁，奔精歛魄，停凝矗峙者，则岫崿为之经始。坡陀逶迤，方伏以起，亘尔顺衍，惊踊旁徙，寻不周而发轫，睨常羊以遥指，仅标秀于七二，纷余峰之莫纪。簇红华，立白石，启小嵩，亚太室，开双髻于玉女，参石廩于麦积。蜿蜒蟠跃，蚓蚺蜴募，复或僂佻，单乃瘠瓠。翩馭娑其归翰，盘容与而整翮。薄经营于栾坞，已缅邈乎皋宅。张其华盖，郁为烟霞，崩芳崑崙，天门嵒岈，披九闾，邀日华，神之嫪留经过，杳亭亭疑不邪，则安上芙蓉，匄瑱龍嵒，辅承颯附，以奠祝融之封也。

其高也，拔平原隰者九千六百步，轩轩尧尧，以扞银汉而挂罡风。玉衡乳垂，长沙呬从，朱鸟翼覆，天市作墉，皛光下烛，朱英上通，孤碧混霄，返翠

漾空。维时蕤宾律御，羲和饔永，云敛数丝，宵涵万顷。粤陟焉而步测，有天末之焜烜。维南极之枢星，祝胡考于仁静。彼征瑞而乍炫，此届至而恒炳。舍离合之神山，谁共覩其光景。盖其穹窿嵯峨，矫袞萧骚，诣空宛至，出险将翱，平揖太白，俯劳嵩高。晒岱宗之临深，况恒祠之溢褒。宜光怪之伟赭，迴寒暑于垌郊。蘋末乍动，焚轮已号，鞶鞶脰聒，鳳以冯总，触突漩洑，余以呦咬，石级柔摇而闪霍，铁梁轻举于鸿毛。其或宿霭蠲，明星晰，晨鹄凝寝，夕虫喧砌，沆瀣莫分，海天无际。哦金缕之线兴，沓锦浪之腾曳。浴火镜而踟蹰，奋晶宇以滌浼。窈惊心而荡胸，羌不宣其绮丽。何人间之未遥，蹇迟迟其始霁。至若繁云兴穴，油阴冒野，雷雨半山，晴虚孤写，丰隆嬰啼，列缺鐙地，浸升云之连蜷，始翬历乎趾下。斯非睽髣髴乎天人，胡同埵而殊冶也哉！

祝融是降，衍为赤帝之阜，秀如摘以离群，矫欲流而终取。其左则朝阳、日观、九仙、润牛、毗卢之所蜿蜒也。其后则雷祖、九龙、莲花、潜圣、妙高之所雝负也。其右则南台、罗汉、明月，涌儿之所舒纽也。其前则金紫、流杯、乌石、黄华之所奔奏也。其阴则荆紫、大沕，迄邇辟仆，晕旋乎暮云之逢迎，而恣信乎岳麓之邂逅。其外则湘渌洑洑，衿回珮纫，而凭隐乎云阳之墟，以挹注乎敷浅之藪。其南则石鼓回雁，碧云雨母，鸛峙鸛臚，椒聊瓜剖，以奔息乎海峤之列五，与夫潇山之疑九。回薄磅礴，团圞结复，控扶来廷，少长维族。岂后至之或凶，匪挾彼而臣仆。傲紫盖之不宁，终同区而必穆。唯猊奔以鸞举，奄灵徠以载谏。栖亦燁之感生，俨司天之帝服。惩祀典之不经，选祝诵以宜谷。神眇眇以蛄蛄，粉迟下而流眛。

时则常伯凤请，秩宗宵寅，发策时堂，降匭端门，清酒既茜，制帛维纁。驛驾驰道，有来湘干，蒲钟曩发，凤吹清喧。燎飘光以乍暗，香屯烟而徐摩。降炎精之融焞，貽君子以芳荃。勤九伐而不匮，匪明德其已援。乃至南陆迎日，元辛涓吉，后有事方于泽，差名山以作匹。赫炎光之显只，坛六成而列秩。虽迨卧乎上公，实王禋之载谧。瓚筑郁之醇醑，鼎刚驛之蜚栗。诚高朗以令终，作后只之丞弼。彼燠乾封而号万岁，已启俶艳而替昭质。奚况亭亭云云之部娄，浮七十二后之雄心者，曾何足泚右史之彤笔邪！

德馨维瑞，灵贶斯征。护轩辕之琼罍，霏宾露而饴凝。揽寒晖于夕馆，帝纁纁以宵兴。賚群后以滌目，宛紫带于蓬瀛。降湘妃于北渚，宾朱凤于南陵。迨夏后之斋寤，冀通精以澹灾。畀金简之云籀，谒苍水之灵僊。瀾滔天而无朕，粲丝理于奇咳。苟神笈之终吝，眷羽渊而增哀。敦随刊于土又，讫效享夫黄能。虞遂陟而覲后，搢玄玉曰俞哉。黄垆敦膏，红泉酿溜，英英九丹，烨烨三秀，鷦明乳雏，应龙伏菴，叔夜浩叹于林冈，弘景裴回于句岫。故有《山经》穷其削柿，渭卜罔其占繇者矣。乃其什一千百者，犹可得而究焉。

其草则有黄精少辛，芍药射干，幽兰菖蒲，芍药芳荃，苦葳甘菊，萑茅香蒲，鬻冬紫茜，沙参白前，昌歆九节，龙须缠绵，竹纪千龄，松寿万年，青藏虎掌，籊弱旱莲，禹余称粮，威灵名仙，交藤乌首，翁草华颠，苾苾薯蓣，冰台窃衣，五加羨玉，百合胎玕，绿覆春皋，芳沍夕晖，謁风送薰，馥馥馥馥，积雪吐蕈，方暄擢薇，丛点山椒，弱映水湄。

其木则有檟桂厚朴，榛橡含桃，丹枫英梅，梓榲杉槲，径松接武，微风振涛，银杏山矾，黄心碧梢，木莲六出，晕紫斯瑶，芬薰百寻，艳荡九皋，扶条逼上，擢挺危牢，猿猱磬折，柔逾饴膏，痍疔童籊籊，虬文曲麋，螺旋乳结，盘涡瀟尻，雅宜曲几，或便诗瓢。巨竹繁生，细籊侧出，大任汲炊，直中穀率，密箐云遏，修篁风謐，骀荡藟靡，檀栾萧瑟，晚茗早荈，屑云荫日，紫筍绿枪，鹿茸荷密。乃令又新品泉，鸿渐浣盎，吹松风，沧海眼，祛孝先之便便，罢伯伦之荷铲，视天池之与顾渚，亦可登洙泗之狂简也。

其泉则有金砂、娑罗、贯道、水帘，龙池洗衲，虎跑三潭，春草载荣，石髓飞甘，澄涵霜月，清混郁蓝，拂阪陵磧，悬珠铿吟，偶拽屑其喁噢，旋庠閤以崩坍。振鼉吼之鬻鬻，幽蛩泣其淫淫。警达旦以允豫，寄清怨于江浔。

其岩岫则诘轧绸缪，铍挺弓彊，始乎纤屈，终乎广哀，蹇产滞翳，疑坠稍收，棱层磻脊，戟嫫[谷曼][谷九]，檻泉沸射，杂以譊譊。千章蔽日，则禺中警夜；丛筍留霜，则暄和怀秋。杳扳扞之绝迹，谁丁丁而见求。閤鸟径以太古，藏内趾之与笱笱。

其兽则有蔚豹文狸，独猿岐雌，騊駼山都，豪豕刺猬。麀鹿封豨，麋麇兕犂，麝父王孙，蛩蛩狒狒，吟鼯啸狐，清宵吹沸，跂息骚骇，赳赳愤毅，度夕槌之与朝阳，坦不忧夫罗罟。

其鸟则有素鹇白练，山鸡吐绶，睨睨莺啼，钩[车鸟]雉雉，倒挂鸂鶒，海青鹰鹫，鸵鹑鸛鹕，望峦斯就，白展素沙，丹欺絺绣。莫不矜羽弄魂，欢春警昼，盼兰芽以低啄，掠飞云而横逐。

其殊异则雨虎晴见而阴合，云师雾出而雾腾，绝磻闪夜光之木，悬崖炬圣者之灯，灵螭浴春而酿雪，神蜥弄水以飞冰。思匪夷而恍惚，亶不信其已曾。迹其昭爽之瑰绝，擎其滂沛之勃蒸。自非象外栖心，天徒合契，莹秦镜于密勿，觅轩珠于辽戾，固有望景而肠迷，临高而神闭者矣。

琳宫丹馆，依隈附巔，丰碑隆碣，冠阜临泉，樾观月清，石梁虹悬，飞航切云，高台含烟，则有巨公经过而磨崖，逸民忘反以闭关，墨卿韵留于金石，琴客曲写其猗兰。其戾止也，拓内美，浣尘虑，披天宇，益修度，心谋籁通，目击道遇。昌黎恣《七谏》之游，考亭伫三益之素。扶桑旦濯于云中，缟练徐消于天步。指苍天而予正，何美人之迟暮。崇仁抗疏而雾隐，广汉作牧而星

聚。东廓函丈而英延，甘泉尸祝而芳驻。咀德华，漱仁津，衍河洛，艺丘坟。树旌帜，翦荆榛，匪西河之疑似，乐雩坛之佳辰。近则荆溪制相，堵公仲鍼，江陵詹尹，张公别山，拂车辙于层峦，观初暎之轮囷。拊剑而义魄增，振衣而烈心引。滨九死以崔嵬，拯皇舆之遘闵。若夫杜陵、西良、香山、淮海之续风而接轸者，取青妃白，激商谐羽于其间，诚无情而不尽。至如王孙愤俗而埋迹，高士问津而行药。子野罢籀以流观，少文展图而栖薄。邺侯避李而挂冠，致堂却桧而蹑屩。忠诚旁求而鹄起，黄门经始而鸟革。谅卜吉于允臧，抑降神其维岳。

矧夫银地表瑞，朱陵通真，释子弥天，羽客乘云，九仙霄举，只鹤霞宾，鸟爪翻书，石粮自饘，懒残饭芋，岩老长醺。扣玉壶于海客，奏云璈于华存。含蕊薑于金母，养钉铍之胎魂。云輶来其宛在，晒探岛之徒勤。逮其三车东驾，五叶南开，头陀既景，思大爱来，海迁蛟馆，觐观天台，让磨石镜，迁滑莓苔，慈明狎虎，芭蕉浴雷，绿萝结庵，露灭名斋，丹霞鹿门，金轮南台，息劳山之戍客，踵紫柏以钳椎，其螭伏而鸾举也，盖不给于更数。光参帝网，威震毒鼓，位拣君臣，要兼宾主，俨华藏之庄严，又何论夫双树。以故金碧璀璨，堵宰穹崇，比岫联香，接宇闻钟。花雨成蹊，白云在封。埽石听于道生，拟鸟供于懒融。苟息心于玄悟，岂来者之未工。虽画一于邹鲁，展道大而必容。要非包沕穆，析鸿濛，遴众妙之所都，建万壑以追宗，则夫瀕洞漾濞，攒合茏葱者，胡凭借焉以孕大观于无穷也与？

是故其为奥区也，脉蜀踞楚，拒粤引吴，北吞龟厄，南掩苍梧，顾阳云而掉臂，何台荡之与匡庐。浮洞庭，绾濂、浯，带潇、湘，向背殊，煌煌唐唐，扰蹕首出，以参伍乎鄣都。距北戒而络汉广，纪南条以挂天枢。道靡崇而莫莫，功维爽而不渝。皇哉有虞氏之庆也，肆见群后，孟夏徂征，爰服三苗，乃叙南衡。玉辂匪劳，荆土载宾，五圭俪帛，一死二生。诚无妄而苟荐，辟奔走以载盈。眄自他其匪称，格帝享于斗精。渺汪介而遥履，作百王之典程。嬴氏乱纪，汉德中凉。割长沙以建芮，隘幅员于朱方。济三江其已惴，矧云梦之可航。侈灋、霍而僭号，躋小星以专房。羌憇殢于脂辖，诂苾芬之能飧。于戏！阴礼阳乐，征皇王之贸轨者，岂不伟与！抑敛福之丰俭，帝睠焉而以笃其棐也！是以乐慚者缀促，礼朴者俗鬼。邀虞汉于霄渊，互善败其凡几。缅乔岳而揆明禋，继皇妣其孰跂？怀江永于比兴，髣《南风》于博依。简明德于炎精，溢余思于有斐。

颂曰：明明后胙来昌厘，真人南翔翔阳维，北汉祖漳南湘漓，中合穹岳云葳蕤，烝哉我皇诞应之，万寿百禄重《离》明，秩正川麓灵怡情，报哉不遐朱凤鸣，绥我曾孙宅荆京，靖兴肇允口与庚。业业不倾补天石，赉予金简迁禹迹

，帝锡玄圭岳之绩，荡涤川原帝皇馨，骏发炎光庶昕夕。辉辉沄沄岳精来，陵嵩泰华恒若敦。蒲姚安姒企相陪，乃眷南顾曰念哉，玉衡赍光天门开。

练鹄赋〔以雨余绿草斜阳为韵〕

即林皋之瀟清，涤繁阴于宿雨。聊浏愁以寓怡，翩良禽之延伫。维时条风微扇，薄寒改煦，雉登陇而初鹭，孔睨帘而作乳。烟得得以青萦，丝亭亭而晴舞。何彼鸟之婣媛，点碧光而翔圃。曳摇摇之玫瑰，垂申申之玉组。轻尘长捐，屑晖并聚，落星徐流，鳞云歛俯。睢涣濯其余缥，岷潘浣其素缕。吟乔如于梁禽，睇子渊于吴马。笑丹顶之鸣阴，陋银鬢之躩土。

尔乃僂弱篠，过平芜，因风末，乘晴余，尾垂垂以柔曼，羽襜褕以旁徇。宛飞帛之迴波，写倒影而未如。鄙秦声之馱波，哂鲁谣之踈踈。织吴嫔之胶发，服翾风之琲珠。宝光纤其绫镊，因祗结其修裾。曾焕发以萧散，犹则远乎踟蹰。亦有弘农赠环，沙鹿授符，魏阙樊燕，叶邑罗帛，含珍丝顶之鸟，绕烟縠臆之鸟，或袭美子玉石，或间采于绀朱，洁缣翎之婉孌，泣邢美于尹好。

若夫泛流鹭丝，厌火属玉，名在縠而克谐，文比润而已辱，彼何为兮运睛，此何取乎拳足。矧在幸鸟类蝉，山鸡名蜀，藁鸭传丹，么凤矜绿，防丘鸿鹄，影娥黄鹄，双鹣衔丹海之泥，三鹭照肺膏之烛。虽复洁整翠衿，芳修朱褱，比月莹之孤清，陋藻火而必浴。又况垂腴诞于窃脂，观朵颐于啄粟。衰幽诗之无毁，劳周官之服不。形众浊以独醒，赠遥情于乌束。

盖其月镜修姿，琼膏泛脑，湔都崇之紫泉，闕云端之瑞草。曾偕奔于羿妃，抑效御于金媼。降子登于墉宫，介阿环于灵岛。眷日暮而迁延，阻人间之长道。然且舍黛的，捐弋早，祝灵飞，愜幽抱，炼姹女以养形，餐醴浆而却老。繁华梦之既销，艳心歇其如澡。以故傅微霄而轻举，秉西清之太顓。驾蘋末以肃征，问沆津而潜讨。疑碧虚于是非，胎金虎之内宝。

爰是薄游山椒，遥映水涯，足捎青藜，味掠兰芽，拂华露而如濡，偃樵风以欲斜。虽有乌号之柘，金仆之姑，挟以韩嫣，关以熊渠，魄逸姿之何篡，终弋言之莫如。游芳林而远害，何螳雀之容嗟。宜汉宫之章服，象黼绣于绛罗。取在躬之洵美，拟退食之委蛇〔叶音佗〕。若乃佻鸣珂之赵客，媚袿服之吴娃，指海山之双驾，期白门之藏鵀，望莹质而逡巡，畴同调于狭邪。

惟有幽人荔服，逋客蕉觴，行药云际，闲步夕阳，飞鸿邈其远送，斥鷃乐其低翔。寄息心于倦羽，托持赠夫沧浪。奚况时在停云，客有浮湘，遗昂音于冥飞，浣予节于秋霜，激白冠于易水，鉴色斯于山梁。感孤骞之绰约，倡予和以不忘。诅鸩媒于朔野，悲鸾歌乎女床。凤虽衰而旁览，鹄怀死以方将。睠山情之窈窕，敦白水以修盟。抽纷丝而广譬，写冰雪于瑶章。

孤鸿赋〔丙寅为石崖先生作〕

耿玄天之幽杳，矗云级之峻嶒。夕光微而凝黛，雨纷屑而疑冰。爰有失群阳鸟，迟回南徙，音坠烟霄，影摇寒水。雍门子援琴而歌曰：“遥天亘兮杳无方，九秋谢兮飞清霜。伤裴回兮孤往，弥永夜兮悠长。”时则徽蚌泫其居泚，瑶轸绝其寡丝，坠箏零而栖禽恻，激波惊而游倏悲，萧条四座，志失魂离。客有杨尘而起者曰：“何为其然哉？夫物之所偶，天之所卹，介然相于，泊然相俦，为欢既乍，其睽匪忧。故河鼓绝轸于天津，弱水迷望于东流。顾翩飞之自若，曾无伤于远游。纵厥心之不安，岂达人之攸累。可观化以逍遥，悲何为其最之哉？”

雍门子嗒然有顷，闵默不释，停凝俄延，舍琴而作曰：“夫眇迹而观其判合者，未足以达悱然之缊，久矣物之相翕，有人有天，有同原而异委，有顺化而偶联。水齐归而各出，木菱合而枝骈。诚俱生以永结，彻肌髓而勿援。则何怪夫感其葳尔，而代以恨然也。原夫羽族号万，函情或鲜。唯此阳禽，含贞来反。当其草芽初肥，桃波试暖，韶风微漾，素沙铺软，鸂音方融，毳茸尚浅，偕唼唼以嬉旋，幸芳洲之缱绻，曾不知心魂隔乎异躯，而踪迹成乎疏远。已而六翮已长，睥睨青霄。我衿子佩，遵道齐鑣。望云逴于万里，诘折翼于崇朝。岂其口口风苦，口口月寒，口口口口，口口口口，口口口口，回首秦关，商歔急而戒日，偕息驾以南还。菰蒋槁而调饥姑忍，罍缴施而行路悲难，然且吊影矜双，寻声知和，垂翅虽频，盟心自可。沐玉露之清泠，喙残香于琼颗。向荻岸而同栖，忘惊涛之屡簸。于斯时也，天海虽迷，悲欢犹半。风炼魄以森寒，雨沾衿而零乱。互梳翎以好修，誓千秋于明旦。何旻天之荒唐，遽颓龄而飘散。

悲矣乎！其聚无留，其离无迹。白日昭而忽驰，青春流而犹昔。芙蓉死而红贲，白蘋凋而香匿。枫零零以坠丹，波渺渺而流碧。惊鷗窜而为群，栖鸟啼而相即。虽则回翔极浦，留连沙碛，孤魂自憊，间愁孰戢。岂溘尔之无期，固难酬夫今夕。盖其为群也不妄，则其为念也不迁。其为生也不独，则其为死也不捐。女床之歌匪愿，兰茝之宿弗蠲。唯指心于白水，潜遥目之苍烟。矧俱生而联气，畴恂葳子之能全。是以下穷汗漫，上彻苍茫，黍米衔恤，弥天悲凉。亭皋凄其下叶，潦水涸于津梁。寒蜚吟而凄冽，莎草靡而芸黄。苟凭今以溯往，能骄语于憺忘也哉？乃复整衽调弦，别寄清商，吟猱繁乱，曳响无方。重为之歌曰：天有涯兮人莫之知，生有度兮复谁与疑。诚不忍生存之一日兮，惘今昔之莫追。谓焄蒿之仍相吻合兮，恐达者之吾欺。

维时座口口口，口口口口，口口口口，余哀未卸，苟同类之必怜，口口口口口口，口口口口口口，中牢愁而舒写。已焉哉，抱涓子于穷年，俟知音于来者。

雪赋〔以林岫遂已皓然为韵〕

观其纷纭崱嶷，陟巘纡岑，炫轻不舍，趋洁如淫，已迅征而忽返，顷回即于空林。有似去国之臣，裴徊赐玦；下山之妇，帐惘遗簪。魂摇摇而摩定，宵莫慰其行吟。曾冈兮下壑，枫浦兮樾阴。匪先诹其集止，听迴风之浮沈。均旻天之降命，何流坎之莫谌。

其始也，飒香枳铮，蹇蹇洄譟，与风俱怒，窜云而骤。态无暇于春容，音不成乎节族〔侧候反〕。则如伍相逃荆，祖伊奔受，甫踰地而还惊，遥望门而屡叩。逝不我留，怨容曳之流泉；坚不我容，惘停凝之岫岫。践薄冰而哀吟，依荒草而幽伏，固已怆思士于穹崖，悼征夫于远堠矣。

迄乎寒云既同，层阴已遂，上黢黤而薄天，下迷离而无地，倦飘摇于幕中，杳不知其所诣。于时羁晋南冠，留边汉使，汾云空白，眄江汉以无方；塞草不青，眷关山而奚至。莫不俛仰同情，悲生触类。何陵谷之遽迁，复浮浮以虚寄。徒窘迫其寒惊，梦春阳而奚至。亘宵兮连晨，弥漫兮未已。疑月疑霜，迷天迷水。乍亭午之荧眸，旋朔风之更起。意申旦之方苏，问繁阴之凡几。严威已忍，偶属望夫微喧；沍冻犹凝，渺孰知夫更始。六方一色，流目无垠，叠嶂还增，栗魂奚止。此则逋臣埋迹于建阳，筑客衔悲于宋子，所为乍驰意于清熹，终牢愁于填委者也。

若其平展素晶，上酬清昊，靡幽微之不曜，蠲繁芜而如埽。晒如玉之何温，厌投琼之易好。岂青林渌水之足怡，临邛怀清以为道。则似海滨二叟，山中四皓，冰心旁彻于四维，壹志停凝其雅抱。素莹上结而大白若辱，坚刚渐成而益壮于老。任消谢之有期，非余心之攸保。

暨乎微风动壑，疏星在天，随云俱敛，与木偕迁，乃有积林表之宛在，映霁色而荧然。斯则孔甲抱丹坟于鲁壁，图南炼金液于华巔。歆始春之载靄，聊容与于暮年。朝暾出谷而素颜益润，流霜洄旦而昭质弥鲜。含绮霞之新影，承璧月之初娟。夫孰曰东风之不可与期兮，惟莺花之是妍。

霜赋〔戊辰〕

庾子山身羁关陇，神驰江介，长夜修徂，戢然忘寐，起倚轩楹，孤心流际。于是晓风息，山明晖，初日未耀，零霜尚飞，帐然闷默，情逐霏微。客有讯之者曰：“子其能为此长言之乎？”对曰：“何为其不然也！如仆者，际暄和之令景，揽芳草之芊眠，犹移欢以作怨，将挈物以问天，奚待此哉，而后戛变羽之危弦邪？”

大化有所不可知，情有所不可期。贸迁荣悴，曷其有涯。而当之者适与相遭，感之者潜与相移。然则履霜之刺，未谐贞感，繁霜之怨，独有余悲。测清雾于邂逅，端有俟于孤羁。昔者峰云乍平，商风渐展，柳带垂黄，荷衣坠茜

，玄禽犹飞，蜻蛚已怨，旷辽窅以涵空，涤虚清于遥甸。先以凉飊，申以玉露，方珠颗之停匀，栖劲枝而圆素。已怆意于苍蒹，缅追怀夫芳树。胡玉珮之不坚，遽趋新而舍故。腾灵液之方升，早不谋其抟聚。气母袭之于希微，金轮碾之而容豫。尔乃裴回天袞，依违萧散，似止仍留，将合复判。倚閨冶之娥嬴，聊夷犹于霄半。蹇遗影而薄游，匪宵光之可辨。于时明河坠，斜月横，遥天一碧，霞绮收英。雁含凄以暗度，叶低坠而无声。忘知者之为谁，独旖旎而回萦。宕幽情之蠲洁，羌不炫夫瑶琼。爰就苔衣，或依木杪。岂蓄意以将迎，聊栖迟而来绍。眷井干于桐阴，集征蓬于江表。长汀曼引以弥漫，碧瓦平铺而危峭。迨于明星已烂，微风不兴，迢迢万顷，极望晶莹。倒青旻而涵素，漾浮采而莫扃。皓容淡而愈远，凜气翕以如蒸。荣衰草以留艳，惜浅水之孤澄。欺浓华之积雪，憫戍削之曾冰。于是长天益迥，烟水增寒。柏已凋而余紫，枫欲脱而弥丹。沙广衍以无际，芦孤飞而不还。良阒寂以森瑟，极百昌之摧残。眺玉峰于俄顷，终销谢以无端。泣幽妻于故帷，怨迁客于乡关。畴有恩而可醴，畴有梦而能安。当斯时也，仆将何以为心哉！

墟烟微冪，坠月初沈。光淫淫而眩目，寒恻恻以栖襟。送南飞之惊鹄，怀涔浦之青林。形长留而罔托，魂犹在而莫任。客有为之歌曰：“秋风徂兮三冬归，履轻霜兮授寒衣。惘江关之已远，聊淫裔而莫违。”予申歌之曰：“零露溥兮飞霜驶，荡纤弱兮散清泚。亘天涯兮凄以迷，怛不识寒威之奚止。”于时四座緘愍，相倚长谣。负白日之不暄，念苍松之且凋。历千秋而寓愁兮，曾不如晨霜之易消。

薑斋文集卷八 赋三篇〔阙一〕

袞襖赋

谓今日兮令辰，翔芳皋兮兰津。羌有事兮江干，畴凭兹兮不欢。思芳春兮迢遥，谁与娱兮今朝。意不属兮情不生，予踌躇兮倚空山而萧清。阒山中兮无人，蹇谁将兮望春？

章灵赋

〔章，显也。灵，神也。善也，显著神筮之善告也。壬辰元日，筮得《睽》之《归妹》。明年癸巳，筮复如之。时孙可望挟主滇黔，有相邀赴之者。久陷异土，既以得主而死为歆。托比匪人，尤以遇苍非时为戒。仰承神告，善道斯章，因赋以见。〕

居调轸以理誓兮，连权兆而暂梦。〔莫红切〕系綏箴以摇摇兮，忧期衍而恤丰。

〔《尔雅》：权，始也。梦，不明也。《易》：愆期有待。又：丰亨，王假之，勿忧。王弼曰：得丰亨，乃可勿忧。恤亦忧也。间居调其轸念之情，以

自理所誓之志，故必称引初始，述祖考之肇启者，以开其蒙昧。王之得姓自太原，世系县衍，丁此乱世，如冠之垂綏，木之有箝，摇摇其恐坠也。故既忧有待之期或衍，抑以未丰而亨为恤。进退维谷，惧忝尔所生也。]

皇濠泗飞以试困兮，余祖御乎扬之士。靖协劳于溱池兮，采赤麓以剖户。蝉考叶之文潜兮，玉书宛其舒心。筮鸿柯之非集兮，珍海翻而息南。[叶。]

[食邑曰采。蝉，蝉联也。麟吐玉书，《春秋》以作。鸿掌而不爪，枝柯非其所集。南溟之化，六月而息。太祖始起于濠泗，当龙踪在泗之时，始祖骁骑公从扬之高邮举兵应之。迨成祖靖难，又协赞成劳于溱沔河。故剖万户之封，食采赤帝之麓，嗣是蝉联不绝。逮显考征君，以文章理学起家，受业安成，传《春秋》大义。天启初，用特征入贡大学，时不能用，将授以散秩，非所宜见，归而隐焉。]

眇熹光之丽形兮，凌太白而揆初。虽冽清其遯垢兮，抑寒铄而善庸。凛不知其逾凉兮，抽已秋之余萼。

[熹，微明也。人生而形具，明斯丽之。其始生则尚熹微。然余生以九月朔旦，金气方盛，而揆日在初，虽栗气清刚，而寒旣不昌。乃虽遯凛秋，而犹争夕秀，其于时固已难矣。]

乡升廉以脂辖兮，[齐惻皆切]明夜以庶格。猘獮午于周原兮，归魂蜚[肥通]其犹未莫。[谟自切。]

[脂，脂车也。午，旁午也。蜚遁，远引也。莫，安也。壬午岁，举孝廉于乡。方上公车，冀得出身致主，齐明夙夜，庶有感通。乃李自成犯顺于秦晋，口口蹂践于畿南，狼狈南归，粪全肥遁。而张献忠入楚，湖南全陷，奔窜不宁。]

胜调周饥于紫蛙兮，永眇视于跃马。奋残形以殆庶兮，危季叹于撩虎。

[胜，龚胜。《王莽赞》紫色蛙声。永，任永。《三都赋》：公孙跃马以称帝。《易》：颜氏之子，其殆庶乎。季，柳下季。《庄子》：柳下惠以孔子见盗跖而叹之，子曰：“撩虎须几不免虎口。”癸未冬，张献忠陷衡州，捕人士补伪吏，时绝食伤肌，以脱其污，庶几龚任二子之意，然其得免虎口者仅矣。]

释余桎于曾波兮，导告余浸以滔天。行汨灾而后嬰兮，马壮拯其无人。哀轮萦以瘳愁兮，袭宵永而辞晨。[天叶]

[曾，层通。导，导人戒涂者也。《易》：用拯马壮。言救难当健速也。张献忠入蜀，湖南稍宁。甲申春，李自成陷京师，思庙自靖。五行汨灾，横溃滔天，祸婴君上，普天无兴勤王之师者。草野哀痛，悲长夜之不复旦也。]

鹄俟皇而狂僭兮，蠹蹊田而夺之。岂弗闷其终沈兮，荼良苦其将捋之。步

岑嶭以涓友兮，援余戈而徂征。孤拊和其怒节兮，乾时溃其谁荣。

[《国策》：鹬蚌相持，渔人两得之。语云：孤掌难鸣。《春秋》不讳乾时之战，言能与讎战，虽败犹荣。口口口口口口未久，旋亦败灭，如鹬蚌之持，徒为渔人之利，牵牛蹊田，而牛亦夺也。口口口口口口固将死生以之，岂徒遁世无闷，而终隐之为得哉？故涉历险阻，涓戒同志，枕戈待旦，以有事焉。而孤掌之拊，自鸣自和，至于败绩，虽云与仇战者，败亦非辱，而志事不遂，亦何荣邪！]

骖倣余以荒术兮，皇虽阻其犹平。[叶]胡释余祖之亨遇兮，吝余策于南条。遭申申其离即兮，余情婉以终留。陈介李其曷共[平声]兮，愍有心而长区。[乌侯切]

[荒，大也。术，路也。遭，迟回貌。《左传》：一介行李。区，藏也。举兵不利，遂由耕桂入粤。皇路可通，虽险阻如平夷也。先世既以从王起象，胡为释此不图，而吝南征之策也。戊子冬，既至行阙，所见尤为可忧，迟回再四，已复归楚，而情终系主。己丑夏，复由问道赴阙，拜行人，虽陈力之无可致其靖共，而悲愤有怀，不能自匿，故有死净之事。]

荃服鹭而未闲兮，或进黜而善啼。轩聆律于柜累兮，夔繇庚其若蹊。嫫女离而长谣兮，矧既雨而申洩。余姣固殉于所字兮，苍天正余以无奔。虹奇[居宜切]色其众媚兮，睽星枢以思存。蹇疾頰而婴疹兮，返牢兹以行路。迹违魏以率野兮，魂悽屢其念故。

[荃，芳草，喻君。服，乘也。轩，轩辕。柜累，累柜黍以正律。夔，一足兽。庚，夷庚，大道也。申，再也。洩，霉也。奇，奇袤不正也。牢兹，深闭也。魏，魏阙。时山阴虞山二相公，孤忠济难，反蒙主疑。而朱天麟、王化澄、吴贞毓、郭之奇、万翱流辈，犹恣奸佞得进用，结叛臣陈邦传，下谏者金堡等于岳，几杖杀之。夫哲愚之量，今古不齐。有黄帝之聪，则柜累可察。若一足之忧，则坦道如蹊。然则众人之愤愤，固不能欺余心之炯炯矣。时值倾覆，若谷菴之嫫，仇离之女，既不能已于长谣，况幸值事几之可力，若久旱之雨，而奸邪偷一日之利，更欲圯坏，如乍雨重霁，安能不益其痛器邪！唯余一意事主，不随众狂，而孤立无援，如彼何也。群奸畏死贪赂，复阴戴孙可望，如舍日而媚虹。北辰固为天枢，非彼所思存，睽而去之，如遗屣矣。既三谏不听，谏道穷矣。乃以病乞身，遂高行阙。而心念此去终天无见吾君之日，离魂不续，自此始也。]

符威沦余离凶兮，欣长摧而数讹。沮余志之不充兮，畴饰非于未化。[叶]

[威，灭。沦丧之祸，果合符于所谏。庚寅冬两粤俱陷，死于乱兵者几矣

。固誓捐生，而势不便，天不即与孤臣以死，数之讫也。静言自责，盖亦志之未充，故犹波流以有今日之生。方之古人，于斯愧也。诂云遁迹穷山，不为降吏，遂得天日之诚文饰，而致于贞夫之列！]

后适河以拂训兮，辅志鹳而逢怒。配与旬其交佛兮，何所肆余之雅武。屏服昧于蒸原兮，震伐方以流耳。口口既余之永仇兮，王鈇亦维以悼纪。徊葛荏余紕蹢兮，眄余天而未可。[叶]夙延清而饮虚兮，纷莫知余之所甫。

[天王狩于河阳。仲尼曰：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训。季文子曰：见无礼于其君者，犹鹰鹯之逐鸟雀也。《易》：配主谓君。旬，均也。谓所与同志事君也。佛，戾也。武，步也。屏，退也。服，用也。昧，幽也。蒸水出耶菴山，今谓之黄帝岭。时所避地近其处。《易》：震用伐鬼方。震，大臣之象。王鈇，见《鹖冠子》，谓天子之大权。葛，蔓草。荏，柔木。言相紕縈，动即仆蹢。天，所宜尊者。甫，美也。时上受孙可望之迎，实为所挟，既拂君臣之大义，首辅山阴严公，以正色立廷，不行可望之王封，为可望贼杀。君见挟，相受害，此岂可托足者哉！是以屏迹居幽，遁于蒸水之原。而可望别部大帅李定国，出粤楚，屡有克捷，兵威震耳。当斯时也，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土以藏身，欲往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，进退萦回，谁为吾所当崇事者哉？既素秉清虚之志，以内决于心，固非悠悠纷纷者能知余之所好也。]

恩崩登之逝绝兮，介矧歎其无几。皓汔染于中迁兮，叹颓龄其曷改。[叶]鳧唼鱼而泛行兮，愈流睐以怡旃。鷗遂胥以召嬉兮，駮不信其已然。

[为不善如崩，易斯速也。为善如登，难斯劳也。其始也一几之决，其终也相去邈绝矣。共几微之介，矧汶难知，而转移歎倏。使以皓素之姿，聊且受染于淄黄，而中变其放，则终至暮年，不可复改。是则素抱清虚之志者，能安投于一试邪？夫泛泛之鳧，随波面唼鱼，则人益喜其流荡，怡我心目。若神雀忘其内美，而亦与群游，以致人之叹赏，斯物情之所駮，而亦事之所必无者也。故余之所甫，自非纷纷者之可得而知。]

《屯》建子于锡侯兮，《蒙》纳耦以受寅。[叶]岂初柔之让易兮，丽险窟之何姬。[力鱼切，叶如字]曰维命余不犹兮，奚怵位其不夙。胚父壮以济童兮，妃内景而中穆。俯思返于贞牝兮，哲惧膏之致焚。窃余不知其衅兮，遵原筮以得垠。

《参同契》云：“屯纳子，蒙受寅，谓屯阳在初，蒙阳在二也。屯以济难，蒙以养正，其用别矣。纳耦者，谓蒙二纳妇吉，退治内也。夫屯、蒙各有一阳在内卦，屯以蚤见刚健，得建侯之利。蒙岂不然，而以柔居初，成坎险而让平易，所以然者，则时在蒙昧，不宜急见其刚，素位迟疑，无容怨也。唯是保乾父之刚，内藏其健，纳坎水之景，中守其明，则蒙昧可济，而和靖于心。

是故李萼赴颜公之招，臧洪同张邈之死，成败虽殊，而道在经纶，故得以烈声自遂。今所遇非人，蒙晦无可别之迹，则出身磐桓，不获如彼，命之不扰，唯含贞韬明而已。位既不夙，其可争乎？俯而自思，返于正顺，以远膏火之焚。故事几幽杳，而生平素尚，甘于戢退，斯有垠圻之可遵者也。]

聃当无以尚冲兮，非废用而颓滑。康违堪以木形兮，激契阔于履发。俚龙玄其贞庸兮，矧秉礼于鄴阙。

[《老子》云：“当其无，有车器之用。颓，废。滑，乱也。嵇康《绝交书》自言七不堪。人目康土木形骸，谓不尚饰也。契阔，不合也。履，汤名。发，武王名。子曰：老子其犹龙乎。又人谓嵇康，龙章凤质。俚龙，谓二子皆如龙者。二子以玄为尚，然且在老，则以无为用，非并用而废之，以恣滑乱。在嵇则非汤武之征诛，而不徇司马。况秉礼教于鄴里阙党者，其得弗择地善行，而徒取进趋乎？]

维食阴而质激兮，必吸清以填形。爽脉叛其不来兮，石顽陨而失星。怀冰惻此丝鼎兮，历棘墨其难康。重遄情于荃侧兮，怨霄路之何长。

[爽，清淑之气也。脉，微动也。霄路，天路。夫鄴鲁之教，以理人性，以正人纪，尽之矣。夫人之生，食阴浊以滋形庸，而必受清刚之气于天，乃以充其体而善夫形色。倘此清刚之气，见利斯昏，叛去形质之内，则如星陨为石，不复得为星矣。所以怀冰自戒，忧此一丝之系九鼎，历于纆蹢之涂，惧不得夫安步也。其自念名义既如此矣，而爱主之心，尤不能忘。遄寄此情，欲往就之，奸雄窒路，如天难登，如之何其弗怨也！]

狂愤忧而自弃兮，耿三岁而孑迁。远清尘余稚幕兮，抑朋蹇其企连。巴骨出而仍掉兮，虎灵藉而养巽。尸鼎号以隳庸兮，矧自古之多券。

[稚慕，如稚子之慕亲也。《易》：大蹇朋来。又，往蹇来连。谓相率以济蹇也。巴，巴蛇也。巴蛇吞象，三年而出其骨。掉，掉尾也。藉，假也。鼎，大也。鼎号，谓天子之大命。尸，如祭者之尸，代居其位。庸功也。自违君侧以来，于兹三岁，而孤踪屡迁，望属车之清尘，而深其慕忆。盖愿得朋以出大蹇，倘值其人，乐与来连者矣。乃如可望者，若巴蛇之饱，飏尾而游，而大君之威，虎为狐假，反退养夫巽顺，若此者岂足以有为。神器大名，不可以久借，功之无成，固其所矣。桓温矢志于枋头，刘裕覆师于关内，今古如一，有心者去之唯恐不速也。]

遂托膏[去声]以归音兮，虽先露其何怨。邻化哀而狎悖能兮，岂不知秋驾之可学。媒与鸩其逌播兮，覆悔几之先觉。梦宵征之轻驰兮，畏失轡于罔泐。[叶]昏左次余骚莢兮，傲神悯而启彭。

[哀，公牛哀也。七日而化为虎。《离骚》：蜺悖直以亡身。能，黄能

，三足兽。秋驾，御法。梦学秋驾事见《庄子》。罔泱，荒远貌。彭，行也。使为可望者，能如郇伯之为膏雨、俾得遂所托以西归，则虽溘先晨露，固所愿也。以今者所居非干净之土，所邻而狎者皆化兽之人，则岂不欲学御而得以驰驱哉，乃其或为良媒，或为毒鸩，逡杂摇摇，胥不可测。既已觉其不可托，是以逗留而不住，则将使我终不得遂西归之志者，斯几先之觉也。使茫然未觉，则往而不叶，归于一死而已，岂不愈于邻虎而狎能哉，故曰悔也。既已觉之，则非死之恤，而失身之为忧，是以梦轻驰而终畏罔泱。人之已穷，神或通之，故当左次忧独之际，希冀神之见悯而启以所当行焉。]

俦勉释余之棼绪兮，曰穷通天以迓之。帝攸箕以贞伦兮，范有事于稽疑。袞端策而氛眊兮，火出泽以章景。宗庙震于悔端兮，劳再告而益昷。

[停，友也。箕，箕子。火出泽上，睽卦。卦六爻，初士，二大夫，三卿，四公，五天子，上宗庙。震，动也。内卦为贞，外卦为悔。上九，老阳变动，故曰，震于悔端。再告益昷，谓凡两筮，肯睽上九，神之所告，其义甚明，疑可决矣。]

好逑昵其姝俟兮，猾貌之庸猜。施肤寸以征合兮，群淫解而卷霓。诚豨溷其难测兮，魍冯轼而增怪。印孤清以弗堪兮，歧不察其所决。[猜叶]

[此演《睽》上九之辞，而详玩其占。好逑姝媛以俟，谓婚媾也。猾，寇也。既为好逑而毋庸猜，则所谓匪寇婚媾也。泰山之云，肤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遍天下，则雨矣。雨则霓为之卷藏，正气昌而淫气不成，如此者以征则疑释而道合，所谓往遇雨则吉也。豨，豕也。溷，不洁也。谓豕负涂，难测其不洁之心也。魍，鬼也。冯轼，在车中也。谓载鬼一车，其情增人之怪也。豕负难测之秽，鬼增妖怪之情，则以睽孤之道处此，而欲保其清贞，固难堪矣。夫曰婚媾，曰遇雨，仪宜往者也。曰鬼，曰豕，又似不宜往者。一爻之占，歧而不合，安能察而决之哉？决，决也。]

讼徙倚而倘逢兮，彖既章余以崇别。女同闺其各袂兮，孰嫫与施之可颀。众美少之膏濡兮，忘衷狠于饰柔。中[仲]淳耀其瞳眈兮，盟登天而果求。虽舆祆其勿恤兮，矧弋矢之有时。保昆烈以延昭兮，颺杲质于素思。[颀叶]

[讼，内讼也。中心聚疑，如聚讼搜。徙倚，不定也。《睽》之教曰：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。袂，所以自饰者。嫫，嫫母。施，西施。少，少女，兑也。膏濡，泽之美也。《兑》内刚外柔，柔以节狠也。中，中女，《离》也。淳耀瞳眈，日之光也。登天，照四国也。舆祆，亦载鬼之义。弋矢，谓后说之弧也。昆，大也。延昭，谓致光于身也。颺，合也。《睽》上九之象辞，其疑不易决也如彼。中心聚讼，欲得遇卦意以决之，乃观于彖，而知《睽》之为道，不苟同而尚别，二女之志不同，莫之与恶，岂可颀颀而同居哉！今卦爻之动

，不动于《兑》，而动于离，且《睽》者，《离》宫初世之卦，则道宜用《离》明，而不宜用《兑》说。众人无知，为少女所惑，摹其膏泽，而忘其衷情之很躁，则以可望为归者固矣。若夫中女之含光以照四国者，则非专壹其心于忠贞者，不能求也。使诚得主而为之死，量鬼车其勿恤，况今之张弧者，自有其说弧之时。命在天而志在己，唯观其象，玩其占，保吾正大光明之气，以体白日于丹心而已，奚复问津于少女之悦，狼羊之躁哉！于占既然，素志亦尔，神与心协，守其昭质，暗投之侣必谢，幽栖之志益坚矣。]

乱曰：天昧冥迁，美无耽兮。方燠为泽，已日霪兮。凿秕孔劳，矧怀婪兮。督非我经，雌不堪兮。专伏以需，师翰音兮。幽兆千里，翼余忱兮。仓怵写贞，疾烦心兮。贸仁无贪，怨何寻兮。〔侵覃二韵通叶〕

〔天，理也。昧，幽也。耽，久著也。已日，更一日也。凿，熟舂也。秕，粟皮。《庄子》：缘督以为经。督如人身之督脉，居中而行于虚。善不近名，恶不近刑，不凝滞而与物推移，所谓缘督也。仓怵，忧貌。贸，求也。天理幽隐，初无定在，迁移于无迹之中，则昔之所可，今或否矣。其得立一必美无恶之事，以耽著而沈溺之哉？如方久旱，则得雨为泽，更日不止，又为苦露。方其四海沦胥，不余尺土，则矫制兴师者，固以足音慰空谷，而久假不归，鬻深改玉，名为汉相，实汉贼矣。君子之不幸而当此也，留则河山非有，往则逆顺无垠，求以洁身而报主者，如凿秕求精，亦已难矣，况敢怀富贵之褊心，当去留之大事乎！与物推移而知雄守雌，以苟全其身而得利沙，既非所能为，则将退伏幽凄，俟曙而鸣。今孤臣在千里之外，吾君介存亡之间，住迢既绝，来踪未卜，唯幽冥之中，若有朕兆，可翼余忱以必达。人不可谋，天不可问，寸心孤往，且以永怀。思主则怆怵而烦心，仁求则坚贞而不怨，《章灵》之作，意在斯乎！〕

薑斋文集卷九 赞

陶孺人像赞

孝而殉，国人所闻，奚俟余云。慈以鞠，不究其粥，奚以相暴。静好尔音，函之予心，有言孰谏。偕隐之思，已而已而，焉用文之。天或假尔以后昆者，仿佛不迷，唯斯焉之为仪。

题熊畏斋先生小像赞

炉烟篆轻，茗盃香清。天归绮阁，人在瑶京。谈霏玉屑，度挹芝英。养丹山之彩凤，族丽景而飞鸣。

杂物赞

雨坐无绪，念平生风物，或时已灭裂，或人间尚有，而荒山不得邂逅，各为叙其原委而赞之。诸有当于大制作者不与。感其一叶，则摇落可知已。

发积〔糊纸作钟馗状，髯而执简，空其后，挂壁间，以纳栴余之发。〕

神力愤盈，食妖充馁。谓发离巔，其类维口。顾巔已口，口繁有徒。玄冠赭袍，云胡其徂。

气通〔镌方玉管作绮疏，方暑簪之，以泄蒸溽。亦有冶银及刻岛羽本为之者。〕

百阳趋首，郁则或職。玲珑旁引，纾此亢息。阴升阳脱，不霜而凜。热中汗背，非尔所审。

天蚕丝〔出广西府江山中，猺獐炙食其肉，有丝如金缕，以缀巾圈。〕

弗饱女桑，弗眠苇笛。柔坚赭耀，缀彼金玉。乾纲既裂，孰与维之。千金一茧，不及垣貍。

香筒〔出纳袖中，香雾凝绮疏，则不蕉而熏。沈水木、紫檀、象齿、梭梭竹乃至磨竹，皆任为之。镂人物花卉峰峦，精者细入毫忽。〕

香魂化虚，留之以凝。褰衣闲闲，偕尔寝兴。口口之夫，莠箴是逐。无所置尔，祛如口口。

鬼见愁〔亦草木之实，生武当山谷。或采令童子佩之，云辟鬼魅。状类粤西所产猪腰子，而圆小精润，茶褐色，有深黑文缘其间。〕

鬼愁不愁，人亦不知。如彼明王，守在四夷。尔不我佩，鬼愁何有。使尔今存，人胥疾首。

料丝镡〔烧药石为之，六方合成，外如丝，内如屏，花卉虫鸟，五采斯备。然镡其中，尤为绮丽。〕

元夕张镡，汉明创始。穷工取丽，既光且绮。争月摇星，石萤火机。以阴以雨，夺我容辉。

太平鼓〔以铁为棬，輓羊革作一面鼓。棬下施十余小铁环，揭长柄。击鼓摇环，琅琅隆隆，镡夕之巷乐也。〕

三百韶年，河清海谧。欢情踔厉，播于始吉。天山笳哀，渔阳挝断。凡今之人，孰肯念乱。

活的儿〔以乌金纸翦为蛱蝶，朱粉点染，以小钢丝缠缀针上，旁施柏叶。迎春元日，冶游者插之巾帽。宋柳永词所谓闹蛾儿也。或亦谓之闹嚷嚷。〕

喧风未动，春物已翩。人载春心，争物之先。蘼蘼残寝，生意不苏。巢人顶，仍啄其肤。

果罩〔漆竹丝，或烧假珠子为之。中固无果，名而已矣。顾非是则不足为筵。〕

非以给欲，如彼绣衣。目愉心愜，何必不饥。胡孙充噉，偃鼠满腹。安用初筵，贪饕已足。

高柄碗〔茗碗下有足，可拱可把，以架承之。古者尊有禁，笾豆有房，应如此尔。〕

谓尔赘疣，何者非赘。苟便饭蔬，放流奚害。擎拳致肃，无患捧盈。措地不可，而后亡倾。

盒袋〔用乱发结绳，作大目网，纳盘其中，荷之以行〕

匪丝匪枲，取彼乱发。如山既童，柯将焉伐。馈食往来，露其干糒。苞苴不讳，亦孔之羞。

高阁〔小紫竹为架，下敛上张，以度字画及藁纸，挂壁间。〕

截彼湘筠，度我丹策。伸臂以探，携无曰益。今作字者，匪讼则货。藏恐不密，畏尔贾祸。

茶托〔缉小草结之，如蒲团状，大才如碗，藉茶具，不令蒸馥损案漆。〕

使僧如槌，尔可安禅。不坏色相，净理乃全。今者群口，大如修罗。炙手可热，尔其奈何。

垆儿〔大理石为中，乌木为边，似案而小，以承垆香匙瓶。〕

明窗棐几，香缕萦空。终远腥熏，愿承下风，太玄为守，介石为心。君子去我，夜气惟金。

看相〔冶银作箴管粉合，钥囊线囊，直《内则》女子所佩，实去而形存者也。〕

纷帨象揅，女职所勤。用绌形传，聊乐我员。怒马炫妖，裹袖为姿。珊珊冉冉，翼有来迟。

袖笼〔射者衣大褶，则以幅锦裹袖，《诗》之所谓袷也。〕

射维观德，容乃德隅。虽云褊袖，不碍卷舒。削幅见肘，恒有杀容。如鹰常攫，雀鹯其空。

铭

笔铭

为星为磷，于尔分畛。为梟为麟，于尔传真。吁嗟乎，吾惧鬼神。

砚铭〔余两赴端州，未能得一佳石。故水师将军南陵管灿，旧为制使丁魁楚开灵羊峡坑，家有数石，其子贻余一砚。知石理者，谓承之以日则晶荧反射，如浮金乳为独绝，不在虫蛀火鬣蕉叶也。庚寅冬，桂林覆败，为叛吏挟家人夺去。既返山中，无以和墨。刘平思畀一石子，外璞中赋，事差类小龟，即非至者，亦颇受墨。相随二十年矣。平思下世来，倏已五载，钦佩故心，聊为铭之。〕

平思曰咨，天慙尔以死，不替尔思。尔有口知，锡尔玄龟。蠲尔心，莫尔辞，以斯人逃于迷疑。维口口乱夏，聃晷为之尸。砥励尔锋，无滋遗种于兹土

，尔尚不余遗。龟拜稽首，曷敢不式承子之光施。

墨铭

莠澜淳器，惜尔如珍，微言苟伸。尔不吝，灭尔身。

秘阁铭

柴桑无弦得琴理，何用挥毫而藉此。

砚盖铭

黄尘玄埃，切近其灾。苟藏身之已密，彼于我何有哉。

杖铭

莫如信。

拂子铭

所往为之，如彼为也。语助或穷，斯焉取舍。

围棋铭

子入奩，局折纸，将欲何为，勿宁事此。

梳铭〔新安黄将军金台，披缙称广明大师，请余为小传，见赠瑋瑁梳一合，云藏之无用久矣，非先生无可赠者。感其意而铭之。〕

我瞻斯人，皆可赠者。达多迷头，非无头也。岂其远而，神农虞夏。

南窗铭

北窗凉风，南窗夕曛。五柳高卧之心，梦依京洛。悲哉乎！夕堂拂蚁之志，丘首滇云。

观生居铭

重阴蓊渟，浮阳客迁。孰忍越视，终拙手援。物不自我，我谁与连。亦不废我，非我无权。盥而不荐，默成以天。念我此生，摩后靡先。亭亭斯日，鼎鼎百年。不言之气，不战之争。欲垂以观，维自观旃。无小匪大，无幽匪宣。非几蠕动，督之纲钳。吊灵渊伏，引之钩筌。兢兢冰谷，裊裊炉烟。毋曰殊类，不我覩焉。神之攸摄，鬼之攸虔。螻蛄荒怪，恒尔考旋。无功之绩，不罚之愆。夙夜交至，电灼雷喧。

薑斋文集卷十

家世节录

《礼》：大夫有家，《诗》称：有郇家室。司马迁纪列国为世家，下况之辞也。今制：七品以下通乎士，六品以上通乎大夫。先骠骑公肇家于今十三世，虽子孙之弗克构乃家，固得以有家矣。夫之不肖，以坠令闻，又遭兹鞠凶，国绪如线，家亦以殄。呜呼！维我祖暨考之保此彝命者，宁有替也！夫之最晚生，时得敬聆庭训者，十百之一二。随节撰录，肃呈之从长兄万户、伯兄孝廉，僉曰谐汝从。呜呼！后之人其尚念之哉！时口口十有二年季秋月朔日乙未

，征仕郎行人司行人介子夫之谨述。

太原王氏，出自姬姓之后，至离次子威而分，至雁门太守昶而著。口元以上，兴替不一。元末有居高邮州之打鱼村者，断为始祖骁骑公〔讳仲一〕。骁骑公兄弟，或云九人，或云七人。群雄逐元，公兄弟亦起义兵会焉，或歿于兵中。其与公并显者，公弟仲二公、仲三公，皆从太祖渡江。仲一公以功授山东青州左卫正千户。仲二公、仲三公各以功累袭长沙衡州二卫指挥。

骁骑公生明威将军上都尉公〔讳成〕，从成祖南下，功最，升衡州卫指挥僉事，乃宅于衡。

都尉公生嗣都尉公〔讳全〕，嗣都尉公生嗣都尉公〔讳能〕，皆袭世职，终于官。

嗣都尉公生昭勇将军上轻车都尉公〔讳纲〕，累官江西都使司都指挥僉事。轻车公风裁刚正，娴治文墨。掌卫事时，与太守古公，偕见直指使。古公自司马郎出守郡，执旧属礼，与公争西上。公据祖制折之，曳落其裾，直指使以公为直。会同里刘黄公昊请于廷，修南岳庙，部推公能，檄入川采木，归督造庙，岿然帝制，崇丽冠五岳，所费不过五千金，皆公所区节也。事具商文毅公輅碑记。后官江西，与藩臬会紫薇堂，藩使以公伉直，欲以文墨相难，连缀韵语，公应口和之如夙撰，藩臬使皆为敛容焉。

轻车公生骠骑将军上护军公〔讳震〕，字东斋，累官镇守柳庆参将。始轻车公所与伉太守古公者，擢大司马。骠骑公以舍人袭职，过司马门下。古公阅世系状，如为轻车公子，问曰：“汝王某儿邪？”应曰：“诺。”古公曰：“王某文武材也，此正思擢之，以纾边急，今岂其没邪？”对曰：“某父以某时历江西都使，卒于官。”古公怆然改容，作而叹曰：“汝父风采，今日若在人目中。虎父不生豚儿，汝但好为之，无忧不大用。”护军公泣伏再拜而退。逮致政里居，每举以戒子孙。至先君，犹能详道之如昨日事。呜呼！先正体国用人，争而不法如此，天下何得不晏然。顾非轻车公之大节，实有以厌君子之心者，亦无以得此。骠骑公累官二品，家无余赀。柳庆居百蛮之冲，怀柔震疊，不侵不叛，其承堂构而报元老之知，亦有所自来也。

骠骑公长子〔讳翰〕袭职，累官都使，卒，赐葬祭。第四子处士公〔讳宁〕，号一山居士，始以文墨教子弟，起家儒素焉。

一山公长子顺泉公〔讳亨〕，郡文学。次掌故公〔讳雍〕，号静峰，应隆庆四年乡贡，初授武冈州学训，升江西南城县学谕，致仕，卒于家。掌故公纯懿宽厚，推重伦辈，凡应贡者，类以捷得相竞。公届饬满，请让于所受业师，学使者义而许焉，公以迟之间岁。家世弁组，颇务豪盛，公苦吟清澈，不问家人业。或故诘公曰：“一石谷舂几许米？”公曰：“一石米。”轻薄者笑焉。

，公亦不怒。其敦长者行类如此。夫之童年，曾于先君篋中，见公试论一帙，今忘之矣。记其仿佛，清健朴亮，似杨贞复手笔。至论留侯用四皓争太子，非大臣体，王茂弘不得为纯忠，盖补《纲目》所未及也。

掌故公生三子，长次峰公〔讳惟恭〕，次少峰公〔讳惟敬〕，次太素公〔讳惟炳〕，补郡文学。少峰公之始生也，掌故公寝有奇征，故小字曰寝。公姿貌森伟，长六尺，髭须疏秀，瞳光透出十步，伉爽尚大节，饮酒至一石不乱。岁时衣大褶，戴平定帽，坐起中句矩。或劝公曰：“君阅阅胄子，郎君又以儒名家，独不可以儒服乎？”公笑而不应。掌故公之卒，以赀让弟太素公，随散随益之。终身不见一长吏，亦不褻裾于富贵之门。纵酒自匿，而竟日口不道一里巷语。遇人有不可者，面斥无讳，而姻党敬爱。牛平如一日。居家严整，昼不处于内，日昃入户，弹指作声，则室如无人焉者。课先君洎仲叔二父诵习，每秉鐙对酒，寘笔砚座隅，令著文艺，恒中夜不辍。仲父偶戏簪一花，萼见之，作色曰：“此岂吾子弟邪！”故先君兄弟终身不有华曼之饰。先君年在既立，声望已著，每小失意，犹长跼逾时，必痛自谢过乃已，或时为劳勉焉。夫之少不肖，蒙谴于先君，仲父述此以见诫，相向唏嘘已，哽塞不能竟语。公年五十三，早卒，大中丞李公焘为表墓焉。元配冯太孺人，无所出。继配范太孺人，生三子，长先君，次仲父牧石先生〔讳廷聘〕，字蔚仲，次季父〔讳家聘〕，字子翼，皆郡文学。仲父和易而方介，恬于荣利，博识，工行楷书，古诗得建安风骨，近体逼何李而上，深不喜竟陵体诗，每颦颔曰：“何为作此儿女嚬呢！”晚岁筑室垆外，号曳涂居，蒔花植药，怡然忘物，每谓漆园吏、东皋先生去人不远。生长兄玉之，起邑文学，以继绝嗣祖职，官指挥使。季父儒而侠，不屑家人业，裘马壮游，敦友睦，事先君如严父，生珍之。

先君〔讳上从从月，下从耳从〕字逸生，一字修侯，志考亭闽山之游，以颜其居，学者称武夷先生。少师事邑大儒伍学父先生定相，研极群籍。已游邹泗山先生德溥之门，讲性命之学。万历间，为新建学者甚盛，淫于浮屠。先君敦尚践履，不务顽空。尝曰：“先正有言，难克处克将去，此入德第一持循处，吾力之而未能也。”一切玩好华靡，不留手目。笃孝敦友，省心减务。窥所渊际，大概以克己为之基也。雅不与佛老人游。曾共释憨山德清谈义，已闻其论，拂然而退。终身未尝向浮屠老子像前施一揖。甲申岁，以寇退遗骸满野，募僧拾而瘞之，并使修忏摩法。仍曰：“此自王政掩骼之一事，顾今不以命之僧。吾惧仆佣之狼籍也。已属之矣，固不容执吾素尚而废其事。此亦神道设教之意，汝曹勿谓我佞佛而或效之。”

少峰公早世，夫之兄弟不及见先君色养。闻诸先孺人，终少峰公之世，有所呼召，未尝不称名以应。每加戒训，则长跪中庭，非命之起，至客至不起。

已乃煦然，无少见颜色。少峰公卒，柴毁泣血。免丧，亲故乃不相识。在殡食一溢米粥，力疾执葬事，畚鍤栽植，躬无慵力杂作。范孺人之疾革也，先君方授生徒于衡山。范孺人不欲先君之亟归，逮属纊，仲父方以信走报，犹讳言小测。时已昏黑，就主人借一骏马，驰百里，丙夜抵家。先君体清羸，素不习驰，纵辔驰阴黑中，把火者不相及，卒无倾蹶，闻者以为神助。及归已复魂矣，匍匐号血，水浆不入口者三日。范孺人以痰疾终，收所唾盂，藏之苦次，每捧以哭，殆于绝声。每上少峰公、范孺人墓，酹酒泣下。耆艾之年，犹作孺子泣。岁时荐于寝，整衣鹄立，屏息摄足。茶醴之奠，必躬执焉。夫之兄弟间请分其劳，皆不听许。待仲叔二父，终身无一间言。或遇拂意事，相对二父，则笑语如常，脱然忘其所忧戚。一觴一咏，评古跋今，谐适送难，欢如朋友，而危坐正膝，不伤于媿。至于衣无私主，财无私藏，则初以为适然，未尝留先君胸中，不足细述也。

万历间，诸以理学名者，拱手曳裾，糴褶峨巾以为容。先君口无过言，身无慢度，而坦易和粹，衣冠亦如时制，无所矜也。崇祯初，文士类以文社相标榜，夫之兄弟亦稍与声气中人往还，先君知之，辄蹙眉而不欢者经日。丙戌岁乡试楚士于湖南，刘浣松水部明遇以点定墨牒属夫之，已授之镌者，先君怒曰：“汝以是为儒者分内事邪？”卒不许竟其事。大约窥先君之志，以不求异于人为高，以不屑浮名为荣。故性不喜饮酒，而留客卒欢，或至中夜。不以断肉禁杀为仁，而启蛰方长，终无侵害。食品非鸡鹜豚鱼，未尝不筋。终身不过狭邪之门，而对歌舞亦为之适然。投牒归隐，未尝岩淒谷饮，而盘桓斗室，竟岁不履城市。自非忠孝大节，卒不修赫赫之行，此以恒久而不可乱也。

先君为制义，风味似冯具区，诣人似朱大复。每以理极一往，翔折取意为至，而不多取绩藻。论文则以极至为主，恒苦作者不能臻己所未到。早受知于邑令胡公，[忘其名]自童子中，以国士相期。会学使者有所拂于邑，故抑先君以示意。继新安立斋王公宗本令衡，复深相知。凡两最童子科，乃补郡文学。以文字相知许者，义兴周公应修、太湖马公人龙、四明陈公圭、温陵刘公春。

先君以万历乙卯、辛酉两副秋榜，分考胡公允恭首荐，太史西溪缪公昌期业定录名次，以封策中犯副考朱黄门童蒙名，黄门不恠，置乙第。是年熹宗登极，以恩予副第者贡太学。先君年已五帙，倦于文场，叹曰：“余分在此，且筮一命。或得报政而邀王言，以补禄养之不逮也。”遂应贡入辟雍。历满应部铨，时选政大坏，官以贿定，授正八品官。先君素矜风轨，及是相知闻者，谓必罢选不就。先君笑曰：“积薪何常之有。我应此小用者何意，无亦聊与优游，而以悻悻去哉？”初，仲父闻之，亦为扼腕。先君自都门归，欣然尽遣诸胸

中，仲父叹曰：“吾兄所谓贤者不测也。”已赴谒选，会乌程当国，操切以希上旨。其姻家唐元弼者，乾没副贡籍，求府判所部核罢之，乌程怒，为罢铨郎。新铨郎〔蔡相弈琛〕会乌程意旨，苛按辛酉副贡，移仪曹，索故纸，束涇甚，暗索贿焉。先群曰：“是尚可吏也乎？吾以求一命为先人故，俛折至此。若出隸吏胯下，以重辱先人，是必不可。”诣仪曹辞罢。大仪慈溪冯公起龙笑谢先君曰：“观生气固不可折者，吾为选，君必旦暮为除遣，何有长者而作少年拂衣意气乎？”先君正色长揖而对曰：“无所辱公嘉惠。某有田可耕，有子可教，终不敢欺天，以暮夜金博一官。”碎假帖而退。夜买驴出春明门，遂归。蒔药灌畦，若未踏长安尘者。家居十七载，不一至郡邑庭，亦不通杂宾客，非两叔父外诸从洎及门问字者，往来都绝。长吏到门，以疾却刺。夫之举主欧阳方然先生〔讳霖〕相过，请见者三，乃一报见而止，犹不恚者终日焉。

先君少治《诗》，徙治《春秋》。蹶屣束经，走安成亭州问业，所向即倾动人士。已授生徒，稍为研凿。及门达者，先舅氏孝廉谭公允都、举首欧阳节庵瑾、开建令经元贵阳马丹邻之驯。晚岁端居屏人事。里社后进，间因夫之兄弟以文字求点定，时际欣适，亦为论次。如郭季林凤趾、夏叔直汝弼、何伟孙一琦，皆所鉴别，俱为名孝廉。会丧乱，不得竟其所至。先君和粹不立城府，燠然无所抵牾于物，顾所不可，纤毫不以折意。方谒选时，邑大常卿陈公宗契、零陵铨司蒋公向荣，深相引重，欲为先君地，皆笑而谢之。大参陈公圣典会先君，因致书长安达者。先君受之，中涂发械，有先容语，遂不复致，橐之而归。初欲返之大参，已而曰：“何用作此晓晓折彼意为？”因不果返之。营道骆都督思恭掌金吾事，监修国史。史成，例荐纂修者，晋所考秩予速选。以同乡故，咨先君于部。先君亦笑受其咨，既终不以赴部，亦不以返于骆，留笥中，抵家乃焚之。盖先君大节求尽于己，而不标君子之名以自炫，大要如此。壬午冬，夫之上计偕，请于先君曰：“夫之此行也，将晋贄于今君子之门，受诏志之教，不知得否？”先君怫然曰：“今所谓君子者，吾固不敢知也。要行己自有本末，以人本而己末之，必将以身殉他人之道，何似以身殉己之道哉？慎之，一人而不可止，他日虽欲殉己而无可殉矣。”呜呼！先君子训，如日在天，使夫之能率若不忘，庚寅之役，当不致与匪人力争，拂衣以遁，或得披草凌危，以颈血效嵇侍中溅御衣，何至栖迟歧路，至于今日，求一片干净土以死而不得哉！海尔谆谆，听我藐藐，小子之弗克靖也，人也非天只矣。

初，伍学父先生与先君为师弟子，而相得如友生，先生藏书万余卷，居恒谓家君：“此中郎所以贻仲宣者，行归之子。”后先生猝得热疾，懣急不能语。先君躬执药食，先生目语先君，如将有所授者，先君辄俛首不答。归而叹曰：“吾宁负先生治命，不能受仲宣之托也。”先君严于取与，大率如此。夫之

所目击者，未尝轻过一人饭，亦未尝辄受一人名刺。凡夫之兄弟所交游，稍有笺扇之馈，心峻却焉。伯兄己卯上北雍旋，于白下市縛〔音线〕绢制袷衣，著绵以进，弥月不敢呈，渐因先孺人奉之。笑视良久，取而藏之，经冬不御。间岁，仍返诸伯兄。伯兄复因仲父婉道意，乃以所值授伯兄，始取服焉。两兄洎夫之有茗果羹脯之献，月不敢再。间月进之，亦多纳而不尝。两兄省试归，曾买小说一帙奉先君，为解颐之助。开卷视数则，辄束焉，嗣以遗族叔，且曰：“此儿子所奉也。”仲父以间言曰：“兄之子，幸免不成立。所奉亦笔舌所得，何峻拒之如是？”曰：“其人则吾子也，其物则非吾有也，以吾一人者用物于天地，而数人者取天地之精，不已汰乎！且清心省事，徒以行之他人而不行之吾子，其亦以此忤物矣。邑吾以此教豚犬子，尚不能不轆轳浮沈于名利之际，柰何复决堤而先之泛滥也！”凡受业于先君者约数十辈，束脯之仪，以贫而却之者半焉。时亦有所赉予，及为人排急难，要未尝轻先期诺之。贤者不得而亲，不肖者不得而疏也。夏竚冬絮，拥膝危坐，间终日而不一语。自夫之有识以来，二十年如一日，亦姻党僚友所共知，无得而间焉。

先君严于自律，恕于待物，即僮仆亦未尝深加诃责。以少峰公茔墓为族人不肖者所犯，一讼之有司，此外无一字入郡邑。曾衣新缁褶过城廛闾，有鬻薪者，醉而突出，以所荷杖刺衣幅裂，落其裾。其人惶遽，故狺狺作不逊语。先君笑曰：“待我执汝索偿，而始作此状未晚，今且去不须尔也。”其人虽醉，不觉膝之屈也。先君亦顾而去之。又尝晏出，门外有鬻豆糜者，踞坐门槛，命之起不起。稍正色诘之，顾瞋目直视，捧其糜掷中先君，巾服皆渍，先君徐步入内易衣，家人皆不测所以，先君亦不语以故。徐闻门外喧豶，则邻左人共搏其人，尽以所鬻糜投之沟中，摔而将系之矣。先君易衣毕，遽出语搏者：“彼幸未有所犯于我，直蠢愚不虑难尔，何忍令其荷空甑归，无用以对妻子为？”如其值而授之钱。邻人皆惊讶，余怒不已。诘旦乃笑而谓之曰：“子昨者之怒，今可以忘乎未邪？”故里中之醉而号者，争而斗者，樗蒲而相逐者，惟恐令先君知。邻有贵介子弟任县令罢归，不能辑其奴客虐侮市价买小民。先君遇之，则正色视之。虽未加诋诃，而无不仓皇失措者。后遂渐畏而改焉。凡里中郡邑文学，有数至公门请谒者，皆令携巾衫人走间道，不敢经过门闾。先君后渐闻之，叹曰：“夫我柰何使人徒畏！”遂以禁步门内。又曾以孟冬携夫之上一山公茔，归渡耒水，操舟人索钱不已，从人与之争，其人醉而狂詈，刺刺不休，奋石相掷，及失之马首。夫之于马上劝止之，愈不得止。夫之怒，令人搏之。其人掉舟中流，无可如何。先君见夫之怒不可遏，从容上肩舆去。使人传命云：“此何难，且归，徐告于有司捕系。”夫之乃迴辔而反。抵家，先君色既不忤，又不一语及之。夫之不敢请。迟之数日，乃曰：“前者操舟

狂夫，何以下属之有司乎？”俛而微笑。夫之不觉汗之沾颐，先君乃为好语慰藉而起。

先君教两兄及夫之，以方严闻于族党。顾当所启迪，恒以温颜奖掖，或置棋枰，令对弈焉。唯不许令习博口击球，游侠劣伎。间坐则举先正语录，辨析开晓，及本朝沿革、史传所遗略者，与前辈风轨，下及制艺，剔镫长谈，中夜不息。两兄淳至，无大过失，时或以小节违意旨。夫之少不自检，多口过。每至发露，先君不急加诘谪，唯正色不与语，问亦不答。故夫之兄弟亦不易自请愆焉。如此旬余，必待真耻内动，流涕求改，而后谴诃得施。已乃释然，至于终世，未尝再举前过以相戒。庭庀之中，喧日严霜，并行不悖。恒谓处人己之间，当令有余，亲如子弟，贱如奴仆，且不可一往求尽，况其他乎！昔在京师，见一名豕宰，大书榜云：“本部既不要钱，如何为人要钱。”亦何至如此以为君子邪！故其施于家者，张弛如此而。夫之兄弟亦幸以免于恶焉。

崇祯癸未，张献忠陷衡州，钩索诸人上，令下如猛火，购伯兄及夫之甚急。先君为伪胥所得，勒至郡城。伪吏故为软语，诱先君致夫之兄弟。先君张目直视，终不答。伪吏怒，将羁先君。先君叹曰：“安能以七十老人，俛仰求活！”沐浴易衣，就亲故告别，将以是夕投缳。夫之闻先君在系，乃残毁支体，舁箠到郡，守候彻夜，乃不果。明日遂以计脱遁。黄冈奚鼎铉始以文字与夫之相知闻，至是陷贼中为吏，力脱先君于险，先君终不与语。

永历丁亥，夫之避居湘乡山中，伯兄匿迹东安之四望山，先君间寄手书至曰：“汝若自爱，切不须归，勿以我为念。”时八月二十三日也。书发之明日，遂以觐疾。伯兄踉跄先归，夫之以次还，先君顾不喜。已乃力疾率伯兄及夫之上南岳峰顶以隐。俄而疾急，乃曰：“吾居平无一言可用教汝兄弟者，况今日乎！我即不起，当葬我此山之麓。无以棹行城市，违吾雅志，且以莹兆在彼，累汝兄弟数见诸不净事也，”卧病三月，未尝有一呻吟之声。十一月十八日平旦，扶起晏坐而终。先君之于患难生死，有如此者。

先君于文词诗歌，不数操觚。盖以简桢性情，惧艺成之为累也。早岁与学父先生洎诗僧复支，颇有酬和，皆削其稿，尽无传者。夫之所获见者，送邑侯梁东铭志仁人计序，及赠处士陶翁〔万梧，夫之妻父〕文，今皆忘之矣。又曾于刺尾得睹过应山平靖关一绝句，今附录焉：“楚塞横开西接秦，平沙风起柳花春。即今江北须回首，渺渺江南愁杀人。”崇祯戊辰春所作也。

先君于书法不求甚工，而终身不作一行草及纵笔大书。易箠之岁七十有八，先卒三月，所敕夫之兄弟手札，皆蝇迹雁行如界画。少所读书，收束洁齐，五十余年帙卷如新。上平未尝败一陶器。残楮剩稿，岁聚而焚之。食无兼味，饭止一盂。饮酒不见酒容。诸非时蔬果，烹饪失宜者，绝不入口。茸屋取蔽

风雨，所居一室，净几垚壁，萧然无长物。禁夫之兄弟不令置田宅，仅以给一年丰凶之中为止，曰：“安有儒素而求田问舍者，且贪之媒而祸之始也。”大欢不破颜而笑，大怒不虓声而呵。北还遇盗于良乡县界，掠夺殆尽，会有中承赴镇遇焉，遣人存问，并邀往见，欲为追捕，先君谢而不往。唯一笥中余二十金，同行者多有所余，而故闕之，以穷告，先君遂分所余授之，不取偿焉。凡此皆细节不能具志，要非先君所留意，聊赘一二语以记素业，用示诸后云尔。

先君元配綦孺人，外大父掌故公〔讳口〕。綦孺人淑顺孝姻，生子一，三岁而殇。孺人以万历甲午岁卒。继配先太孺人姓谭氏，外大父处士念乐公〔讳时章〕。念乐公性和恺，为敦笃长者。顾崖岸嶄峻，不可干侮。曾游巴蜀，有姻戚宰充国，往访之，因稍留廨舍，其馆客倨谐，一言拂意，不辞而出。匹马走江滨，顺流泛三峡而归。主人数道追赆，已弗及矣。其标致高远如此。念乐公配欧阳太母，生子三，长惺欽公〔讳允阜〕，季玉卿公〔讳允琳〕，皆邑文学。中子小酉公〔讳允都〕，中天启甲子乡试，乙丑上春官以文句犯权奄，置乙第。女二，长即先孺人，次适文学伍季咸公一盈，遇乱为贼所得，不屈，骂不绝口，贼以刀环乱筑致殒。先孺人生伯兄介之，中崇祯壬午乡试。次仲兄参之，弘光选贡，未就廷试，遇乱以疾先先君卒。次不肖夫之，以壬午举人，授行人司行人，予假养病归山，今行年四十矣。孙七，敕、敞、勿药、致、攸、勿幕、敌。敞伯兄出。敕、致，皆仲兄出。勿药、攸、勿幕、敌，夫之出。敕以孝殒于难，致早夭。曾孙一，生祁，敞出。

先孺人年十九归先君。以少峰公之严，虽先君及两叔父藉甚士林，未尝少为假借，顾于先孺人，则不能不喜道之曰：此孝妇也。先孺人终未自言所以事舅姑者，今故不能述其详。间闻之叔母云：少峰公泊范孺人存日，起恒不待晓色，夜则暗坐彻丙夜。若浆酒饵以进者，不敢使烹饪刀砧之声闻于外。隆冬不炉，惧烟焰之达也；盛暑不扇，惧其作声响也。与侍婢语，必附耳嚅呶，虽甚喜笑，不见齿也。少峰公昼出于外，薄暮入，则涤器移案之类，都不复作。如是者终少峰公之世。间归宁，外大母颇加慰问，则对曰：“居家固如是，未见翁之独严也。”外大母后述之，辄以为笑。少峰公卒，范孺人虽慈恺，亦不忍不以事少峰公者事范孺人。执三年之丧，哀泣瘠毁，倾笥篋以襄大事。迨释服，无以即吉焉。与仲母吴太恭人相得如骨肉，白首无间言。一庭之中，兄弟闾闾于外，妯娌雍雍于内，欢然忘日月之长。后虽析居，间十日不往还，则怵怵若失。季母万晚得奇疾，性稍乱，先孺人一往问之，则流涕竟日。其卒也，一恸几绝。从大父太素公，暮年丧子，与朱太母就养先君，酒茗必清，蔬脯必治，饴粥果饵，逆探其意而供焉，二十年如一日。每逢綦孺人生忌，躬设香茗拜荐。事掌故公如父，綦太母如母，向卒五十年，言及犹为惨然变容。对先君如

承严宾。先君夙有痰疾，煮药调食，必躬亲执事，不以属之子妇及委僮婢。先君疾革时，先孺人新自病起，羸弱不振，顾蚤起晏息，篝火亲事，一如其素焉。家承严政，内外栗肃者九代，自先孺人易之以和恺，育夫之兄弟恩九而威无一，遇诸新妇则纯用柔道，谈笑拊摩，终岁不一蹙其眉，即有过失，不加诃谴，徐俟其悔悟而后微戒焉。顾恒叹曰：“吾性不欲以严待人，自此以往，流及于后，将有不率而反唇者乎？虽然，佳儿女岂须人诃责，不肖者操之，益横出矣。人日趋下，顾非吾作法之凉也。”先君宦学四方，家徒壁立，先孺人躬亲舂饪，支盈补虚，以佐图史舟车之费，费逾千金。而两兄及夫之镫丸书卷，衣履赠遗，娶妇饴孙，以及岁时尝荐，伏腊酒浆之属不计焉，皆先孺人之手泽也。顾每有赢余，辄尽散以施姻党之乏，及他迫而来告者，下迨僮仆，人得取给，恒霈然有余，终不囊宿一钱，曰：“柰何以有用置无用之地也。”居少不约，居多不丰，顺聚散以随时，故晚遇丧乱，麻衣橡食，欣然如素。夫之兄弟藉以保其硜节，实厚载之无疆也。

先孺人年七十四，伯兄洎夫之同举。外王母欧阳太君年九十有二，生小西公，举于乡。欧阳太君母年八十有四，生元素公炳，举于乡，官郡丞。杨太母所生母年九十，生耻所杨公，举于乡，官州刺史。凡四世略相等，戚里以为盛谈。先孺人晚年尤康胜，年逾七十，起居如五十许。以仲兄洎夫之妇陶相继早世，嗣先君见背，哀怆所侵，始见衰微。己丑岁，夫之不孝，从王岭外，隔绝无归理，忧思益剧，遂以庚寅八月初二日，横罹崩摧，俾年帙劣于先世。呜呼！无始安再造之功，永天水当归之痛，此夫之含恨没齿而不嫌者也。哀哉！

薑斋文集补遗卷一 尺牋十首

丙寅岁寄弟侄

三兄之丧，贤弟侄跋涉远赴，隆礼致祭，固祖宗福泽所垂，实贤弟侄敦睦厚道，足知吾家自此昌盛无穷矣。愚兄且悲且喜，言不能尽。但恨客繁事冗，不能相陪快谈，以展老夫欲言之怀。病躯日衰，后会又未知何日也。愚于家族素未能致一情，但养拙自守，不敢一丝刻薄，得罪先人。今年已衰老，惟有此心，愿家族受和平之福以贻子孙，敢以直言为吾宗劝戒，此尔弼指日二弟居尊长之位，所宜同心以修家教者也。和睦之道，勿以言语之失，礼节之失，心生芥蒂。如有不是，何妨面责，慎勿藏之于心，以积怨恨。天下甚大，天下人甚多，富似我者，贫似我者，强似我者，弱似我者，千千万万，尚然弱者不可妒忌强者，强者不可欺陵弱者，何况自己骨肉！有贫弱者，当生怜念，扶助安生；有富强者，当生欢喜心，吾家幸有此人撑持门户。譬如一人左眼生翳，右眼光明，右眼岂欺左眼，以灰屑投其中乎！又如一人右手便利，左手风痹，左手岂妒忌右手，愿其同瘫痪乎！不能于千人万人中出头出色，只寻著自家骨肉

中相陵相忌，只便是不成人。戒之，戒之！从前或有些小事动闲气，如往岁到官出丑，愚甚恨之。愿自今以后，长似昨在三兄枢前，和和顺顺，骨肉相关一般。一刀割断前日不好之心，听老夫此语，光明正大，宽柔慈厚，作一家风范。幸祖宗覆庇，无门户之苦，可不念哉！因诸弟侄昨日厚于家庭之义，深为感慰，故进愚言。尔弼指日二弟、我文侄，当以此遍告众位。我文公平仁恕，若有小小不平，当听其劝戒，或不妨令敛敌两人知之。止期一切忘情，一家欢聚而已。缕缕不尽。七十老人夫之白。

与我文侄

吾侄和蔼安静，一家所服。倡先远涉致祭于叔兄，相见之下，悲喜交集，而事冗客众，不能从容尽谈，为恨恨耳！一札寄众位弟侄，烦遍致之。城中众位看毕，乃寄指日叔。愚但空言之。吾侄日与周旋，以善养人，全赖涵育薰陶之力也。前有纸数幅，思携归书，与裁帖者混用，仅觅纸二幅，草次书呈，不足为重。他日衰草荒丘，如见老叔耳。承许过我一看，可辍冗作十日聚首否？生前愿见贤者也。族谱事，愚但能任撰次督责之劳。目前兴事，全在幼重，幸与决商之。叔夫之白。

又与我文侄

与吾侄，别遂已三易岁矣。衰病老人，更能得几三岁，通一字于左右也。前云欲枉步过我，作数日谈，甚为愿望。想世局艰难，家累烦冗，不能如愿。愚自长乐归后，未尝出户，驰情遥念，但作梦想耳。读书教子，是传家长久之要道，吾侄以宁静之姿，修此甚为易易。每戒两儿，令以吾侄为法。躡等高远，不如近守矩范。家众人各有心。淡然无求，则人自有感化耳。

与幼重侄

哀冗之下，不能与吾侄一言。闻将过我，企望企望。侄年渐老，宜步步在根本上着想。多谋多败，动气召辱，切戒，切戒！有公礼谢众弟侄，烦我文遍致之。族谱事何如？恐只成画饼耳。

又与幼重侄

无日不在病中，血气俱尽，但灵明在耳。三侄孙文字亦有线路，可望其成。但所患者，下笔太重则近粗俗。已囑敌令教之以清秀。为人亦知顺沉潜，所不足者，知事太早。我家穷，闲住一二年，或可习为萧散。庄子曰：“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。”一切皆是嗜欲，非但声色臭味也。近草一官房世系，觉有次第。急须者别单所开祖父子孙名，侄速查来。或写或刻，总俟侄商之。

与尔弼弟

长乐一别，遂久不得一信。往来人言贤弟近况甚好，足为欣慰。而愚日衰一日，经年不能出户，未知更有相会之日否也？谱议不成，族中人错乱至此

，但堪一叹！贤弟年富力强，秉心刚直，至公至正，教子侄辈亦安静守分，和睦不争，是所望也。

示子侄

立志之始，在脱习气。习气薰人，不醪而醉。其始无端，其终无谓。袖中挥拳，针尖竞利。狂在须臾，九牛莫制。岂有丈夫，忍以身试！彼可怜悯，我实惭愧。前有千古，后有百世。广延九州，旁及四裔。何所羁络？何所拘执？焉有骐驹，随行逐队？无尽之财，岂吾之积。目前之人，皆吾之治。特不屑耳，岂为吾累。潇洒安康，天君无系。亭亭鼎鼎，风光月霁。以之读书，得古人意。以之立身，踞豪杰地。以之事亲，所养惟志。以之交友，所合惟义。惟其超越，是以和易。光芒烛天，芳菲匝地。深潭映碧，春山凝翠。寿考维祺，念之不昧。

示侄我文

古人云，读书须要识字。一字为万字之本，识得此字，六经总括在内。一字者何？孝是也。如木有根，万紫千红，迎风笑日；骀荡春光，累垂秋实，都从此发去。怡情下气，培植德本，愿吾宗英勉之。

又

杜陵有句云：“吾宗秀孙子，质朴古人风。”世何有今古，此心一定，义皇怀葛，凝目即在。明珠良玉，万年不改其光辉。民动如烟，我静如镜，空花夺目，惊波荡魄，一眼觑破，置身岂在三年下哉！

示侄孙生蕃〔此篇曾刻入薑斋诗剩稿，今仍录之，以足十首之数〕

忘却人间事，始识书中字。识得书中字，自会人间事。俗气如糲糊，封令心窍闭。俗气如岚疟，寒往热又至。俗气如炎蒸，而往依坑厕。俗气如游蜂，痴迷投窗纸。堂堂大丈夫，与古人何异。万里任翱翔，何肯缚双翅。盐米及鸡豚，琐屑计微利。市贾及村氓，与之争客气。以我千金躯，轻入茶酒肆。汗流浹衣裾，挈三而道四。既为儒者流，非胥亦非隶。高谈问讼狱，开口即赋税。议论官贪廉，张唇任讥刺。拙者任吾欺，贤者还生忌。摩肩观戏场，结友礼庙寺。半截织锦袜，几领厚棉絮。更仆数不穷，总是孽风吹。吾家自维扬，来此十三世。虽有文武殊，所向惟廉耻。不随浊水流，宗支幸不坠。传家一卷书，唯在汝立志。凤飞九千仞，燕雀独相视。不饮酸臭浆，闲看傍人醉。识字识得真，俗气自远避。人字两撇捺，元与禽字异。潇洒不黏泥，便与天无二。汝年正英妙，高远何难志。医俗无别方，唯有读书是。

薑斋文集补遗卷二 仿符命

绎思〔有序〕

窃读班固书，言司马相如颂述功德，忠臣效也。论者云其曼辞导谀，阙箴

瑱之义。然伯益陈眷命，中虺赞天锡，迄乎《卷阿》、《天保》，浏涟往复，缱绻丰美，良有斯义，何独深咎后起哉！顾尝寻相如《封禅》、班固《典引》、宗元《贞符》之所自作，夷考其时，履平康，睨天衢，因缘欣豫，攀附荣光，丰靡逾量，不揆古人之尺度，非但扬雄美新，为贞士所羞称已也。乡令诸子生值不造，汉社屋，唐宗燬，则言欲出而若俾偃蹇，抑恶足以挽天纲，警民彝，著其忠效哉？寻五子之歌禹德，桧曹之恠周京，固其必其言之无斁也。洪惟我太祖高皇帝，嗣赵宗陨获之后，九十余载，生民之心气萧散希微，钦承上天起枯澄垢之心，握天戈，驱匪茹，清之以秋，响之以春。中区不齐之万族，涤然若江流之荡泥滓。衣冠礼乐，施于纆垓者二百七十有七祀。八政修，五典徽，彬彬秩秩，珍其品汇，以别于内趾蠕动之蚩迷。嗣圣云承，绍修人纪，覲文降德，旌别群生之灵秀。续万祀之绝纽，启百灵之久蛰。自有天地以来，莫与匹亚。固宜含齿戴发之伦，生死沐浴于覆焘之下，未有能喧者也。夫昊天之恩，无间于存没。故恠乎有闻，僇乎有见，怵惕自中而莫能遏抑，奚必躬承进御而始为瞻慕。斯则洛汭行吟，《下泉》寤叹，以视益虺敷扬，情文倍摯，奚但马班之拾掇已乎！忱不忘于寢梦，固殚心竭虑而不宣其百一，抑亦盍各舒情以诏方将，俾知天之不可逸于其畴，明之不可瞽以其阴。爰作《绎思》一篇，导幽滞之亘衷，不随湮没。洁诸往昔，词同意异。期以肃告于昭，抒其恋慕云尔。

粤若稽德，隆杀攸甄，岂不以其时哉！沿姬宗，溯姚姒，钦若乘御者，皆祖自侯服。磐渐于逵，相乘遁上。虽云玄矩，道绝欲从，抑因仍互王，沿涯循浹，以臻既济，匪后起之攸藉也。然则居一王之宇，选美抡功，固将近迹炎刘，以为度量也矣。且夫陇西擢为天胤，天水陟于龙造，亦克卜世逾量，皈心届远。抽颖之士，咀芳属草，迨及衰晚，犹或仿佛光影，追惟遗润。太元之甲，陈桥之讧，台有口实而为之函隐，固择德言者所弗过讯也。是故柬三五之余迪，惟宜辟允谏。有汉阅世而无殊议，岂非以肇自乡亭，彝伦罔系，息滔天之羸水，拯厥沉浮，登之津浹也哉！夷考六王熄，二周烬，五服颓而三户愤兴。然灞上系组之童昏，固柏翳之令胄宾于虞门者也。尉侯一揆，胡越屏息。闺门肃贞，怀清有秩。天维皇然其未倾，地埒犁然其未圯。藻火耀于裳衣，仓籀衍于图史。徒以匹夫眚怒，崇旦而俾即于毁，则大泽踵呼，弥年蹀血者，匪冯生之景命，所争续绝者也。

穆惟圣祖，错周综汉，研端审绪。匪受锡于黄钺，罔袭义于缟素。天睨我九域，潜然悼其《黑南》《黑主》，爰锡元子，萃律穆萧，若巨海之孤峰，撑云戍削，祥光兆映，哲士知归。不资成旅之辅，手秉天彗，刷江浚淮。专城嵯峨，耀其仁威，而殪谅俘诚，派流归一。于是麾指北街，与天合符，神狐教其

先驱，口稀駟于朔藪。不杀之武，随颐指以尊神都。自涿野口口口放，未有斗枢静握，镌珥销徂，如斯尤然者也。元精亭毒，宠殊华民，而消长荡乎气迁，帝靡克贞以护灵笛，俾口莠窃沙陀，始口朋以其群，揖晋三皇，浸淫相蹶，燕云始溃，中滥于汴洛，口口口杭海。帝且侘僚无俚，而颓焉枵馁。百千万衲冀之沈口投于一人，匪甚盛德，罔不逡巡。而春容撝荡，敛氛口口，以昭苏于清晏、北苗诛奄、挾荆驱廉之伟伐烂焉。演于章句者洁以方斯，一曦光之于星汉矣。

于时珠斗旋于始和，银潢澄其清露。六冕登而褫黼黻，五辂乘而辍驰骛。上雍民恪于大昕元日之令辰，游泳以归于义轩之故寓。画漠内谧，航漈外慕，偃兵肆雅，云仍嗣祖，以忘帝力者，厥性威若而罔测其故。吏循汉律，儒依宋经。旷焉浥焉，氤氲于太虚之和，登进乎百昌之精，忱不谋已斩之纶维，独丝重系，为乐之至于斯也。重离继照，亘于裕昆。轶文子，越汤孙，舒夷闾缓，鼂栒纁缁。稽天以若，享秩无文。假敬推恩，衷仁褊礼，天札不兴，蒙雩辍纪。渐转桑，迄虞渊，朔南迢暨，由六尺以抵耆年，愴定逍遥于神皋之寥廓，咸捐识知之岐涂，以顺夷行于圣籙。洋洋乎无声之乐，因八风而吹籁。藉使矜功之辟，逢美之臣，邂逅余光，必将炫金根，扬云罕，勤辍耕之夫，走警蹇之士，登顿陂陀于云亭汾睢之址，救土部娄，刑石翠微，挾华剪藻，猷其永垂，而臣僚耻晋七十二后之謏闻，以缁美于遍德之心而涵其不显。于戏！蒙不谄蜚循之代，迄乎丰鄙者，登降奚若，惟皂天不昧其眷鉴，操独契以相度，讵能引丰沛之已迹，为相淆错也哉！

夫函文不耀，藏于沕穆，道之盛也。辑伐不张，韬于醇懿，武之竞也。敬昊无文，慎其禋享，仁之竺也。铭心绌辞，依于昭质，风之靖也。则文园之遗书，兰台之荐帙，祇益其忤，而以参伍巍荡之无名，固不待劝于淫溢矣。若乃俯昂今昨，昭昧不爽者，在函輿之攸奠，则夫挥散烟座，疏理苍赤，封树坊埒，爰拊华族，昭回于上下，震叠于纤弱，岂繄有心而于焉忍射也。夫《萧韶》穆耳，逋臣得其音响，河洛安宅，异代感其疏排。矧伊浴仁波，茹圣藻，沃于肌髓者，其克闳心于昭炯之永怀邪？以眊古则不让，以俟后则不疑，以答苍旻则功延于穆，以询叟穉则恩浹荒涯，讵可谖诸而息其遐思于有既也！

蚁斗赋〔庚申〕

曦歊方凝，滄云欲兴。玄蚰触气，载战于庭。壶子据梧徙倚，颦蹙而起曰：“夫物固有所不自己者哉！”于以蒸蒸涔涔，波颭烟委，盈气盈心，挟为成理。穷高天而无一罅之舒，亘长日而无须臾之止，平水微摇而瀚溥，怒风倏彻于崔嵬。震宕无聊，不知攸似。若舍旃而莫容，唯役情于一死。夫乃不卜遄征，匪誓勿却。愤极纷纭，危偏婢妁。委佗婪藉，绵蜒闪霍。引绳孤径，凌蹙驱

薄。神髓不分，内外交躐。竞何求而迅奔，惨不恤夫填壑。余乃争堂夺坳，趋衍登坟。比冯乘以撑距，彼昂击而陟垠。雝攢簇而互进，乍左次而姑屯。旁掠侵地，丛守撤门。山倾嶂叠，浪沓潮翻。械械聳聳，迷迷魂魂。前已超越，后仍轮囷。趾缮其怒，须传其云。往勿返顾，来益趋援。于斯时也，参两相戟，特匹相鏖，分朋相于，壹死相纠，相诛以喙，相悟以爪，脊不谋心，足不念脑。相惩以全，相奖以歿。目光瞋埃，液血倾蒿。折绝糜散，横陈俱倒。惨昏旦以怔营，剧自忘其饥饱。鳞鳞尘尘，暴鬣载道，犹且历战场以逍遥，贾余威之虔矫。

悲哉！大造之为此也亦勤矣！诞生万汇，元气相缁。警灵蠕动，充荡芸屯。将使之含以孳荣，不即于汶闷乎？抑将流骋芒昧，以之于烦冤乎？将使之相响相濡，乐其类以相存乎？抑将往复相制，而还以相吞乎？生生者不受，而生者又何自以魂魄也？夫有畛者无畛者也，有群者无乎不群也。俄而一橐之风，殊乎南北，一染之丝，判乎黑白。始于相矜，终于相贼。溽暑戢而商飊严，坚冰解而炎曛赫。旌摇辐转，泛滥无域。其进也如洪河之出孟门，其返也如楚塞之阻龟厄。蟹负筐而躁，蜂垂螫而整，隼翔高而攫，卢疾走而获，驳择猛而噬，蜮潜幽而射，螳翳叶而侵，鼃张罗而弋，莫不役于一气之攸兴，而忘其元和之本醴。是以羽当筵而饔义，鞅接鑣而搏昂，欢指天而僨兆，登茹血以诅莠，汴狙击以乘晋，吴淝暝而搏襄，淆尸待封于三岁，邺指宵掬于孤航，马陵骄而朱殷成浣，上党援而白骨如霜，成皋之烽迷晓雾，玉壁之磷夺星光，淮堰之膏饫鰻鲋，杨刘之垒泣寒蜚，诚度彼而参此，奚徒一蚁之强梁者哉！

夫歟薄而无择者气也，攻取之相寻者机也，穷极而无回者往也，消谢而无憊者归也。然则天不任杀，物不任威，游魂夔求，奚其凭依。从之也终乎醉象，敛之也函以灵龟。非夫展目千古，潜意清微，当九六之龙战，湛方寸之玄几，薰风在襟，滌雨甘飞，旋燁焞之轂，破瑯珖之围，亦何以訖昆蚩之淫曩，定冯生之息吹也哉？

维时灵雨既降，秋风载清。萧森疏魄，凉润绥情。蜻蜓群游，归鸟夕鸣。俯际垤户，阒尔忘争。灵珠孤警，思移乾精。湛不忘夫吉凶生杀之枢轴，又何患乎险毒之难平！

显考武夷府君行状

家世自太原受族以来，中衰无传。溯先君子而上，十世祖骁骑公为直隶扬州府高邮州人，元末起兵，从高皇帝定中原，累功授世秩。骁骑公配冯宜人，生轻车公讳全，以靖难功，擢怀远将军轻车都尉，世衡州卫指挥同知，遂籍于衡。配朱淑人，生嗣轻车公讳成。配崔淑人，生嗣轻车公讳能，咸以忠勤世其令绪。配刘淑人，生护军公讳纲，别号毅庵。忠勋益懋，奉命采木西川，建

南岳神祠，恪眷底成，详商文毅公谕碑记。从都御史秦公金讨郴桂峒贼，为中路总统，拔贼砦，荡平之，详《皇明世法录》。累功晋骠骑将军上护军，历江西都指挥使。公配崔夫人，生上轻车公讳震，别号东斋，掌卫事，戎兵克诘，尤笃志经术理学。时庄定山先生昶谪官湖南，公与讲性命之旨，零坛唱和，见《定山集》中。累迁昭武将军上轻车郡尉，历柳庆参将，恩绥威镇，峒蛮戢服。家世以武功显，束修文教，弦诵不衰，则自公始也。公元配常恭人，生上护军公讳翰，字直卿，为定山门人，补郡文学，已乃拜世秩，累官都指挥使。上轻车公次室郑太君，生一山府君沛宁，配赵太君，生学博静峰公讳雍，惇笃不随世好，以文名著南楚。由岁贡荐授武冈州训导，迁江西南城教谕，配毛孺人，生少峰府君讳惟敬。崇志节，尚气谊，隐处自怡，出入欬笑皆有矩度，肃饬家范，用式闾里。配范太君，生子三，先君子居长。仲父牧石翁讳廷聘，字蔚仲，文名孝誉与先君子颀颀，晚迢筑幽居，吟咏自适，诗绍黄初景龙，视公安竟陵蔑如也。季父子翼翁讳家聘，二叔父皆补郡文学。先君子讳朝聘，字逸生，一字修侯。以武夷为朱子会心之地，志游焉，以题书室，学者称武夷先生。

先君子早颖，夙成之质，不孝兄弟生也晚，不得见先生长者，详为称说。唯孝友天植，无间于族党之扬诩，祇今流传未艾。少峰公严威，一笑不假，小不惬意，则长跼终日，颜不霁不敢起。每烧镫独酌，令先君子隅座吮笔作文字，中夜夔夔无怠色。晨昏问起居，凝立户外，不敢逾檐限，倾耳听警欬平善，愉色躡足而退，率以为恒。少峰公中年遭暴疾，素刚果，厌人啁哳，虽自知不起，而不欲以环绕悲号处生死，屏人独坐。既不获侍左右，则匿壁间私候，泣血不敢发声。迨及卒，抱持抢地，勺水不入口者三日，毁瘠骨立，成羸疾，迄耄耄不瘳。范太君有寒欬疾，按摩承涕唾，三十年如一日。永诀后，奉唾盂涎血。拥之而泣者数年。少峰公素不屑治家人产，及大故，囊不名一钱，先君子独力经营，至哀所感，诸具凑合。蜀材吴绵，隧斃丰碣，尽诚信而弗悔。太守李公焘嘉与，为表墓焉。范太君之没也，先君子方授徒衡山。病革，报者至，薄暮僭一马驰归。素清羸，不闲控驭，所僭马抑驾钝，且哭且驰，马忽惊迅追风，三鼓已抵家。迨及属纊，尽力以营大事，一如少峰公。称贷既广，竭力以偿，凡十年未尝一饱食一暖衣也。至孝为通国所称，不以一事一行表异，故亦无从详识。唯内从母氏，外闻之族长姻亚者，其略如此。不孝兄弟所及见者，岁时张人父母遗像，设几筵，日侍左侧，依依如孺子。或有诏语于子孙僮仆，皆下气怡声。及荐酒脯，泪盈于睫，每拜扫莹兆，必涕下沾衣，四十年一如新丧。与仲父牧石翁，白首欢笑如童年，每相对晏坐，神怡心泰，疾病忧患，一无变容。季父才性旷达，颇事嬉游，畏先君子如严父，而终不以辞色相

诘诫。规正之意，寓于和悻，故闺庭雍穆，为阖郡师表，若先世所遗薄产顷余，取硃确而让甫田，尤不在先君子意中，不足记述者也。

先君子少从乡大儒伍学父先生定相受业，先生授徒殆百人，先君子为领袖。虽从事制义，而究极天性物理，斟酌古今，以发抒心得之实。试郡邑，为邑侯胡公所首拔。会胡公不善事上官，学使者憇之，故相诘抑。郡属九长吏合荐不得，胥为扼腕。明年，邑侯王公宗本廉知才望，三试皆特拔，乃补郡文学。蹶屣负笈，东走安成，北渡齐安，以质所学。归而下帷，经月不就枕席，两目皆赤。当万历中年，新学浸淫天下，割裂圣经，依傍释氏，附会良知之说。先君子独根极理要，宗濂洛正传，以是七试乡闈不第。逮天启初，禅学渐革，而先君子年已迟暮矣。辛酉闈牒，为缪西溪先生昌期所赏拔，副考以触其私讳置乙榜，用恩例入北雍，乃罢举。而所授业先舅氏小西谭公允都、节庵欧阳公瑾、贵阳丹邻马君之驯，先后登贤书。节庵公冠楚榜，丹邻以《春秋》冠其乡，陈大士大行称其学有渊源，皆先君子崇尚正学之教也。九君子食止一盂饭，饮酒不尽一盞，衣无绮縠，严寒不亲炉火，泊然无当世心。游历吴楚燕赵，不以衣裾拂贵介之门。同郡清卿陈公宗契、零陵蒋公向荣，皆以德量推重，而报渴之外，无私造焉。大金吾洛都督思恭请引入纂修，坚辞不就。顾屡试有司，后以北雍上舍授迪功郎散秩，无厌薄心，人皆不测。偶与仲父言：“吾岂为是濡需者，念家世桢戟，徙受儒术，少峰公所业不就，每自快悒。冀得一命恩纶报泉壤，生不能为奉檄之喜，尚补夙心于百一耳。”言已，辄为泫然。及铨法大坏，非俸不得，谢病投组，耻循捷径，遽返林泉，则申命不孝兄弟曰：“吾不能辱己以邀一命报父母，汝兄弟若微半綰，必不可使我受封，重吾不孝。若违命相縻，陷亲之罪，汝无遁于两间也。”呜呼！天崩海涸，介之以青衫终老，夫之裹创从王而不逮覃恩之期，以此仰酬吾父之言，亦有自然凑泊，与吾父赫赫明明之遗志相吻合者乎！

先君子早问道于邹泗山先生，承东廓之传，以真知实践为学。当罗李之徒，纷纭树帜，独韬光退处，不立崖岸。衣冠时制，言动和易，自提诚意，为省察密用。间居斗室，闭目端坐，寂然竟日，不闻音响。忧患沓至，睟容不改。不怒不叱，大喜不启齿而笑，则不孝兄弟自有识以来，日炙而莫窥其际者也。所受于学父先生者，天人理数财赋兵戎，罔不贯洽，而未尝一语及之。曾闻之舅惺敬谭公，言与释憨山德清辨率性之旨，清为挫屈。夫之举以请问，微哂不答。凡洗心逻辑，不欲暴见者类如此。不言之教，渊澄莫测，非但以不孝兄弟顽不若训而故远之。凡接人弗问贤不肖，壹以静默温恭，使自愧省。里中有无行青衿干有司者，不敢以巾衫篋过衡门，必迂道往还。所授徒有行不类者，及谬持邪解者，终身不敢见。邻有宦家子仕州县，不戢其仆从，嚣陵市肆，闻先

君子履声至门庑，则匿避恐后。后遂革而与闾里相安。晚岁谢病归里，以中樞为穹谷，郡邑长吏，闻风请见，皆称疾谢绝。亲知后辈非以学业见，不得望见颜色。而迄今数十年来，语及先君子，无不追慕含戚。所以感通，固非不孝兄弟所可亿度也。岁丙寅大疫，学父先生及舅氏小西公皆染疾不起，其家人子弟争匿避去，先君子独日夕躬省，不离床榻，执手以待暝。尝遇盗于良乡，下马凝立，神色不变。盗为愕眙而去，张献忠陷衡州，勾索不孝兄弟充伪吏，日投入水中。先君子为里魁胁执，出手书，戒不孝兄弟，言此自我义命，汝兄弟万勿以我故，荏苒作偷免计。至郡则易衣履，将投缯以坚不孝兄弟之志，会夫之所识黄冈奚鼎铉陷贼中，为保护得缓。夫之乃残肢体，出扶先君子逸去。逮丁亥病革，遗命以南岳莲花峰之麓，幽迥远人间，必葬我于此，勿载遗形过城市，与腥臊相涉。盖于死生之际，毅然无所却顾类如此。素志不肯著书以近名，夫之稍与人士交游，以雕虫问世，每蒙诃责，谓躬行不逮而亟于尚口，孺子其穷矣。呜呼！奉若不恪，既不能自立不朽，而家学载之空言者且将无托。吾父之言，炯若神明，一至此乎！又尝谓子孙不能通六艺者，当令弱者习医，愚者习耕，不可令弄笔墨，以售其不肖，吾宗籍衡十世，未尝有此，不幸而或然，血胤其危矣。此则屈高怀而下谋败类，不敢不敬述之，以诏后人者也。先君子所著文字，多自焚弃，经乱以后，微言益绝，记忆規制，大概在孙月峰、冯具区之间，清和微至，非经生之业也。诗笔约仿储王，亦不恒作。兴至微哦，不以示人。夫之仅从卷尾见《过应山顶》一绝句，又于故笥中见与欧五德翁及释藏六支唱和一笺，及再寻诵，先君子已焚之矣。凡夫之所受命于介之，略为记忆者止此。其他鞠孤甥，收族众，矜容愚横，与夫一蔬寸缕不受非义之污，自游庠序，迄于归老，不以一牒尺刺入公门，不敢琐述以掩大德。而潜修密用，又非前议所能阐发。情迫于三十余年，辞穷于一旦，哀哉！

先君子以隆庆庚午十二月朔日申时生，得年七十有八岁。口口丁亥十一月十八日卯时，则不孝兄弟天崩地裂求死无从之时也。先配綦孺人，宁远教谕綦公文佳女，生长兄，未命名，夭。继配先儒人，谭公讳时章女，生子三，长介之，次参之，宏光恩选贡生，先先君子三月卒，次夫之。介之娶欧阳氏，思恩府同知炳子岁贡生珠女，生子一，敞，乙酉补邑文学。女一，适文学萧鸣南子式。参之娶蒋氏，文学大操女，生子二，敕、致，皆夭。夫之先娶陶氏，处士万梧女，生子二，长勿药，夭。次攸。继娶郑氏，襄阳吏部尚书继之孙，文学仪珂女，生子一，敌。侧室女一，适文学李报琼子向明。敞先娶邹氏，生子一，生祁。继娶李氏，举人李孟韶孙，文学维翰女，生子一，生郊。女一，未字。敌娶刘氏，文学刘近鲁女，生子五，若、兹、苍、蓬、万；女二，长适兵部尚书刘尧诲嗣孙克谨子法忠，次适文学熊荣祀子时干。敌娶湘乡举人刘象贤女

，生子一，范，女二，长许字邵阳文学罗圭子智大，次未字。生祁娶文学杜焮女，生子二，绵、续，女一，许字萧侨如。若聘酃县文学周士侃女，范聘文学唐克恕女。先君子之封，在衡山县崇岳乡莲花峰下曾家湾，首艮趾坤。谨泣血以状。岁在癸亥仲冬，不孝季男夫之状。门下后学邵阳刘永治填讳。

哀哉！不孝兄弟之罪通于天也。鲜民叠耻之年，正故天崩之日。伏念先君子履道之贞，表章无托，忍死穷山，属目靡骋；亦俟有日者获从当世之君子游，以纪幽光，而待之三十七年矣，昔之孺子，今已衰朽，口口口口，口口口口，介之乃泣命夫之曰：“以介之幸而事亲较夙也，仿佛先君子可见可知之应迹，视尔差详焉。而先君子尝以记序之学诏孺子，儿可以言而不溢也。尔其如吾言以状。虽亡可告语，而函之幽谷，延望于身后，或有俟也。不然，吾与尔旦夕下拂蝼蚁，追悔其将何及。”夫之泣血稽首受命，谨状如右。而墓中石，则犹翘首四顾，不忍绝望。阅四年丙寅，介之复侍先君子幽壤。夫之歆孤衰老，痼疾弗赦于鬼神，终无可望于人间。乃戒介之之子敞，以愚朴略志而登之石。未几，敞以哭父死。戊辰冬，始藏志石于岳阡之隧前。石有定制，工无善巧，管窥既拙，约言益穷。唯兹一状，稍有伦次，附赘表末。倘泽不永斩，传于后嗣，尚知先世全生全归，以道传家者如此。虽德自不孝兄弟而衰，而战战栗栗，日恐陷坠，固先君子明昭型戒，临愚昧以鞭撻其蹇驽也。己巳孟秋上弦夫之手录，时年七十有一。

显妣谭太孺人行状

不孝夫之既受命于介之，述先君子状，遂状先慈谭太孺人。哀哉！先君子几筵方彻，太孺人遽罹终天之惨毒，抑三十四年矣。不忠不孝之兄弟，偷活人间，弗能率迪慈训，以处一死，而厚载之恩，有心未泯，何能自昧邪？先君子以德威行弘慈，而粹养简靖，尚不言之教。虽不孝兄弟之顽愚，不能犬喻，终不征色发声，以施撻戒。每有颠覆违道之行，但正容不语。侍立经旬，不垂眄睐。不孝兄弟悵罔，莫知咎所自获，刊心欲改，而不识所从。太孺人乃探先君子之志，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，志之未承也。详掷其动之即咎，复之终迷，而祸至之亡日也；申之以长敖从欲之不可终日，而不勤则匱之必仆以陨也。发隐慝以针砭之，而述先君子之暗修，以昭涤其昏暗，既危责之，抑涕泗将之，然后终之以笑语而慰安之。呜呼！吾父如油云在天，而吾母承之以敷甘雨。然而伊蒿伊蔚，终为枯槁，则不孝兄弟之负吾母，尤甚于负吾父也。如是者不孝兄弟胥有之，而不肖夫之早岁之破辕毁犁也为弥甚，劳吾母之忧也为弥笃。至于今老矣，追数生平，须眉空负，犹然一十姓百家之蚩氓，啄粒栖枝之生类，不亡以待尽也，何敢复述慈范哉！虽然，懿则昭垂在宗族姻党者，人不忍忘，固不以为蒿为蔚者之弗克负荷而掩令德，姑衔恤以略述焉。

凡太孺人之事舅姑也，不孝兄弟俱不及见，但闻太孺人之以身教子妇承事先君子，言当严侍之日，祁寒不炳火，畏烟之出于牖隙也；盛暑不扑蚊，畏箠声之遥闻也；涤器不漱水，引濡巾而拭之；猫犬扰不敢迫逐，拥袂而遣之。每一语及，夔夔竦立，对子妇如为子妇时。及述范太君疾痛倾背，则泪盈于睫，不异初丧。以此测太孺人当年爱敬之深，知非涯量可穷，哀我生之晚，不及详见耳。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，太孺人自不忍言之，无敢问者，但家徒壁立，时先君子勤累业，慎交游，薄田不给饘粥，而慎终之厚，倍蓰累封，称贷繁猥，一皆酬偿。斥衣襮，销簪珥，固不待言，抑数米指薪，甘荼如飴，以成先君子之孝，又不俟有缕言之者而后知矣。不孝兄弟所见者，先君子十年赵燕，娶子妇，构堂室，终不孝兄弟读书之事；且润及宗姻，无乾糲之失，类出于太孺人之樽节，则襄大事时心专力竭，宵旦不遑，从可知已。叔母吴太恭人，长太孺人二岁，互相敬爱四十年如一日。焉迨既异，居经月不相见，则皇皇讯问不绝。每促席对语，响响如两新妇。从兄玉之，年逾四十，谢诸生，拜世官，冠带入省，犹手酒浆相劳苦，如抚穉稚。季父子翼翁，早未有子嗣，置侧室，或颇轻之。太孺人礼待之如姒娣，曰：“令叔氏有子，母即贵矣。”姑母适范氏，早寡，守志孀居，鞠其子女，恩逾己生，为毕昏嫁。至教子妇以宽，畜僮婢以慈，诃叱绝于口，荊笞绝于手，而自然整肃，莫敢褻越。及今念之，不孝兄弟在膝下时，如生时雍之世，春风一庭，灵雨四润，不知三十年来堕此烟霾中，遂成昨梦也。哀哉！不可复追矣。前母外王父学博綦公，晚年尚未有子，太孺人承事敦笃，不异所生。綦公垂没，待太孺人而瞑。叔祖太素翁罢诸生，落拓无胤嗣，叔祖母朱，井臼不给。太孺人迎养敬事，怡然终老，盖推事父母者以事綦公，推事舅姑者以事太素翁，诚至而礼洽，亦不自知其厚也。不孝兄弟遭皇天之厄，癸未丁亥，婴勾索之酷。屡貽母以不测之忧。介之奉母匿草间，茹无盐豉，病无医药，层冰破屋之下，极衰年不可忍之苦，而一意奖砺，俾全蜂蚁之节，怡然顺受。唯以天倾莫补，人溺无援，邑菀终日，以至于不起。夫之间关岭表，不得奉临终之训，遗命介之，更无余语，唯归葬先君子岳阡之右，远离城市秽土，协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志而已。哀哉！在吾母心安志遂，翛然顺命，而不孝夫之通天之罪，固百死而莫赎也。

谭宗故籍茶陵，移于衡阳之重江乡，世为甲族。外曾祖乐亭公讳世儒，外王父念乐公讳时章，以隐德世修儒业。外王母欧阳氏，赠奉直大夫和之女，年九十三乃卒。舅氏三，长惺欽公讳允阜，以积学老于场屋。次小西公讳允都，从先君子学，中天启甲子科乡试。乙丑会试，以闱牒触阉党，置乙榜。次玉卿公讳久琳，补郡文学，笃孝养母，国亡后弃诸生不就试。从母适文学伍公一盈，遇乱骂贼不屈死，详郡志。子妇具先君子状中。太孺人生以万历丁丑闰八

月二十二日寅时，得寿七十有四。口口庚寅八月初二巳时，介之奉讳于祁阳山中，其明年合祔于先君子之右。岁在癸亥季冬月，不孝男王夫之泣血状。

己巳孟秋，夫之手录凡我子孙非甚不肖尚谨藏之。

[行状二首，光绪戊寅夏六月于井头江市先生八世裔孙德忠家见手写本，装成册者，亟录副以藏。前一首，曾刻有目无文，后一首已刻。字句详略，间有不同。故仍录入补遗，以备参考。平湖张宪和谨识。]

自题墓石

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，具左则其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。自为铭曰：

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，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。幸全归于兹丘，固衔恤以永世。

墓石可不作，徇汝兄弟为之。止此不可增损一字。行状原为请志铭而作，既有铭，不可赘。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，可不以誉我者毁我，数十年后，略记以示后人可耳，勿庸问世也。背此者自昧其心。

己巳九月书授放

汝兄弟二人，正如我两足，虽左右异向，正以相成而不相齟戾。况本可无争，但以一往之气，遂各挟所怀，相为疑忌。先人孝友之风坠，则家必不长。天下人无限，逆者顺者，且付之无可如何，而徒于兄弟一言不平，一色不令，必藏之宿之下？试俯首思之！

唐钦文六秩寿言

永年之道，一言而括矣。一者何也？一也。故为养生之言者，甚似乎君子也。其侈而之于缥缈之神山，勾漏之灵药，蔓也。其析而之于子夜之天回，卯酉之月仲，曲也。乃其甚似乎君子之言者，曰三五一，一言而括矣。龙与虎一，其体用之谓尔。铅与汞一，其性情之谓尔。四者与戊土一，其身之所谓尔。君子言固曰言与行一也，行与心一也，初与后一也，故君子之尤重乎得见有恒者也。《易》曰：“恒久而不已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时变化而能久成。

”于戏！永年之道，至此而奚余哉！吾尝求之乡国而弗覩，求之天下而覩者，如晨之星，一再覩而已。是殆其生者众而生者鲜乎？如采灵草者，陟名山，历穹谷，倦归而得之左右之庐畔，乃三十七年而居然吾老友钦文翁之在我衽褊也。吾奚以知钦文翁而信之哉？曰一而已矣。颂称钦文翁之美者，童叟一矣。意者其外之一乎？进而数闻钦文翁之言，条理一矣。意者其发之一乎？乃博而历稽钦文翁之行，以朴以方，以睦以式，蔑不一矣。犹意者其勉行之一乎？于是而浚窥其心，得与失一矣，险与平一矣，恩与怨一矣，荣与凋一矣，然后信之曰：“斯其以恒为道者也。”自今日而溯乎三十七年之前，少而壮，壮

而且老，风涛崑岑，阅万折而不改，钦文翁之所以行年六十而如婴儿也。则自今日以往，风涛息而崑岑平，安而敦之，以引伸于期颐，犹今日也。果奚以信之哉？盖其与养生者之言而既合也。其合于养生者之言，非其卮言，而合于君子之言者也。则自生而非倚生于形气之母矣。日月之得天，得其恒，旦旦晖而夕夕映；四时之变化，不变者其恒，春春暄而秋秋清。于是而日月之光，施及于群星；四时之成，绍之以成岁。钦文翁以斯道也，被其子孙而式谷之，维尚胥勛之哉！《诗》不云乎：“勿替引之。”奚但勿替焉，加隆焉矣。钦文翁始与其伯子从家石崖游，登堂而拜先征君，吾因得定交，以至于今，三十七年如一日，此之谓也。浹六秩而为之言，以侑两郎君之寿觞。三山驾鹤之歌，万石花封之颂，非翁父子所欲，亦非野人之所习也，故以永年之说进。

苏太君孝寿说

庚戌新秋，两唐子为其母氏六秩寿，征侑词焉。蒙惟无仪之义，声称所难。苟以多暇之辞进，奚以殊夫涂之人寿涂之人之亲也。矧唐母之孝，得于姻党之耆旧者盈乎余耳，因而为之说。顾悠悠者何知，仆将赘耳。今寿钦文翁，复举而联之帙，既于相从之义合，且祈引之于唐氏世世子孙，俟采彤史者不遗焉。德不孤，百世而一遇，犹旦暮乎！

请言以寿其亲，礼也。是故唐子古遗与其弟须竹，以其母氏苏孺人六秩而请言于壶子。壶子曰：“今奚以寿子之母哉？无亦惟子之母有其寿者存，而余言以为之征也。闻之唐母之事其舅姑，犹夫人之事其舅姑，而异者存；乃自视其事舅姑，若无异于夫人，而不知其异者存。然已异矣。闻之唐母之事其姑，甫笄入门，而尽代其中馈之劳，以逸之也。姑婴奇疾，而涤除拭抑，调粥糜，躬药饵，宵以及旦，以为恒者二十年，盖几不延而延之也。闻之唐母之事其舅，疫而不恤其躬，子女交病而不分其志。其葬舅也，兵猝至，执紼者溃，而誓夫子捐身以护其柳车。是两者，临难而无渝也。闻之唐母之事其庶祖姑，瞽而养之者五年，痹而养之者二年，浣盥涤第，奉衣栉发，手手目色而不匮，以广其舅姑之孝也。夫如是，足以寿矣。天其无吝于期颐矣乎，而予奚言？”须竹进曰：“笏不敏，忻于心而未能达也。”壶子曰：“余尝语子以生之说矣。有自生者，有引其生者。斯二者均之生无殊也，而又奚以殊？未生而生之，自生者也。已生而益之，引其生者也。白生者天，而乾坤之道在父母则亦人也。引其生者已，而已之意欲不足以生，亦将益之以己之天，是犹天也。夫孝者己之天也，凝天之生于身，天之生存于身矣。通诸其所自生，则父母凝于吾心矣；父母凝于吾心，是吾心之即为父母而生找者在是矣。生我者在是而即以生我，是非徙木之于火也，方钻而固已炎也。虽然，有疑庄周氏之言，以父子为无可解，君臣为无可逃也。妇之于舅姑，则君臣之推矣。以为无可逃，借有可逃

而故将逃之，非犹夫父子之必无逃之心而不待言其不可也。”于戏！知臣之于君，妇之子舅姑，其亦有不可解而非役于不可逃者解矣。故《易》曰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”是不相逮之说也。又曰：“天地氤氲，万物化醇。”尊卑定分，义秩若不相逮而氤氲者化醇焉。庄周知其不相逮而不敢逃之，而未尝见其氤氲也，故君子不取焉。而于以言尊生者，亦末矣。天亢于上，地俯于下，位定而义著，可见者也。地勃生而不自己，不仅安其义之俯，而上感天以其心。于是而氤氲者翕兴縈系，以敦其生之化，则人未之见也。人未之见而不可解者固存。臣之于君，妇之于舅姑，又奚仅其无可逃而殊于父子之不可解者哉！故《思齐》之诗云：大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嗣音者，如嗣其胎孕怀鞠之化，妇与子无殊之谓也。以孝以生以寿，其义何殊焉？吾与子信之而已矣。”两唐子得其说，归而诵以告其母。母曰：“吾何知哉！虽然，是其为说，何其似吾心也。吾亦惟有不可解者，今兹之固未有忘焉尔。”

唐氏自翔云公以来，恂恂乎孺子，庄庄乎上，五世如一人一日。荣之者或不能知之，知之者亦不能知其深也。余以世谊，得尽悉其内行。故入林以来二十余年，如黄杨逢闰，笔舌尽缩，而一再为之引伸，不能自休，非直以须竹之数相与游也。汉东平有言：“为善最乐。”则见人为善之乐亦可知矣。蒸江南清，岳峦北媚；春草尽碧，繁莺乱啼，篮笋冲烟，柳风到袂；登其堂，见其人，不知心之何以释然。于举似蘋岩兄，言不能及，眉笑而已。人之所以相取者固自有在，非世情景界所及。苟所取者不在世情之中，则造化之欣厌，庶几不远。故余两祝皆以期颐为言，窃自谓造造而化化者，在于披襟燕语之间。司灵宠者，应责予丰干饶舌耳。壶子夫之再书

文学孝亮翁钦文墓志铭

执友孝亮翁钦文唐君，卒于正寝。悼谈笑之未旬，遽幽明之永隔。嗣子端典端笏以志铭请，含悲增病，不能受命。端典方躬役圻事，端笏越苦次踵门而泣曰：“吾翁待此以安于泉壤。”辞不获命，辍泣而志，以翁之信我为知己也。唐氏自钱塘迁居衡阳，八世而至沙溪公大表，隐君子也。配刘氏，生文学翔云公凤仪，以文章理学著。配王氏，生知几公虞际，醇笃世其家。配龙氏，生二子，长文学克雍，受业于余伯兄石崖，次则翁也。翁讳克峻，钦文其字也。天性敦恺，仪范端凝。早年事知几公，道尽力竭，自然与古为人子者合符。知几公安之，以从容林泉，恶言不入于耳者终其世。翁兄先知几公卒，时湖上攘乱阻饥，墟陌无烟，翁独冒锋镝，执亲丧，慎终如礼。唐氏世居郡西之马桥，为望族，薨鳞宇栉，及是再被焚毁，僮仆逃丧，乡里恶少称兵侮夺。翁以敏慎靖安，不吐刚而茹柔，垦莱督耕，剃草葺室，和易与物，物乐与之有成。僮仆匿者归，仅存者长育，未二十年而龟坼之田成绣壤，燕巢之林有苞竹，较知

几公时倍殷盛矣。翁则囊不名一钱，困不陈一粟，以与当世钜公长者游。于时龙蛇起陆，风尚豪举，翁游其间，恂恂秩秩，言不及臧否，事不及私，当世莫能间也。物情嶮巇，旦夕百变，而翁一以礼处之。草泽起家至大位者相项背，或怂恿公出筮仕，决相刻保，翁笑而不答，人莫测焉。翁静澹素规，不为外诱，壹率其自然而已。唯延宿学教三子成文章，为当代文学最，用守翔云公旧德，制科之得失，匪思存焉。至于庭训有秩，述先进之风，劝戒之于洋庞虚淡，则翁提撕申警，独伸己意，间一令折衷于予之不敏，不欲莠言之相间。故翁子有请事绝学之志，皆翁密授然也。翁心无贰操，事无贰轨，言无贰辞，进与荐绅先生，退与田夫牧竖，皆一致也。即心即言，即言即事，后生狙诈者，始以为可欺，一见翁而瑟缩，翁亦泊然如未有诈不信者。故承里役之繁劳，出入于纤介不容之世局，而如海潮之暗退，不知者以为有术，翁婴儿已尔。性能容物所不能容。余目击一二事，翁绝口不以语人，今亦不敢暴以伤翁志。而自念垂老学道，褊衷不悛，思取法于翁以免咎，老未遑而愧之深矣。终日稚谈，暇则寓目书史以自怡，口不一言财利。每叹曰：“读者知读，耕者知耕，舍是而喋喋于赋役狱讼，吾见先辈多矣，未有以此矜能者也。”率此类，壹皆以古道望人，而人不能受，亦且漠然无知者。此世教之所以终不可挽也。余与翁交悼之。翁少年周旋先征君杖履间，今四十余年矣，见予辄怆然道之，不孝不能仰答。与予仲兄铿斋交，每称述，相与歆觐。故尝欲仿佛先征君之典型，则于翁庶几见之。翁之没，四方士友及乡人士少长五十七人，谥之曰孝亮，余以为允。孝则善承其光，以式谷于后；亮惟明于德之大者，知人情物理无所容其智力，一因本然以应之。于翁非溢美也。翁三载以来，颇示微病，而精魄炯炯，寄意益远。病既革，犹矜飭如平生。岁在己未仲冬月二十一日辰刻，翁坐而逝。距生之年万历癸丑季春月十九日丑时，得年六十有七。配苏氏，生子四，长端典，邑庠生；次端揆；次端绅，郡庠生；次端笏，邑庠生。女一，未字夭。侧室朱氏，生子二，端遇、端迓。端典娶康氏，生子三：常捷娶丁氏，常省娶王氏，常沦聘刘氏。端揆娶方氏，俱早世，未有嗣。端绅亦先翁卒，娶周氏，生子四：常鯁娶廖氏，夭，未再聘；常浑娶陈氏；常柬娶魏氏；常坚娶刘氏。端笏娶王氏，生子一常适，端遇聘杜氏。孙女六，一适魏士杰，一许蒋泰阶聘，余尚未字。曾孙二，若性、叙性，常捷出；存性，常坚出。曾孙女四皆幼。翁以是岁季冬月壬申葬此永福乡延寿里七里胡衙塘，首酉趾卯。系之铭曰：

石可泐，泉可塞，韞素令终，与壤无极。其仪兮不忒，君子哉尚德。大布敛形，因山为域。式墓者自生其恭，兆于龟墨。呜呼！兹为孝亮翁之藏，于万斯亿。

躬园说

须竹将为园于蒸武二水之湄以读书，而名之曰躬园，请予为之说。

壶子曰：“存乎天地之间者，岂不以其躬乎？是故非际何色，非聆何声，非咀何味，非觉何有。凄然谓秋，暄然谓春，能游得空，能践得实，存乎天地之间者，唯其躬而已矣。是故君子吾亲斯孝，吾君斯忠，吾长斯逊，吾友斯信，躬之不得背也。是故君子不为不可安，不行不可止，不亲不可交，不念不可得，不处不可长，行则行之，违则违之，躬之不得而拂也。是故君子天地以为宫，古今以为府，经纬以为财，节宣以为用，大而函焉，远而游焉，立于万年而不遗，躬之充也。是故君子贫而不以富易，贱而不以贵夺也，死而不以生贸也，知其是不恤其非，履其实不骋其名，躬之塞也。是故君子非道之世，荣而辱之，非圣之言，美而恶之，符考天下，差之毫厘而知其非，进退古今之言而无所让，斟酌百世之王而知其适然，躬之券也。是故君子不歆其息，不惧其消，死生亦大矣而不见异焉，外物不累而无所节焉，夙兴夜寐，旦旦寻绎而不穷，躬之恒也。是故君子恭以永心，诚以永性，强以永命，九宾在目，《九夏》在耳，礼乐盛于中而血气荣于外，躬之翕也。是故君子游于春台，嬉于良风，琴之瑟之，泉之石之，陟降函舆，咏吟六寓，靡不康焉，以受万有而不固，躬之辟也。以言乎德则其藏矣，以言乎道则其枢矣，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。故惟其躬而已矣。”唐子曰：“先生之言博矣。夫守之而入者之不失，则奚以焉？”壶子曰：“静不丧有，动不丧无，其庶几乎！静而无有，其与物徂也。动而无无，其物之贷也。夫躬者，不可徂而无所贷之也。静不丧有，繁盛而不可以要括之。动不丧无，一而已矣。不见有于天下，乃有天下。故周子曰：‘静无而动有’也。”

唐子无适墓表

湘西学者唐常适，字无适，年十八而没。其父躬园子悼之不欲生。以从予游，有所授而不能底于成也，予亦悼之而不欲生。缘其天性醇笃，内含明莹而外不形，故宜悼之甚也。方能言日，即瞻视淳凝，步履安祥，清癯骨立，在俦类中如孤松之出丛樾。既就外傅，读书之外，无他嗜好。甘粗粝，不喜饮酒，衣无寸帛。篝火对书卷，墨渍襟袖，炷燕裾齐，不以为念。尝以涂泞，借一骑过余，见余数目之，面发赤，自是不复乘骑。余省而志坚，欲问津于理道，故无汲汲求名之意，而函之心者自得也。为文清畅，能达其所欲言。以居母丧，不克就余卒业。依太母侍汤药，分躬园之劳。极其所可至，必能超流俗而遁上，以有所树立者。遽以疹疾，为庸医所误，遂致陨折。余以为士莫尚于志，莫贵于气。其气清以毅，其志邃以閎，不待其有成，固可旌也。此其永藏之土，勒石以表之，知者知之，不知者固非无适之所求知也。无适凡两纳采，皆未成礼。其一先者予少女也，亦谨慧，七岁而夭。躬园为之立后曰继性，其再

从子。躬园名端笏。母王，先卒。

经义序

忽念身本经生，十岁授之父，弱冠有司录以呈之君，自不敢曰此聊以入时，壮夫不为。尝于《九经》有所撰述，而此艺缺然，亦缘早岁雕虫之陋，深自惭怩。先儒言科举业非不可学，况经义本以引伸圣言，非诗赋比者。昔于岭南见杨贞复先生晚年稿，皆论道之旨，特其说出于陆王为诧异，要亦异于雕虫以售技者。近唯陈大行际泰略能脱去经生蹊径，而多原本苏氏父子纵横之习以害道，其于圣人之言侮之也多矣。

此制自王介甫至天顺以前皆自以意传圣贤之意，钱鹤滩王守溪者起，始为开合起结排比之桎梏。嘉靖中叶周莱峰王荆石以来，又剿袭古人文字，其变不一，乃不知人间何用此物。法虽屡变，要皆皎然《诗式》之类耳。今略作数十首以补早年雕虫之悔，稍有发明及劝戒，不必圣贤之言如此，期不叛而已。

癸亥孟春甲辰朔王夫之记。